

东野圭吾 著



名**探**探的守则

めいたんていのおきて

東野圭吾 著

名探探的守则

[日]东野圭吾

名探探の掟 / めいたんていのおきて

译者: 岳远坤

序言：糊涂警部与精明神探

· 《序言》

· 杂谈感想

· 第一篇 《密室宣言》

· 杂谈感想

· 第二篇 《意外的凶手》

· 杂谈感想

· 第三篇 《被封闭的空间》

· 杂谈感想

· 第四篇 《死前留言》

· 杂谈感想

· 第五篇 《时刻表诡计》

· 杂谈感想

· 第六篇 《“花之OL汤烟温泉杀人事件”论》

· 杂谈感想

· 第七篇 《七零八碎的尸体》

· 杂谈感想

· 第八篇 《诡计的真面目》

· 杂谈感想

· 第九篇 《童谣杀人》

· 杂谈感想

· 第十篇 《推理小说的守则》

· 杂谈感想

· 第十一篇 《无头尸》

· 杂谈感想

· 第十二篇 《杀人手段》

· 杂谈感想

· 《尾声》

· 杂谈感想

· 《最后的选择》

· 杂谈感想

序言：糊涂警部与精明神探

《名侦探的守则》（原名：名探侦の掟）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主题短篇集，里面辑录了十多篇从1990年到1995年期间所发表、以天下一为主角侦探的系列短篇，其中的每一篇都各以不同类型的推理小说诡计为主题，故事同时具备本格解谜和幽默讽刺的元素，对于有一定推理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来说，每篇作品都必定能带来相当的共鸣感和会心的微笑。由于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所以尝试来个一鱼两吃，在贴上小说译文的同时，也对各篇的主题写少许杂谈感想。

——香港路人甲

序言

我的名字叫大河原番三，年龄四十二岁，县警本部搜查一课警部，只要一有杀人事件发生，便会带同部下赶往现场。

叫大河原这个名字便已暗示了在警界内以严厉面孔见称，而且鼻下也长了髭，我只要怒吼一声“干什么？”，新来派出所工作的警员便会煞有介事的定住了。

就这样，我怎么看来也是个突出的警部，但其实却有不能太大声说出来的缺憾。那便是我担当了这个职务以来，一次也从没立功。不，当然在公文上有解决了事件和逮捕了犯人，若非那样，作为搜查的指挥官也太不正常了。可是，实际完成那些解决和逮捕犯人的，却是我以外的某位人物。

所谓的某位人物，便是那个著名的名侦探天下一大五郎了。皱巴巴的衬衣、乱蓬蓬的头、加上古旧的手杖便是他的标志。把与事件有关的人全部集合起来，在必定说句“喔，各位”后便展开自己的推理，最后以手杖指着说“凶手就是你”，这样的场面在电影上看过的人大概也多了。

即使不认识他，聪明的读者都已经明白了吧，我当然便是天下一侦探系列的配角。反覆进行错误推理的警官，可以说是在名侦探作品中必需登场的，而饰演那搞笑角色的便是我的责任。

“怎么样，是件轻松的差事哩。”

也许这是句经常听到的台词。无须自己亲手找出真凶、即使忽略了解决事情的关键也没关系、总而言之只要胡乱

的怀疑有关人等便可以了，所以没比这更轻松的——全部读者都会作出那样的想像。

怎么会呢。

那是件没比这更辛苦的差事。只要稍为试想一下，便应该了解到比扮演侦探更不容易。

首先是无须自己亲手找出真凶这点，反过来说，就是不能够自己亲手找到真凶。理由明白了吧，找出真凶只能是主人公天下一侦探的工作，在这种场面出现之前如果我已把事情解决了，主人公的存在便会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没法构成侦探小说了。

同样地，也不能不忽略解决事情的关键。纵然可以胡乱的怀疑有关系的人，但却不能够恰巧猜中。

知道了吧，这个限制是多么苛刻的啊。即使是错的，也不能太接近真相。

那么，关于大家的质询——怎可以做到必定不会接近真相呢？

对了，正是这样。最重要的便是避免太早走近真相。始终我经常比身为主人公的天下一侦探看到事件的真相，然后刻意的把推理绕个圈子和作出各种行动。

以上次的事件为例，位于山中一条偏僻村子里发生了极度凶残的连续杀人事件。被害人有三个，全都是年青的女子。事实上凶手要杀的只是其中一人，但想到假如仅杀害这个女子的话，从杀人动机便会使自己受到怀疑，因此才杀了另外的两人，是异常？非现实？总之是件残酷的事件。

那时的凶手是村里面最古老富豪龙神家的寡妇。她是位美丽、温柔，不忘慈善事业的人物，又怎想到竟会杀人呢？然而，我在事情发生不久后便立即感觉到她的可疑。因此反而在读者诸君的可见范围内，决不给人看见怀疑她的举动，然后，暗中尽力利用科学搜查来找出她是凶手的确实证据。当然，那部份是读者们所看不见的。在读者的眼前只是若无其事的教训乡间的老警员，和假装查探现实中应该不存在、二十年前已行踪不明的杀人鬼，也好让可怕的传说带来一点点的恐怖。

科学搜查很快的便完成，而了解真相以后便容易了，可以果断的行动。首先是逮捕那个有明显动机、确实鬼鬼祟祟的男人。然后当疑凶清白的证据出来之后，再逮捕一个女人型的年青男子。那当然也很快便又获得释放了，终于，我抱着胳膊说道，“怎么办呢？这次的案件非常棘手。”说出了那句惯用的台词。

在这边正依着顺序行动的时候，真命天子的天下一侦探已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搜查。

尽管并非妒忌，但他的角色真好哩。他只要依照自己所想的去行动便可以了。认真的找寻线索、以试行错误来查明真相，这样便成为小说的故事。尽管偶尔也会因全无头绪而烦恼，但在那时候我便会不经意的提供一些情报。

然而，他仍然还是有所限制的。那便是即使在途中知道了凶手，但在最后的杀人事件发生之前，绝不能不装傻扮懵。为了要让故事内容充实，怎也必须要忍耐着。

近来读者诸君都已是读了不少小说，纵然是稍微在意料之外的凶手，也必定毫不感到惊喜。不，莫过如说把细密的推理掉在一旁，只注意那个“假如作为凶手谁会是最意外？”的登场人物，大概命中率还会颇高吧。对那样的

读者来说，刚才叙述的龙神家寡妇，应该是最可疑的了，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论是我也好、天下一侦探也好，都要扮作如“做梦也没想到她便是凶手”般的举动。那真的很傻吧。然后，读者应该焦急了，我也觉得难堪。到了最后，当要面对天下一侦探终于解开了谜团的时候，我仍得要说句，“怎么会啊，那样美好的人竟然是凶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类似的话还是非说不可的。

便是那样，对这个配角来说虽然是辛苦，但在今日却已到了终点。

想起来，担当了配角已有一段长时间。直到现在曾经遭遇过的各难解事件，一闭上眼便如同昨日所发生的事情一般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而最初想起来的，毕竟还是那宗密室杀人事件……

（原文初发表于“小说新潮”1990年10月号）

杂谈感想

一部作品既然被作者定为名侦探系列，最后揭开真相、解开谜团的，当然非作品中的名侦探主角不可，也因此即使有警官一同登场，除了少数以凶手的身份面对读者以外，其他的都只能扮演第二线的配角。但尽管说警官在名侦探系列中被沦为二等角色，但他们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特

别是在背景资料搜集和科学鉴证等范畴，警方的效用是无可替代的，名侦探往往依靠这些物理上的证据进行分析，才能达致最后的真相。也正因如此，名侦探加熟稔警官的配搭，自古以来在推理小说中便已不能缺少了。

在历来推理小说中给予侦探不少方便的警官，官阶有高的也有低的。在战后时期横沟正史的金田一，等等力只不过是警部一名，到了八十年代，内田康夫的浅见光彦兄长则是警视厅刑事局长了，九十年代森博嗣的犀川和萌绘系列，默默在背后支持着的甚至还是县级警察本部长、也就是爱知县的警察部队最高负责人。诚然，撇开一些非系列作品不谈，也有一些名侦探是不依靠任何警方力量来破案的，总是发生于警察毫无用武之地、所谓陆上孤岛的绫行人馆系列小说固然不用说，像歌野晶午笔下的信浓让二那样，仅从身旁众人收集得来点滴滴的有限情报而仍然能够把真相揭开的，则更算得上是侦探中的天才。

假若要数糊涂顶透的警官，在已看过的作品中其实也不多见，即使有像赤川次郎笔下的片山、石津或折原一的黑星等稍微粗心大意、从而发挥搞笑作用的刑警以外，经常胡乱逮捕无辜、乱猜凶手的却是绝无仅有，当然，说到拥有这个特长的第一名人，则非漫画柯南中的毛利小五郎莫属了吧，他所扮演的角色，正好与精明的柯南做成一个强烈、极端的对比。其实，像小五郎那样，虽然拥有职业侦探的身份却并非解开最后谜团的配角侦探，也在一些新本格作品中出现过，其中京极夏彦笔下的警官木场修太郎、侦探榎木津和最终负责解谜的主角阴阳师京极堂，可说是绝妙已极的三人组合，在这边厢侦探以科学常理解释奇怪现象的同时，那边厢的阴阳师却从超科学的角度去作出分析，他们可谓合作无间。而在麻耶雄嵩的作品中，侦探鲇

及木更津在故事中所担任的，也并非一般传统解谜工作，他们在小说中的定位，也实在有点令人难以捉摸。

此外，还有一点也颇为有趣的。虽说名侦探经常帮助警方屡破奇案，但在绝大部份的推理小说中，警察方面充其量都只是默许侦探的介入及搜查案件，真要获得警方正式及高姿态许可的，大概只得清凉院流水作品中组织庞大、神探众多的日本侦探俱乐部 JDC、和侦探学园 Q 里与 JDC 非常类似的 DDS 了。他们不仅是一个有严谨架构的侦探组织，当中能独当一面的侦探可谓不计其数，还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评价和信赖，并具有相当的搜查权力，而且更拥有世界性的庞大情报网和资料库，可说是丝毫不比警方逊色的犯罪搜查权威。然而，最后还不禁要问一句，现实世界中真能有那么多超凡的侦探吗？

——香港路人甲

第一篇 密室宣言：诡计的王道

俗语有所谓“有好的开始便算成功了一半”，但无奈的是，个人认为这第一篇作品绝不能算是好，本来想先贴

些更好一点的而把它放后一些，但最终还是为了维持小说的“原汁原味”，依照原版书的顺序做出来，希望各位稍为先忍耐着看，后面来的则会渐入佳境。

真不好意思，电话响起的时候，我还在被窝之中。刚把黑色的听筒放在耳边，便飞来了值班中的刑事慌张的叫声。

“警部，有事发生了。奈落村内发生了杀人事件啊。”

“什么？”我撒开了被窝说道。

所说的奈落村，是位于深山中深入的深处的某个村。我带同部下乘车前往时，看见在尚未铺设的路上，积起了昨晚降下的雪。在车到达之前，我的头已无数次的撞向了车顶。

来迎接我们的是脚步蹒跚的警员，手奇特的向上举起，干什么呢，大概是在敬礼吧。说起来，在村内的警员便是这一位阿伯了，这岂非无法地带么？在这之前没发生事情真的是奇迹。

由阿伯的带路直接行到现场，那里早已集结了在围观看热闹的村民。他们一望见我们便立即退后。

“啊，看，警察来了。”

“那没问题了。”

“那个人必定是最高级的。鼻下长髯的，确实有很威严的面貌。”听到其中一个村民看见我时说的。很高兴。

“喂，散开去，散开去。”

几十年来也没遇过像样事件的警员阿伯，也紧紧盯着像一生人难得一次的舞台。

穿过了围观的人群，我们望向现场，然后不其然“呀”的一声叫了起来。

——那的确是本格推理的情景。

广阔的农田被雪覆盖着，上面还留下点点足印，望过去，那些足印是几个人来来往往的。而足印的后方，并排的座落了两所古旧的平房。

我从心底埋怨着，又是那个么？有些不祥的预感。

“死的是住在左边屋子、叫作藏的男人。”警员阿伯说道，“发现的，则是住在右边屋子的铁吉。”

“那么足印是谁的呢？”我问道。

“那个，首先是铁吉，发现尸体后惊起来，在正要去找谁的时候通过雪地留下的。”

“然后？”

“我和铁吉的。”警员阿伯不知何故挺起胸来，“接到铁吉的告知，为了确认事实而走在雪上。的确如铁吉所说的，然后两人再次离开。”

“那么说来合共是五组足印了？”

阿伯思索了好一会之后答道：“便是了。”

“那个铁吉在哪？”

“喔，应该在那边……呀，来了来了。”

面上长有胡子、像熊一样的男人慢腾腾地走过来。

“好，”我望向部下说道，“那么再到现场看一下。铁吉，你也一同前去。”

“请等等。”从围观的人群中传来的声音。皱巴巴的衬衣、乱蓬蓬的头，一个样子古怪、拿着手杖的男人出现了。原来是这个系列的主人公——天下一大五郎。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又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很久没见面了，大河原警部。事实上我有朋友住在这村内，昨晚举行结婚仪式，所以被招待在这儿了。”

“嗯，那样啊，可是现在并非外行侦探登场的时候，回去吧。”我说出了惯例的台词。

在名侦探小说中，虽然有配角警官主动寻求侦探协助（哪个世界的有这样的警官？）的模式，但这个天下一系列则不是那样的。

“不会扰乱搜查的，只是想问一个问题：在铁吉走过之前，雪地上没有的足印吗？”

我望向铁吉，他摇头答道：“没有。”

“喔，那样说来……”天下一抱着胳膊。

“还未啊，”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在这个时点，还未可以断定是‘那个’啊。假如在下雪之前凶手已经逃走了，那便会没有足印。”

天下一立即别扭起来说道：“我什么也还没说啊。”

“好了好了。”我搭着他的肩膀说道，“你的心情我明白，没问题的，在这个天下一系列中应该不会不出现诡计的，以我的直觉，今次的谜团十居其九是‘那个’。谜

团应该在后面会出来，那时你便可以大声地说‘是那个’了——你非常喜爱的‘那个’啊。”

“我不特别喜爱‘那个’，”天下一怒着道，“我并非什么爱好那些古代遗物的侦探。”

“怎么怎么，不要勉强好啊。”

“是真的。”

正当天下一变得认真起来之际，部下走过来说道：“警部，要去了吧。”

我连忙远离侦探一点，并咳着道：“嗯，无论如何不要打扰查案。”

“知道了。”天下一笑着点头回答。

作藏屋子的前门被砸坏了，我斜眼看见掉落在一旁像门闩的东西，小心的不碰到它而走进屋内。

作藏倒卧于火炉的旁边，头被击伤，染血的破柴斧头则掉在隔邻，大概是正在烤火的时候给人从背后袭击。让人注目的，是染在附近墙壁上的血迹。感觉上那并非散乱的飞溅，而是刻意的被涂上。

“铁吉，”我叫道，“请详细说明发现时的模样。”铁吉开始慢慢的说出来。首先，两人到炭小屋是冬季每天必做的事，所以他于今早六时来找作藏，可是门开不了，叫也没有回应，从旁边的窗窥伺，却看见头流着血的作藏倒在地上。

“等等。”我一面望向天下一那边一面说道，“为什么门开不了？”

“作藏在睡前会把门门锁上的，尽管在这村子没有小偷。”

“门锁么。”

我回到入口处把刚才留意到的棒子拿起来，然后说道：“那么说来是锁上了这个啊。”

“铁吉叫我到来的时候，门真是开不了的。”警员阿伯说道，“所以我们两人只得破门而入。”

呀，终于……

“这屋里还有其他出入口么？”我明知故问。

“没有了。”警员阿伯答道。

“嗯，那不是奇怪吗？门锁只得从屋子里面锁上，那样说来，在你们入内的时候，凶手应该在里面。”

警员阿伯和铁吉立即一同瞪大眼睛。

“不是啊，我和铁吉仔细调查过了，原本这么小的屋子，并没什么能够躲藏的地方。”

“这可奇怪了。”

“即使是奇怪也没办法。”

沉默支配着大家。在这当儿开口说话是谁人的责任，各位已知道了吧。我望向天下一，但，为什么他显露出不太高兴的表情呢？

我站在他旁边，对着他的耳轻声道：“怎么呀，这不是名侦探最喜爱的状况吗？发出那个宣言吧，要说便得快了。”

“也不是特别想去说。”

“知道了，知道了，无论如何请快点完成吧，那个千篇一律的、不觉害羞的宣言。”我返回原来的位置，向天下一打了眼色。那家伙臊着腮向前踏出一步。

“警部，还有各位，”各人的视线集中起来。那家伙像忍住没哭出来的样子，以自暴自弃般的语调说道，“这是完美的密室杀人事件。”

“呀……”大家刻意的异口同声叫了出来。

便这样发出了“密室宣言”。

我担任天下一系列的配角已经有不知多少年了。虽然辛苦的差事都有一些，但最近感到头痛的还是这一个密室诡计。那个出来了，心情真的沉重。

唉，有“又来了”的感觉。

已够了吧，尽管认为在今天还有谁会喜爱它，但哪部作品却都总会出现一次。

从所谓“在封闭了的房间内进行谋杀”的正统原型，以至用无人岛为舞台、宇宙空间的事件——虽然还未曾遇上这个——等等，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类型，但结局却仍然是‘密室’。那个时候，名侦探便会发出“密室宣言”，而我们这等配角则装作惊讶。

事实上就连少许惊讶都没感觉到。

相同的手法已看见过多次多次多次多次的心情，不同的只是被揭开后的内幕。然而纵使内幕有异，也已与惊讶感扯不上关系了。美女浮在半空中的玩意，尽管机关有所不同，但见得几个都感觉厌倦了。

可是，‘密室’仍然出现。

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假如我有机会的话，想问读者诸君，你们真的觉得什么密室杀人事件有趣么？

遗憾的是听不到读者的声音，但想答案大概还是“没有趣”吧。就连作为登场人物的我都感到厌了，付钞读小说的人们应该不会满足啊。

始终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事情么？

那真是完全不可思议。

在事件发生的几小时后，我逮捕了铁吉回派出所迫供。

“立即坦白招认吧，我早已知道是你做的了。”

“呀，做了什么？”

“不要扮傻了，你正在和作藏吵架这事情，村里的人谁都知道。是田界与争夺田产的纠纷，怎么样，狠狠的一声便杀了人吧。”

“不知道，没做过。”

那时慢腾腾的警员走来了。

“警部大人，村里有关于作祟的骚乱，怎么说明好呢？”

“说的作祟是？”

“呀，全部的人都蜂拥在壁神家中，警部大人要对村民说一下么？”

“所谓的壁神家，便是昨晚举行结婚仪式的那一家吧。”

不用说，是村子里最古旧的大富豪。那家有个叫辰哉的儿子，而迎娶的是邻村的小学女教师花冈君子。天下一所说的朋友，大概便是这个壁神辰哉了。

“为什么全部的人都蜂拥到壁神家中去？”

“哼，实情是在这村子有个神怪的传说，只要龙头的儿子与其他村的女子结婚，神便会从墙壁中现身出来作祟村民。”

“从墙壁中？”

虽然这与壁神这名字还算吻合，但那般荒谬的事却也说不出口。

“叫作藏的是新娘的远亲，本来两人有深厚的渊源。对这次结婚不满的壁神作祟杀了作藏——村民都是那样想的。由于就这样下去也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被诅咒，所以他们都说要到了壁神家反对这段婚事。”

“怎么搞啊，竟然相信这种无聊的迷信。”我失笑说道。

“作祟！错不了！”这时就连铁吉都开始喃喃的道，“警部先生也看见吧，作藏家中的墙壁涂满了血。那个，便是壁神的作祟！”

“不要说荒谬的话。你为了掩饰自己的犯罪，所以才说这样的话吧。”

“不是那样。”

“无聊！作祟什么真的存在吗？”

“但警部大人，”警员阿伯插口说道，“假如是铁吉做的话，身上不是应该染有血迹吗，但那时在铁吉的衣服上却并没有附着鲜血。”那么年老却说出些没规矩的话来，我倒有少许狼狈。

“关于这事情嘛，替换的衣物总会有的，所以计划随后搜查铁吉的家，那一定能把染血的衣物找到出来。”

“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衣物，根本就没有。”铁吉大声喊道。

“辛苦得很啊。”突然在这里登场的是天下一侦探。搔着乱蓬蓬的头在嗤笑着。

“呼，”我哼一下鼻子，“这儿没有外行侦探的事！”惯例的台词。

“好了，请不要再说这些。我来是为了给铁吉辩护的，虽然很了解大河原君逮捕铁吉的理由，但对那真正犯人来说则正中下怀了。”

“知道我为什么逮捕铁吉吗？”

“当然。从那第一个的……第一个的密室中逃离的人，想来仅有铁吉能做到。”当提到密室时，他像是有点不好意思。

“第一个的密室？”我反问道。不只是我，就连老警员和铁吉都呆住了。

“那雪呀。”天下一像不耐烦的说道，“当警察赶到时，雪地上便只有铁吉的足印。假如有其他凶手的话，怎可以没留下足印而逃脱呢？的确……的确……喔、是密室。”

“这点么？”我也很了解，“关于这一点已不是问题。知道推测的死亡时间了，作藏是在下雪之前被杀的。因此凶手没留下足印也并非不可思议。我逮捕铁吉是由于有动机的存在。”

“下雪之前……嗯，那样么。”天下一副走了样的面色。然后像要振作起来般的咳了一声说道，“但那方面却仍旧是个谜。作藏家的大门是从里面锁上门闩的，在这个状况下凶手如何能够逃脱呢？这倒确实称为什么的……”

“密室吧。”

“就是了。”天下一点头道。

我擦着下颌。

“说起来，那也是个谜。”

“说是谜……，它是这个故事的主题啊，大河原君，也请你再夸张点来处理好了。”

“话虽然是那么说，”我苦笑着道，“已经这个年纪了，整天嚷着密室密室的也不好意思。交给你来。始终最后都是由你解决的。”

“不负责任！”天下一露出冷漠的表情，“既然没办法，最后由我来接下吧。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把气氛搞上，我也很难做啊。”

“也了解这个心情，但现今要利用密室把气氛搞上也不容易呀。”

“请不要埋怨。我已是最辛苦的了。”

“真的那样辛苦？”

“当然是了，解开密室之谜什么的……唉，真不想去做。又会给推理迷和书评家看成傻瓜。”天下一在泣诉着。

“不要嚷了，明白，明白，正如你所说的，”我重整姿势，换过语气说道，“嗯，当然从现在开始要考虑关于那个密室。无论如何，喔、说什么嘛，密室是个大谜团。”过份不好意思了，全身都在冒着冷汗。

“对的，是个大谜团。”天下一肃然摆正了姿势，“把密室之谜解开，便正是揭露真相的捷径。”

“那样说来，你已经掌握了什么吗？”

我一问，天下一便以手杖咯咯的敲着地下。

“某种程度上。”

“那么说来听听。”

“不，还未可以。”他伸出手掌，“还没到说出来的阶段。”其实在这里斩钉截铁地说明可以简单的把事件解决掉，但假如那样的话，故事便无法继续下去了，因此就这么敷衍了事吧，我也不哄他说下去了。

“是么？那样算了。”

“对了，大河原君，现在去壁神家好么？有一些事情想查探一下。”

“嗯，那好吧。”

我就这样留下铁吉后离开了派出所。虽然大概被外行侦探看成了傻瓜，虽然这样会突然变成了警部大力协助，但这本来便是这个天下一系列的特征之一。也不能算是看风驶舵，假若不这样做的话故事便无法发展下去了。

一到达壁神家，果然看见了村民已蜂拥而至。我们把他们分隔开后进入屋内。

壁神家的主人是叫小枝子的遗孀，年轻，貌美，实难想像已有个可以成家立室的儿子。那也是应该的吧，因为她是这家上一代主人的继室。

“真坏，这次竟然对正想要祝贺的婚礼找碴。但请不要放在心上，因为我们、不，这个我很快便能够逮捕凶手给大家看了。”

“一切拜托了。”未亡人恭敬地低头话道，“虽然无论村民在说些什么我都毫不介意，但相爱的年青人却很可怜。”

“嗯，也很了解这种心情。”我点头了好几遍。

在这个时候，读者诸君可能都已窥见这个女人有点可疑的了，以古典推理小说模式说来，看见女的便会想到是犯人，事实上确有这种情况出现。这事情我虽然明白，但碍于角色上，我也不能怀疑她。

继未亡人小枝子之后，与昨天刚嫁进来的君子会面，这位也是个不错的美人儿，虽说与被杀的作藏是远亲，但也没显得太过伤感。

“作藏的屋中有没有类似暗道的东西呢？”天下一突然问起。

“暗道？没有。”她摇头道，“为什么有呢？”

“事实上，作藏是……”天下一重重的吸了口气后道，“于密室状态中被杀害。”完全以做戏般的语气说出来。

“密室!?”君子流露出疑惑的表情喃喃道，“所谓密室、是什么?”

天下一大大的呆了一呆，“不知道密室吗?”

“对不起，少读书啊。”

天下一抱怨着讲解了关于密室的事情。

“什么，是那样呀。”听完说明后君子嗤之以鼻道，“这事情也不特别怎么样啊。”

天下一的鬓角处连血管也浮现了出来。

“如果解不开密室的谜，真相也无法了解了。”

“那样么?”君子面上是像是意外的神情，“这事情推迟一点也可以吧，逮捕了凶手之后再问出究竟是怎样做成密室的便可以了。虽然我其实也不特别想听。”

我在旁听见后，连舌头都想打结。所以说年青的女子挺麻烦。

可是冷酷的君子继续的说：“始终以诡计来吸引读者的想法已是过时的了，密室之谜?呵呵，实在是过于陈旧得连笑也笑不出来了。”

天下一的面颊又抽搐起来。

故事渐渐的已发展到接近尾声了。在村内已有出现了四个受害者，搜查方面远远赶不上，那却已是惯常的模式了。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逮捕了包括铁吉在内的三个人，他们无论怎么看也不像是凶手的样子，全部都明显的只是为

了误导读者而登场的人物。然后当然到了束手的时候，我说出了那惯例的“今次这案件，不论怎样也得投降了”这句台词。

然后最终到了天下一的解谜。

在壁神家的大厅中主要的有关人等已集合起来。我当然也有出席，但在这里却发生了麻烦的事情。

天下一在使性子。说什么不想解谜了。

“现在才说这种话。各位早已在等候着了。”我为了缓和气氛而说。

“读者们也在等吧。”

“那么只来猜猜凶手吧，那还可以的。”

“喂喂，那是胡闹，今次标榜的是密室杀人事件，如果不作出密室解谜的话，读者是不会原谅的。”

“荒谬！”他把手伸入口袋中，并踢着地面说道，“即使是读者也必定想所谓密室什么的怎样也好已没关系了。”

“想不至会那样吧。快些进入里面，主要的登场人物们已焦急了。”

“即使是那些人们也太坏了。在调查的途中，当我说出密室这词语的时候便在唧唧的嗤笑，当我说‘密室是诡计之王’的时候，那个什么警员阿伯甚至露骨地笑了出来。”

“有那样的事吗？”

“有。”

本想说充耳不闻呀，但还是制止住了。

“无论如何今日还请忍耐着把谜团解开，也会对大家说要肃静的聆听。”

“读者把书掉了也不知道吧”

“明白了，明白了。但还有人在等着哩。”

我一进入房间内，态度便突然完全的转变了。挺着胸、以一副骄横的态度坐了下来，然后望向四周并说道：“外行侦探在这儿做什么！”那时天下一走进来了。全部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

“呀，各位”，他说了一贯的台词，“现在便陈述我对于今次这事件的推理。”

天下一的讲话从继作藏之后的三个人被杀那儿开始。虽然有详细的说明，但主要的还是三人都是由于知道了凶手的身份而进行要胁因此导致被杀害。

“但作藏为何被杀呢？因为他知道了某人的秘密，这个秘密，便是那人曾经在妓院接待过客人。为了隐瞒那事情，那人想到假借壁神作祟的名义杀了作藏。至于在墙壁涂上血迹、在无法进出的情形下……”他正说到这里之际，在房间一角的未亡人小枝子好像放了其些什么入口内，但当想起来的时候却已经迟了，鲜血从她口中喷出来。

“妈！”儿子辰哉赶去抱住了她，“妈，怎么啊！”

“辰哉……对不起……”未亡人小枝子气绝身亡了。

“妈、妈是凶手么？”

“什么？”

“可怜！”

“难道说她竟是凶手……”

村民们人人都说出了叹息的话来，也有些人在哭泣，室内可算是一片混乱。

我愕然的望向旁边，天下一在站着发呆。大概因为解谜的途中竟让凶手自杀死了，所以变得呆若木鸡。

“大河原君，”他仍然在迷糊中，“可以回去了吧。”

“不可以啊。”我抓着他的衣服道，“要完成密室解谜呀。”

天下一半哭着说道，“在这种情况下解谜吗？”

“也没办法，速速完事便可以了。”

他目无表情的环顾村民，若无其事的想制止各人随意的行动。

“那么各位，现在要说明密室的谜了。”他坚定不移的说，然而谁也没有听。一个阿婆望到这边，擦一下鼻涕后又再望到那边去。

“那个晚上雪下得很大，事实上这个秘密隐藏在这雪之中。凶手大概是预料到会有那样的雪，因此选择了那一晚。”

“唏，在说些什么啊。”

“扮演侦探的人，在说密室怎样等等。”

“什么？那算了吧。”

“还是要运走遗体呀。”

年青一辈的小伙子开始把的遗体运走，随后的人也各自离开。

“作藏的屋子早已老化了，只要屋盖积满雪，屋子便会变得倾斜！”天下一大声怒吼。但还在听的人仅剩得我和警员阿伯。其实阿伯也想离开回家，只是他的手腕被我抓住了。

“就是这样，制造密室的是雪。雪的重量把屋子巧妙的倾斜，结果导致前门不能开启，而凶手则早已把这些预计在内，因此刻意的把门闩放在门的旁边，使得看来好像锁上了门一样。这便是——密室的真相！”当天下一说完的时候，其他的人已经谁也不见了。

“嗯，是这样啊。”我特意的说，“没注意到那个，今次又输了一仗。”我以手肘向警员阿伯撞了一下，暗示你也要说些什么。

阿伯慢慢的望向天下一道：“喔，主要是门因倾斜了而打不开。”

“大概是这样了。”

“呵呵呵……”

不祥的预感。这个阿伯会说些什么奇怪的话么？正想着之际，禁忌的一句已经漏了出来。

“那，那又怎样啊。”

“怎样……所以……。”

一片不安的沉默过后，天下一突然哭泣了起来。

完全无法收拾。

虽然读了老掉牙的谜团的读者也可怜得很，但对于不能不作解谜的侦探来说，却更是辛苦万分的啊。

(原文初发表于“小说新潮”1991年6月号)

杂谈感想

“密室杀人是否真的太多了？”这是本篇《密室宣言》的主题，也大概是作为推理小说作家的东野圭吾想说出来的心底话。而作为读者的我，便针对这个有趣的问题，从传统的5W1H的角度，尝试找出隐藏在问题背后的真相。

(1) What (什么) 顾名思义，所谓密室杀人是指凶手在某个被封闭的场所内杀人然后逃之夭夭，也就是说，凶手从“物理上应该是绝对无法离开的空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这必需在“凶手不可能从外边轻易的把空间封闭起来”的大前提下才有意义。然而，广义上的密室杀人还不只这些。在雪地上没有凶手逃走时应该留下的足印、在众目睽睽之下凶手来去无踪的杀人，还有在严密保安情况下的神秘杀人事件，以上全部的设定都能算得上是密室杀人诡计。

(2) Who (谁人) 首先创作密室杀人故事的，大概便是被公认为推理小说之父的爱伦坡 (Poe)，他发表的首篇侦探小说《莫格尔街谋杀案》便是以这为故事重点，而紧追随其后的侦探小说作家则可谓不计其数，特别是名家卡尔 (Carr)，更被誉为密室之王，作品总数超过七十部。从欧美接捧过来的日本，也有数以百计的作家曾创作过密室推理，当然其中以作品风格属解谜为主的本格派占大多数。战后时期的横沟正史、高木彬光、又或是七十年代的山村美纱等，都相继发表了不少密室名作，甚至连并非以解谜为主的作家们如森村诚一或赤川次郎，都有以密室为主题的代表作。而喜爱创作密室诡计的新本格派作家当然更为数不少，其中包括了身为卡迷的二阶堂黎人，及首回梅菲斯特赏的得奖作家森博嗣等等。

(3) When (何时) 一如前面所提到的，首部密室杀人小说、创作于 1841 年，其后有关这个诡计类型的创作一直延续至今，在日本即使于旧本格式微、社会派兴盛的时期，也曾经出现有一些使用密室诡计的佳作。到了从十多年前开始的新本格年代，作家对于这个题材更是乐此不疲，甚至于 2002 年，日本讲谈社更以庆祝什么二十周年为名，特别筹划出版了一系列十多部以密室为主题的推理小说。

(4) Where (哪里) 以密室杀人为主要谜团的推理作品无分国界、各地皆有发表，欧美作品会出现以洋式房间构成的密室，日本作品则自然也有和式房间独特的密室设计，而以作品流派来说，密室经常出现的场所当然是以解谜为主的各地本格派作品，但它却仍然会少量的存在于日本新社会派作品及风格以青春幽默为主的推理小说当中。至于存在媒体方面，则还涵盖了文字小说、漫画、动画、电视剧和电影等等。

(5) Why (为什么) 其实, 以相同的诡计设定, 即使用于其他非以杀人为主的事情、如盗窃或诱拐等也能构成不可思议的谜团, 但绝大部份的密室谜团, 都是以凶杀为主题。也许是作者认为血腥的杀人较为有吸引力, 又或者普遍的读者真的较喜爱杀人事件带来的刺激感, 所以即使密室未必一定要与杀人为伴, 但两者合起来产生的不可思议及恐怖感觉, 足以称得上是完美的组合, 也因此难怪这类型的诡计, 确实于推理小说创作中占了一个极大的比重。

(6) How (怎样做) 最后的一个疑问, 便是作家们究竟怎样能大量创作出密室杀人诡计而不至江郎才尽呢? 当然, 每位作家都有各自独特的手法, 而也有一些前辈名家把密室作出了详细分析与归纳, 并写于小说内或独立出版成书, 让一时找不到创作灵感的新进推理作家们可以藉此借镜和参考。那样的密室参考书包括有卡 (Carr) 在《三具棺材》中的密室讲义、二阶堂黎人在《恶灵之馆》中的密室讲义, 及有栖川有栖撰写的《密室大图鉴》等等。

——香港路人甲

第二篇 意外的凶手——Whodunit (谁做的)

早上首先接到的通知，便是牛神庄发生了杀人事件。

这时在惯例上，身为县警本部搜查一课警部的我、大河原番三便要登场了。读者应该也知道，原本并不是我把事情解决的，接下来虽然与有关人等会面，但大概也不要抱有期望吧。

牛神庄，是建筑于深山里的一座具有北欧风味的大宅院，而据称被杀的牛神贞治是一位有名的油画大师，可是我却没听过这个名字。

当我们赶到时，在西洋风味的客厅中已集结了五名男女。

“那些人是谁啊？”我一边侧目望向坐在高级皮革沙发的五人，一边询问当地的警员。

“是昨天晚上在这大宅的人们。其中一人是佣人，两人是牛神贞治的亲戚，另外两人则是贞治的弟子。余下的一人是……”说到这里，年青的警员四处张望，“呀，还有一人不见了。”

“还有吗？”

“喔。是个奇怪的男人。”

“好了，好了，那以后再算。首先到现场看看。”

据报牛神贞治是在画室被杀的，画室是分离式的独立房子，以一道走廊与母屋联系起来。

在警员的带路下进入了画室，然后看见了尸体横躺在房间的中央。但让我更为注意的却是室内的状况。窗门的玻璃全都已碎裂，碎片则飞散于地上。还不仅是窗，房门

的玻璃也被打碎，而且画架上的画布也被撕裂得粉碎，上面画了些什么东西，已经是无法辨认的状态了。

“这里怎样搞的？简直像台风在这里经过一样。”当我说着并把手放在头上之际，房间的一角传出了声响。放眼一望，在放着无数幅画布的地方，一个穿着皱巴巴衣服的男人鬼鬼祟祟的在移动。

“嘿！”我向那男人的背后叫道，“在这里做什么。闲杂人等一概不准进入！”

那男人立即转身望向这里，然后说道：“呀，原来是大河原警部，辛苦了。”

“啊、你、啊。”我故意的口吃着道。

那个男的便是天下一大五郎——在这个作者的小说中必定会登场的侦探。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

“事实上我是接到受害人的委托来调查某些事情。然而，在昨天晚上这里开始出现麻烦了。”

警员提到过的奇怪男人大概便是这家伙了。

“来自受害人牛神贞治的委托？调查什么呢？”

“原本不能够公开委托的内容，但在这种场合下没办法了。牛神画师好像感到什么人要杀害他，因此希望调查谁是犯人。”

“什么？真的吗？”

“没有必要说谎话吧。”天下一把拿着的手杖不停地转动。

“那人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杀害他？”

“第一次是在他午睡的时候被勒着脖子，但当因为感到痛苦而醒过来时，凶手已经不见了。第二次是用毒药，正想把砂糖放进咖啡之际，突然注意到当中被混入了农药，那是由于看见光的反射，样子有异常而知道。农药，则是为了园艺而使用的，并保管在杂物房内。”

“既然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不通知警方呢？仅委托了外行侦探，所以最终失去性命了。”我望向尸体怒吼。

“画师有找警察吧。可是他说由于没有发生实际的事件，故此也不受到重视，因而才到我那里去。”

“喔……”

我对天下一的话显露出苦涩的表情，然后对在旁的部下说道：“你怎么在犹犹豫豫的，快些去验查尸体。”穿上了染满颜料的工作服的牛神贞治仰卧着，胸前插了一把刀，其他地方则没有表面的损伤。

“警部，这个东西。”部下从地上拾起的，是四方形座台时钟，而且表面的玻璃经已碎裂，指针停在六时三十五分的位置。

“这样说来，行凶时间也是在那个时刻么？不对不对，不能不考虑那是凶手做的伪证……发现尸体的是谁呢？”我问部下警员，但天下一却抢着答道：“最初发现的是佣人良子。然而，也可以说是在屋内的全部人都是发现者。”

“那是怎么回事？”

“在六时半、也就是这个时钟被弄坏的时间，在屋中响起了惨厉的叫声，那像是牛神画师的声音。然后更不断

听见像是玻璃碎裂的声音，所以仍然在被窝里的我飞身而起，而其他的人也相继从房间走了出来，在那之际便又听见了良子的尖叫，于是我们便赶来这个画室，随即发现了死者。”

“嗯，是那样么。”我一边摸着鼻下的髭一边思索了好一会，然后连忙对部下道，“无论如何，先向有关人等问话吧，把他们依序逐一的带到这里来。”

“是。”部下应了后便走向母屋那边。

看见那名部下离去之后，我回过身来望向天下一并说道：“怎也好，这次的事件只是要尽力找出凶手吧，现场也并不是密室啊。”

“对于这点是松了一口气。”天下一也轻松地说，“正在想，假如又是密室怎么办呢。知道了这个画室的门没有被锁上的时候，实在是放下了心头大石。”

“疑凶有五个人吧。虽然原则上也不能不怀疑你，但无论如何也不会以系列侦探作为凶手的。”我一边想着“万一真的是那样的话，读者大概会发怒了吧”一边说。

“大河原君也有检讨过外部犯人行凶的可能性吗？”天下一露出嘲笑的目光。

“无需说吧。在发生这类事件的场合，没有不检讨外部犯人行凶的警察。”

“可是在这种设定的侦探小说，是不会有从外部进入的凶手。”

然而，不断重覆没用处的搜查，是我在这个天下一侦探系列肩负的责任，因此没办法了。

“即使如此，虽说疑凶有五个人，”天下一搔着乱蓬蓬的头说，“但限于这个范围之内，要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也并不简单啊，究竟作者打算怎么办呢？”

“难道，是自杀？”我说出了令人不安的话。

“怎么会！”天下一也说，然后皱了一下眉。

“怎么啊。”

“没什么，总觉得作者在玩弄花样。”

“喂喂，不要说笑了吧。”

我正感狼狈之际，部下警员带来了有关人等的其中一人。我和天下一立即返回小说中的世界。

部下带来的是受害人牛神贞治的堂弟、叫马本正哉的中年男人。

据他本人所说，他是外国制品进口的经纪，但却有着“不知会否认真工作”的异样感觉。

“发生了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呀。直至昨天还活得好好的贞治，突然变成那样……什么？有什么头绪？全然没有。是谁杀了那么好的人啊。凶手多半是为了偷钱而潜入的窃匪。一定是那样。警察先生，请尽快缉捕啊，求求你。”说到这里正哉哭了起来。不，说是哭也许并不太恰当，尽管以手帕按住了眼，但就连少许湿润也看不到。

然后，也向剩下来的有关人等问了话。由于把那些东西累赘的写下来的话，读者也只会觉得混乱，因此在侦探小说的前面几页都经常出现所谓“主要登场人物”这一栏目。

主要登场人物：

牛神贞治（60）——油画家，牛神庄的主人。独身，拥有庞大财产。

马本正哉（42）——自称海外杂货经纪，贞治的堂弟，并寄住在牛神庄。

马本俊江（38）——正哉的妻子。

虎田省三（28）——贞治的弟子。在牛神庄寄宿。

龙见冬子（23）——贞治的弟子。在牛神庄附近独自居住。

犬冢良子（45）——牛神庄的佣人。

大河原番三（42）——县警搜查一课警部。

铃木（30），山本（29）——刑事警员和普通警员。

天下一大五郎（年龄不详）——名侦探。

“哈、哈、哈！”

一看到登场人物表，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虽然连刑警和普通警员都写了出来便已很可笑，但更称得上是杰作的则是天下一那行。

在人物介绍中，大概不会用上什么“名侦探”吧，一般仅会被称为“侦探”。不要写啊，真丢面。这个作者究竟是怎么想的。

在牛神庄的客厅内我正笑得流泪，这时铃木警官来到了。

“警部，已带了良子来。”

我立即回复了严肃的表情说道：“好，带她进来。”
被铃木催促着的良子走了进来。带着苍白的面色，稍微低着头、弯着腰。

“你当然还记得这个吧。”我说着并拿出了放砂糖的盅，里面还放着砂糖。良子默默的点头。

“知道它里面放了毒药吧，说的毒药就是农药。”

良子瞪大眼睛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这事我完全不知道啊。”

“是么？你真的不知道？这一般是放在哪儿的？是厨房里吧。那么说来，最轻易把毒药放入里面的人，便是经常在厨房的你啊。”

“这个……我不知道。我杀老爷……这个……那么可怕的事……”

“那么我问你，今早听见牛神画师叫的时候，你在哪儿？”

“在房间内，自己的房间内。”

“喔，那么能够证明吗？”

“证明……不能。”

“是么，可是当听见叫声时，除你以外的全部人都互相看到大家立即从房间里走出来，也就是有不在现场证明。”

“我听见叫声之后便走了出来，然后去到画室，看见老爷那恐怖的样子便惊叫了起来。”

“最终是这样吧。杀了画师之后，扮作刚到然后惊叫。”

“不是，不是，不是我。”良子哭了起来。

我叹了一口气，作出一副认定哭只不过是假装的表情，可是当然心中确信那个女的应该并非凶手，只是，那反而更要怀疑她。这样说，是因为在侦探小说中我们做配角的必须要注意不可比名侦探更快找到真凶，直到天下一侦探到达真相之前，不得不进行错误的搜查从而浪费时间。

确信这个良子并非凶手其实有几项证据，首先最重要的是她并不是美人儿。在凶手是女性的场合，想把她设定为美人好像已是作家的本能。其次，是她的过去很清晰，日后难以从那里找出隐藏着的动机。还有的就是叫良子这个名字，无论怎么想也与凶手不大相称。

正当对面前哭泣着的良子感到苦恼之际，响起了敲门的声音。进来的是天下一。

“良子不是凶手。”侦探突然说道。

“怎么呀，你啊。没有外行侦探的份儿，请回去好了。”在这样的场面我说出早已是惯例的台词。

“嗯，请听我说关于今早我对警部透露牛神画师在午睡中被勒的那宗事情。我已调查过了当时众人的不在现场证明了，那时良子正出了村子买东西。”

“什么？是真的吗？”

“是真的。”

“喔。”我喃喃道。虽然简单便断定了凶手，但当出现了矛盾的时候，便要立即接受挫败，那也是我身为配角需要做的事情，“那么说来，这个女的不是凶手嘛……”

“对了，反倒是刚才从警察那儿听见，在刀上发现了附有牛神画师自己的指纹，是么？”

“嗯，是的，然而那是凶手弄成看来是自杀的伪装。所谓指纹，也只是左手的指纹。谁都知道牛神他是个右撇子。”

“呵，是么。但那样凶手应该也知道，却为什么仍然留下左手的指纹呢？”

“那一定是太慌张的缘故了。”

当我轻率地断言之际，部下的一名警员走了进来。

“警部，在买卖牛神贞治作品的画商那处，有这样的信寄到来。”

“信？”

从部下拿来的信封中取出了纸条，上面是这样写着的：

牛神贞治的画，并不是贞治自己绘画的，他把由我所画的作品，以他自己作品的名义拿去发表。牛神贞治必须赎罪。

“什么？那样说来牛神岂非是偷了别人的作品么？”

“绝对没有这回事。”直至刚才还在哭着的良子抬起头来断然地说道，“是老爷亲手画的。”

“究竟是谁写了那样的东西呢？”我仔细的把信件反覆再读，然后只得摇头。

“对不起。”天下一从旁伸过手来拿走信件，“难看的字哩。”

“大概是为了要掩饰笔迹吧，不是定必需要的么。”我因而露出外行人真麻烦的表情。

“嗯，如果真是那样……”天下一开始在脑海中进行推理时的习惯——搔着乱蓬蓬的头又开始了，头皮四处飞散。

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这篇是猜谁是凶手的小说。然而，未必是读者单方面读着记事便能够说“知道凶手了吧”，也有“仅凭小说中的线索即使翻转过来也不可能解开真相”这一类型的小说存在。

但实际上那也没关系。那样说是由于像作品中的侦探那般以理论推测出凶手的读者，大概相等于完全没有。大部份的读者都是依靠直觉和经验来判断真凶的，对吧。

“我在中途已知道谁是凶手了！”尽管常常会有那样说的读者，但实际上却并非以推理判断的，那只不过是适当地瞄准目标而猜中“是那家伙啊”。而且对于作者来说，麻烦的是并非针对唯一的目标，读者的竞猜便如同赛马预测那样。例如以今次的事件来说，读者的预测多半会变成像以下的样子：大热门——龙见冬子，年青的美人儿。以她作为凶手很是相称。虽然对受害人的死显得最为悲哀，但总觉得是刻意装成的。

次热门——虎田省三，被描述成大好青年，但由于是最不可疑的人，因此反而值得怀疑。

冷门——马本夫妇中的其中一人。怎么看来也有觊觎财产的动机，但那多半是作者为了误导读者而创造的人物。

大冷门——犬冢良子，尽管是保守的不显眼人物，然而也可能来个大逆转——原来是个坏女人。

超大冷门——警察中的哪一位。偶尔也会出现这种小说，所以要列入考虑之内。

特例——自杀或是骗局，甚或是全部人在合谋。

建立了以上的猜想后，读者便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了。所以不论谁是凶手也会说句“哼，果然是那样，早已想到过了。”

“喂，没问题么？”我对正等待出场的天下一说。接下来是他的解谜了，“其实只是读者心中所猜想的那样吧。”

“请交给我好了。”天下一充满自信的样子。

“可是呀，无论凶手是在这次登场人物中的哪一个，读者都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是么？”

“还有太多的空间吗，喂，即使这类型的小说到了哪个程度，作者或读者都不会是凶手什么的啊。”

“当然不是。况且即使真是那样，近来的读者多半也已经有想到过了。”

“的确是那样。”我提高了声线说道。

敞开客厅的门，出现的是部下警员。

“全部的人都已集合起来了。”

“好，那么走吧。”

我与天下一走进去。在客厅中，有关人等都已经聚首一堂。我咳了一声后说道：“嗯，关于今次的事件，天下一有话要说。虽然我认为听取外行侦探的推理也实属无谓，但既然本人提出怎也得说说，那么便听一下吧。”——那已是惯例的台词。

我坐了下来，而天下一则向前踏出一步然后说道：“各位，”——那是常用的开场白——“今次的事件实际上是非常奇特的，就连我也感觉有点混乱，但终于也发现了真正的凶手。”

“是谁呀？”

有关人等发问的声浪变得大起来。

“那是，”天下一转身望向四周各人后说道，“是一名男性。”

“啊！”那样的声音此起彼落。

“是你，是你吧！”

“不是，不是我！”

“也不是我。”

“好了，好了。”天下一安抚开始骚乱的有关人等。

“请听我说。身为凶手的他，长时间乐于存在于牛神贞治的背后，自己绘画的画被牛神从旁夺取并以牛神作品的名义发表，但尽管如此，牛神对他却毫无回报。他终于发怒了，积存至今的怨气一次性的爆发出来，最后甚至杀了牛神。”

“那么，他究竟是谁呀？”

我站起身来望着有关人等。

“谁呢？”

“请快些说明吧，是谁呢？”

“这个他，”天下一装模作样地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道，“便是隐藏于牛神贞治内心的另外一重人格。”

“……”全部的人都沉默地凝望着侦探。

“牛神在幼年时期，由于治疗疾病的缘故曾经接受了脑部手术，结果便……（专门的记述从略）……在右脑产生出另外的人格，而这个人格开始绘起画来。据调查所知，牛神应该是右撇子的，但在画笔上却印有左手的指纹，因为左手的活动是由右脑所指挥的。至于那封告发信件的字形丑陋，是由于那是以左手写出来的。正如刚才所说，那个人格开始憎恨牛神的主人格。他在主人格睡着的时候勒他的脖子，又在砂糖中下毒，可是却怎也未能成功，最后终于用刀往胸口刺去。”

“那为什么把画室中的玻璃打得粉碎呢？”不期然感到现场气氛不妙的我问道。

“那是由于那儿反映着牛神的样子，已错乱了的人格，看见牛神的样子便要彻底的破坏。镜与时钟的玻璃都是这般。还有画布也被切割得粉碎，因为那里画了牛神的自画像。

“嘎……”我呻吟着道，“那与自杀有不同吗？”

“不同，与自杀有本质上的不同。那是杀人。”天下一变得认真起来。

有关人等仍然带有一片疑惑的神色。

“是么，是那样么。”我站起身来说道，“另一个人格是凶手么，喔，没注意到这个。不愧……不愧为名侦探天下一兄。没法了，这次只好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尽力夸奖天下一。

“不，这也是得到了大河原君的帮忙才……”

当他说到这里之际，不知从何处飞来了什么东西。拾起来一看，是空的啤酒罐。

“不好！”正在那样想时，再有香蕉皮被掷了过来。

“呀，怎么搞呀！”天下一以手掩着头。

我叹了一口气说：“是读者啊。读者发怒便掷过来。”

在说着时便已连其他废物也飞了过来。

“啊，救命啊。”天下一慌忙逃跑。

“够了，不要了。”我也抬起腿就跑。

（原文初发表于“小说新潮”1992年6月号）

杂谈感想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者变得不满足于简单的逻辑推理？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者把侦探小说的重点由案件的推理性转移至凶手的意外性？事实上，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小说，总会有作家创作过一些作品，是带有能让读者感到意外的情节的，在武侠小说中，会出现杀父仇人原来便是自己的授业恩师，又或者在爱情小说中，相恋的男孩原来是当代富豪的独生子。诸如此类的片段可谓层出不穷，既然推理小说标榜的本已是找寻谜一样的凶手，那么又怎能缺少了“让人感到意料之外的凶手”这个的出现呢。

那么，究竟怎样的凶手，才能算是出人意表？当然，好像在漫画金田一少年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凶手原来是看似弱不禁风、楚楚可怜的小女孩——早已经不能称得上是意外的了，甚至一般的读者，都大概会认为谁在故事中的扮相最柔弱可怜，谁便必定是杀人凶手了。那么，意外感较高一点的还有“已死掉的人”，包括在案件发生前已交代了那个人的死讯、或在故事的推进中被杀害。总之，利用表面上已死的人扮演凶手的确可以达致意外的效果，但前者的意外性明显不高，后者的意外性虽然还算可以，但所使用的伎俩却也有所限制，装死的说服力极低，而无头尸、双生子或尸体无故失踪等诡计对读者来说也应该早

已并不陌生，因此除非作者有与别不同的技巧，否则单凭这种诡计很难给予读者很大的意外感。

另外还有某些作品，使用了更为特别的凶手设定。设为杂役、路人等不但对读者有欠公平，意外感其实也不算高，而小孩子和动物等则是个较古旧但还算不错的选择。把凶手设定为负责推理的侦探、或以负责说故事的角色作为“第一人称”的凶手，都可算是稍含意外，可是时至今日，这类型的作品也早已出现过不少，稍微有阅读经验的读者都未必会为之动容。再进一步和更为前卫的，则甚至会创造出如鬼怪之类、无法以日常科学解释的凶手来。

最后，想以一则有趣的小故事作为这篇的结尾，这个小故事来自雾舍巧《二重身宫》的内文（但与该小说中的谜团没有任何关联）。话说有某部叫“一个也不剩”的小说，内容描述一个谜一般的凶手要去完成连续杀人，并且凶手再三强调要杀的人总数应该会有十个。但当读到最后几页时，还只出现了九个被杀的人，其中甚至还包括了自认为凶手而自杀死掉的那说故事的人，然而那第十名死者却还不见踪影，直至翻到了最后一页，才出现了以下的这几句：“在后面你会看见从半空中垂下来的绳子，下面还有一个小踏台，并且还留下一张纸写着：最后的第十个人……死的人便是你了。”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最终把读者迫入自杀之路的小说，而最后完成连续杀人的凶手，则包括了执行死刑的读者本身、和隐藏于背后、以心理催眠等方式在幕后操纵的作者了。

——香港路人甲

第三篇 使邸宅孤立起来的理由——被封闭的空间

在山道的两旁，积满了如污棉般的雪。但在今天这晴天日子里，没有风，在一片令人不安的寂静中，只能听见吉普车的机器声和车胎链的声音。

“还很远吗？”问了一下司机——是他从车站接我前来的。

“还有五分钟的路程。”穿上了襟上附有毛皮的大衣，那个司机以轻松的语气答道。

吉普车开始走上了狭窄的山路，右边是直望上去的峭壁，左边则是掉下去必到地狱的悬崖，假如忽然发生雪崩的话，这里必定无法通行。

今次的故事已隐约浮现于脑海中。

吉普车停下来的地方，是在背靠山崖而建的西式邸宅前面。

“呀，这儿、这儿。辛苦你了，大河原警部。”出来迎接我的是这所邸宅的主人矢加田传三，一位又肥又老的绅士。他是在这一带屈指可数的富豪，缴纳的税款极多，可说是我等公职人员极大的赞助人。

“很豪华的邸宅啊。”我说的是真心话与场面话各占一半。

“不、不，太过奖了，欢迎大驾光临。”矢加田那样说完后，便又走到接下来出现的客人那边。

今天是庆贺这所邸宅新落成的日子，矢加田虽然在市区拥有豪华的住宅，但据说由于想在周末渡过四周被大自然包围的日子，因此在这儿建造了一所别庄，富有确实是与众不同。

事实上今天被邀请到这里来的原本是署长，但托那间歇性腰痛发作的福，换了刚巧不用值班的我前来。

在广阔的宴会礼堂举行着自助形式的酒会，参加者一眼望去也有几十人吧，并且全都是在地区报章上曾出现过的人物。

正想趁着这个机会，把平常吃不到的东西狂吃，并正当刚把食物放进碟里之际，从后面传来了声音。

“你好，大河原警部。”我猛然回过头来，一个拥有皱巴巴的外衣、和乱蓬蓬的头发的男人正望向这儿。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天下一大五郎。

“啊，是你！”我目瞪口呆的说道，“你也有被邀请么？”

“还算是吧。我也有少许知名度呀。”天下一摸了一下鼻子，然后尽管在室内也挥舞着那古旧的手杖。

“哼，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啊。只不过是偶然解决了两三宗事件罢了，真拿这种误打误撞的外行人没办法。”我说出那句惯例把私家侦探看成傻瓜的台词。身为配角警部的角色，不得不作出那种态度。

“无论如何，”天下一急忙放轻了声音、在我的耳边细声说道，“看见了前来这里的道路之后，想到了什么呢？”是离开了所扮演角色的语气。

“很狭窄哩，”我也从小说的世界中离开，然后不怀好意的笑道，“大概很快便会被大雪所阻隔的了。”

“正有同感。”天下一也点着头道。

“大概很快便要下雪了，而且，还是令人吃惊的大雪啊。”我斜视着说。

“然后便会无法通过了吧。”

“就连电话线都会被切断。”

“便那样，这邸宅被雪所封闭，也无法与外界联系。”

“总之今次的事件是那个模式的吧。”

“大概是了。这个作者很喜爱这个模式，可是，”我环顾礼堂四周后说道，“登场人物不是太多了些么？”

“我想这一点应该没问题的，因为不会全部人都在这里过夜，多半是大部份人都回去，剩下来的大概只得七、八人吧。”

“那样的话便好了。”

“准没错的，从这个作者的能力方面考虑，假若再增加更多的登场人物的话，便应该无法描写得清楚了。”

“原来如此。”

我接受那样具说服力的说明。

很快便开始了矢加田的致欢迎辞，与他相熟的几位人物也说了祝贺的说话，接下来的是满场的游戏与余兴节目，转眼间时间便溜过去了。

然后到了晚上时份，正如天下一所预料那般，说起来那也是作为这种小说的固有模式，已经在下雪了，并且也如预想的一样，大部份客人开始踏上归途，剩下来的除了两名佣人之外，便只有主人矢加田、他妻子绫子，及包括了我和天下一的合共五位客人。

我们离开宴会场地，给带路到经走廊相连的别屋，在那儿也有休闲写意的客厅，作为继续喝酒的地方。假如放弃这个机会的话，一生人想必也享用不到的高级美酒都会全部给错过了，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也不客气了。其他的客人也畅饮着矢加田拿来的珍贵美酒，虽然每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没酒量的，但今晚也都共聚一堂在喝，即使是装成一本正经地坐着的天下一，调子都已渐渐高了起来。

正当已不知喝光了多少瓶白兰地和威士忌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矢加田拿起了听筒。

交谈几句之后的矢加田放回了听筒，接着便露出了困扰的神情并望向这边。

“出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

“什么事呢？”我询问道。

“喔，那是，途中的山路发生了爆炸意外，受此影响因而出现了山崩，由于这个缘故，道路变得暂时无法通行。”

“呵呵呵！”

我想也不想的便望向天下一，也知道他是强忍着没笑。我咳了一声后再度望向矢加田并说道，“爆炸意外很是奇怪哩。”

“嗯，原因仍然正在调查中，由于这等大雪……怎也好，最重要的还是道路障碍的清理吧。”

“那么大约要花多少时间来修复呢？”其中一名客人大腰一男问道。大腰是矢加田的旧朋友，虽然像很有钱，但却无法确定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大概当雪停了便可以修复了，担心也没用啊，但即使各位在这里住上一星期的储备也还是有的，来，趁这个机会请慢慢的享受吧。”

“那么打扰了。”客人们都点头说道。

然后我们继续在客厅内喝酒。也不知是否给我面子，矢加田请我说出以前曾经解决过的各宗事件。说起那些事情来心情倒也不坏，我简略的说明了关于“壁神家杀人事件”、“人头村诅咒杀人事件”、“无人岛尸体连续消失事件”等的事件。其实不论哪宗事件本来都是天下一侦探的功劳，但我只得扮作忘记了这个，而天下一也只是在旁边装成一概也不知道的表情。

就在我的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大腰一男站起来说道：“那个……”吞吞吐吐的，大概是想去洗手间的样子，但由于建筑物与宴会场地有所不同，或许不知道洗手间的位置吧。

“洗手间在这边，由我来带路吧。”矢加田很快的便站起身来，与大腰一起离开了客厅。

我觉得其他的客人要去洗手时只是由女佣人带路，但对大腰却显得特别关心。

“我感到有少许寒冷。”绫子夫人说道。

“外面下着很猛烈的雪吧。”其中的一名客人、长有团子鼻的鼻冈说，“虽然这里没有窗户，所以无法了解清楚。”

数分钟后矢加田回来了，然后再对女佣人吩咐道：“酒已剩得很少了，再拿多点出来。”

“不用了，我已足够了。”年轻的企业家足本摇手说道，“好像已有点醉了。”

“在说什么啊，还那么年青。”矢加田再把白兰地倒入足本的酒杯内。

这么一来，或许仍然未厌吧，或许觉得不好意思，足本一边说“够了、够了”一边还把酒杯放到嘴边去。

然后我们又喝了约一个小时，但正想去洗手间的鼻冈却于途中回望过来并问道：“呀，究竟大腰怎么了？”

“说起来，”女佣人显出不安的神情望向众人然后说道，“早前去了洗手之后便一直不在了。”

“大概已经回房间休息了吧，不用担心。”矢加田尽管是那样说，却望向了墙上的时钟，“嗯，还是去看一下好吧。你到大腰的房间一趟去看看。”对女佣人吩咐道。

“不会是已醉倒了吧，勉强着还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喝。”但差点也酩酊大醉的足本却把自己抛诸脑后。

这时女佣人飞奔入客厅说道：“大腰先生不在房间内。”

“什么？”矢加田向上跳起了几公分，“那么我们在屋内四处找找看。”

“我也来帮忙。”我站起了身。

“我也来。”天下一也说道。

最后全部人都往四处找，但却未发现大腰的踪影。我从别屋的门走到外面看，雪已经停了，但地上则一片雪白，足印却连一个也没有。

突然发觉天下一已经走到了旁边，并蹲下来触摸庭院里的雪。

“怎么样？”

“不，没什么。”天下一四处张望，在确定了附近没有人后轻声说道，“事件好像已经发生了。”

“嗯。”我点着头，“时间上也已差不多，单只得喝酒的场面，读者也感到厌了。”

“今次是什么样的诡计呢？猜凶手吗？不可能犯罪吗？”

“是密室吧。”我故意没安好心的试探着说。

一如所料，天下一一副想哭的表情说道：“只有那个要说句抱歉了……”

这时传来了矢加田的声音：“警部、大河原警部在哪儿呀？”

“来了，现在来了。”我回复一贯严肃的表情走进屋内。

矢加田一看见我便向我挥手说道：“请到这边来。”

由他的带路下，我们进入了一处像杂物房的房间内。然而当开了灯之后，便发现里面大得惊人。

然而比这个更甚的是，一看放在这里的東西便眼睛也瞪大了。在这处放了一辆登山缆车。

“为什么这儿会有登山缆车呢？”我向矢加田询问道。

“因为在这里可以乘坐它上到后面的山顶，上面建造了一所附有展望台的小屋，在夏季时可以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观望下面。”

“啊，想法果然与众不同。”

“可是这辆缆车怎么样呀？”天下一质问道。

“喔、其实这缆车有被谁使用过的痕迹。”

“嗯……”我喃喃道，“好，那么我们上去瞧瞧吧。”

我、天下一、矢加田和另外两名客人乘上了这部缆车，只留下了绫子夫人和女佣人。

“啊，很峭的斜坡。”足本望向窗外感叹的说道，“那么，徒步而上是没可能的了。”

“大腰也醉得胡闹了，这样大雪的时候上去展望台干什么呢。”鼻冈悠闲的说道。

“大腰并不是一个人乘坐的。”天下一说道，“假若真是的话，那么缆车应该还留在上面。”

各人都纷纷以“原来如此”的表情点着头。

花了约十五分钟，缆车便到达上面的小屋，然后各人离开小屋往四周寻找。

与下面不同，这里降着冷得刺痛的雪花。

搜索了约十分钟后，便发现了大腰的尸体。尽管是倒
在小屋的贴邻，但被雪覆盖着不大看得见。

大腰于后脑部位被袭击。

在孤岛、被封闭的山庄等地方发生杀人事件，这个模
式在推理小说世界中已是司空见惯，即使在这个天下一系
列里也有几篇，作为登场人物的我说的准没错。当然，由
于有读者喜欢这个模式的作品，因此便被写出来了。

本来在日本，关于这个也许是没有附注的必要，据评
论家说在今日的欧美，那样的作品已全然没有了，因为喜
爱这类作品的便大概只有日本的读者了，可是由于日本有
日本本身的文化，喜爱欧美人种不喜爱的事物，也不能说
日本人幼稚或差劣。想写的作家便去写、想读的读者便去
读好了。只是——希望从登场人物的立场作出少许发言。

又是不费工夫的作业么，经常经常都是被大雪封闭的
山庄，被暴风雨孤立的山庄，想来全部读者都已厌倦了吧，
就算是登场人物都觉得烦了。

本来，把舞台孤立的理由在哪儿呢？若然不被孤立
的话，又有哪一点不方便呢？

“首先，有能够限定嫌疑犯的好处。”在旁边听见我
自言自语的天下一插口说道，“消除了外来犯的可能性，
从而更能向读者展示不可能犯罪。在今次场合类似的也是
这样吧。尽管全部的人都在客厅而大腰则在山顶上被杀，
但疑犯却想必不会是外边的人。纵使不奇怪但谜也便变得
更深了，而这个也是作者那边的事情哩。”

“好处便只得这个吗？”

“还有还有，虽然那是从我的立场来看。”天下一搔着鼻梁说道，“侦探能够孤军作战这一点确是很有魅力，一旦加上了警察，智力游戏的气氛便会给科学搜查和人海战术等破坏了。假如是孤立的话，则能够变成是纯粹名侦探与凶手的战斗了。”想来，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名侦探的人实在罕见，紧瞪着天下一的面，那家伙误解了什么吗？只见他不断的在点头。

“至于对凶手的好处也不可以忽略啊。假若舞台被孤立，警察便无法介入，有关人等也逃不掉，所以凶手才能够屡次的进行杀人。如果意图的话，甚至能够把全部人都杀死并且就连自己也死掉，这种模式也曾有名著出现啊。”

“那么，如果只计划杀一个人，孤立便没有必要了吧。”

“也未必如此，可能对诡计有帮助哩。”

“原来如此。关于好处方面已很明白了，但是也还有缺点啊。对于凶手来说，多了嫌疑犯应该更好吧。在相关人等被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犯罪，怎想也是有点不自然。”

“那的确是。”天下一苦着脸说道。

“究竟凶手为什么选择这种场所呢？读‘暴风雨山庄’小说时都会经常那样的想，以街头歹徒的方式杀人，多半被逮捕的可能性甚低吧。”

“嗯。”天下一双手抱着臂，“说起来，真的是无遮无掩啊。”

“是吧，所以很讨厌那些故事。一切全都是不自然的、空想的、描述的是人工世界。”

“喔、但是这次应该没问题吧。”

天下一很有自信的说道：“我相信这宗事件能够消除警部的不满。”

“是么，那就好了。”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请看下去吧。”天下一大笑着离开。

在小说世界那儿，我对各人进行了查问，结果得悉了以下的事项。

——足本向大腰借了钱，而且不断的被追还债。

——鼻冈爱上了大腰的妻子。

——矢加田夫妇则是大大的好人。

——佣人们与大腰只是初次见面。

根据以上的事项，我会怀疑足本和鼻冈，当然我在心里面想他们两人都绝非凶手，可是，在这里使他们受嫌疑，是我在这天下一系列的职责，因此没办法了。

“唉，真坏。”在事发的第二天早上，我坐在沙发上搔着头说道，“怎也是束手无策。”那是一贯的台词。

接着，矢加田出现在那儿并说道：“就连警部也不行么。”

“唉，真丢脸。”我满面惆怅，“虽然已找出了嫌疑犯，但却还是不知道杀害的方法。在那个时候谁都没有长

时间的离开过，但要到山顶即使用缆车每程都需要花上十分钟。”

“那么，有考虑是自杀的吗？”

“无可能。从没听说过有击打自己后脑的自杀方式。”

“既然如此，那么会是意外吗？”

“意外？……”我咕哝了好一会后说道，“嗯，可能真是那样。喝醉了的大腰带半点胡闹的坐上了缆车，可能是在到达上面的小屋时不知怎的撞击了后脑，然后，可能又不知怎的按下了缆车的开关掣，便这样空荡荡的缆车折返了下来……”

‘不知怎的’这个词语，对于像我那样的配角警官来说很是方便好用。

“喔，是那样，必定便是那样了。”我下了结论，“矢加田君，那只能是意外啊。”

在这个时候，天下一出现在客厅的入口处并说道：“各位，请前来集合。”

屋内的众人依照他的话集合起来了。

“有什么事情吗？”

“怎么样？”

全部的人简直就像早已安排好的那样，围着天下一坐了下来。

“怎呀，怎么样呀，”我提高嗓子叫道，“你又想干什么呀？”

天下一望着我这边窃笑着道：“当然是来解谜的，我已知道了杀害大腰的凶手。”

“杀害？”我嘲讽着说，“那是意外，刚才已断定了。”

“不对、警部，那是杀人。”他回望各人后说道，“当然凶手便在我们之中。”

“哗！”开始了一片骚乱。

“是谁啊？”鼻冈问。

“谁？”足本也问。

矢加田也接续众人问道：“究竟是说谁杀了大腰？”

接着天下一作出了一次深呼吸，然后凝视着矢加田那边，在圆眼镜下的眼睛深处，闪着耀目的光芒。

“凶手便是、你，矢加田先生！”

除了矢加田以外的其他各人都“咦”的一声惊叫起来，然后望向矢加田。

虽然这邸宅的主人就那样的动也不动好一会儿，但接着便胸口上下起伏的对着侦探说道：“说什么啊？当时我还在客厅之中，想必大家也是知道的。”

“对啊，天下一兄。”我也帮着矢加田说话，“他应该没足够时间杀大腰的。”

“是吗？”然而天下一侦探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道，“大河原警部大概也记得吧，最后与大腰接触的人是矢加田，确实是带了他到洗手间去。”

“说笑吧，所谓在一起都只不过是那两、三分钟而已。”矢加田苦笑着说。

“假如有两、三分钟的话，便已足够做出像袭击后脑那样简单的事来。”

“那样一来虽然可以杀人，但要搬运上山顶则没可能吧。”我说。

然而天下一又窃笑着然后说道：“那也是可能的。

“不会吧。”

“是真的。如果认为那是说谎的话，就请跟我来啊。”天下一突然转往另一个方向行去，我也紧追在他的后面，当然其他的人也跟随着我。

他来到了走廊，像是向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但过了洗手间后还一直去到走廊的尽头，在那儿有一扇门。

“来，请大家看看这里。”天下一把门打开。

“啊！”客人们发出了惊讶的叫声。也不是没道理的，因为在门外是被雪覆盖着的斜坡，混合了雪的冷风呼呼的吹进来。

“这儿……岂不是山顶么？”鼻冈口吃的说。

“就是了。”天下一说道，“我们……不，是这座别屋在我们没察觉的情形下来到了山顶，这个设施，是属于这所邸宅的一部份。”

“怎么回事呀，向大家说明吧。”我对天下一说。

“设置很简单，其实只不过是把这一整座别屋建造成为一辆登山缆车，但行驶的速度则缓慢得多，每程大概也

需要花上一个小时，所以在里面的人都感觉不到在移动着。”

“昨晚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山顶吗？”鼻冈问道。

“是的。在这个状态下，矢加田杀死了大腰，再从这个紧急出口把他推出去，然后开始折返邸宅那原来的位置。在这期间为了不让我们察觉，因此才继续不断的在客厅喝酒。当然，矢加田始终要在屋子还移动着的时候，尽量避免我们回到房间往窗外望去。当大腰没有从洗手间出来而开始骚动的时候，矢加田也只得暂时保持不太担心的样子，因为大概他想屋子或许仍未曾返回原来的位置吧，直至看了时钟知道已经过了足够的时间之后，才突然开始扰攘起来。是这样吗，矢加田先生？我的推理有不对的地方么？”

然而矢加田什么也没说，只是动也不动的呆在那里。

“你怎么能注意到这个？”我反而问天下一。

他微笑着说道：“在找寻大腰的时候，和警部你一起走出庭院外面，那时便觉得奇怪了。附在这座建筑物上的雪，与堆积在庭院的雪在质感上截然不同，简直就像只得那座建筑物走到了山顶一样。”

“果然，实际上便只是建筑物在移动。唉，投降了，只今次又输了一着。”我说出了惯常的台词，称赞着侦探角色。

矢加田突然伏倒在地上然后说道：“全部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我曾经当过强盗，依靠那时得到的钱才能建立起现在的地位，可是强盗伙伴之一的大腰却以那时的往事不断向我勒索金钱，给了他的钱已经有不知道多少千万了。我想这样下去极之不妙，因此才考虑杀了他。建造这所邸

宅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我也对这个诡计充满自信，为了使得日后也不会被谁怀疑，所以才邀请了名侦探天下一前来。”

“只是这个想法实在是太乐观了。”

“好像真的是那样。”矢加田沮丧的点头说。

天下一带着少许不忍的目光望向矢加田，但突然神情变得开朗起来并望向我这里。

“怎样呢，大河原君。今次的事件并没有不自然的地方吧。凶手特意叫被害人到这所邸宅来，是由于如果是在这里，诡计便变得可行了。利用爆炸使邸宅变得孤立起来的理由当然也清晰得很。假如建筑物沿着斜坡登山这事情给谁目击的话，那么所有的一切便完了。”

“是吧。”我点头说道，“今次的模式是以建筑物作为机关设置。”

然而……说到这里却又住口了。

“什么呢？”天下一质问道。

“不、没什么，只是……”

既然有制造那样复杂庞大机关所需的金钱，那么以那些钱去聘请杀手不是更方便快捷么。这个想法尽管在我脑海中盘旋着，但这个到底是本格推理的场合，我想总不能说出那样的话来吧。

(原文初发表于“IN POCKET”1993年2月号)

杂谈感想

不论是了无人迹的海上孤岛、或是由于道路封闭而与外界隔绝的陆上孤岛，自古以来都成为了本格推理小说的最佳舞台。这种发生于所谓“暴风雨山庄”的连续杀人故事模式，对不少读者来说的确有一种很特别的吸引力，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对这类作品百看不厌的理由则有以下几项：首先，是别具魅力的整体气氛。一般来说，在一个被封闭起来的环境下，发生一宗接一宗的杀人事件，不要说身在现场的“准受害者”，即使是作为隔岸观火的读者，都能够深切感受到那种恐怖、无助和草木皆兵的气氛。也是由于这气氛，大大的增加了读者对故事内容的投入感，从而加强了阅读的乐趣。

其次，是精简的人物架构。既然案发现场是一所被封闭了的空间，一般被困在里面的人数不会太多，通常少则只有六、七人，而最多也不会超过十二、三人，再加上期间应该不会再有新增的人物加入，所以绝大部份的暴风雨山

庄小说，都在前半段便已清晰的交代有关人等的简单背景资料，而读者也能更容易的掌握关于各个角色的特点、和他们各人之间的表面关系，这比起其他场所完全开放、隔不多久便会加入新角色的小说，读者更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剧情和推理这两方面。

还有的，是紧凑的情节。即使在虚构小说世界中，也很难想像一行十人与外界完全隔绝太长时间，被封闭超过七天的情形已非常罕见，而不论是凶手或侦探，在这有限时间之内可说是需要分秒必争，因此故事的情节绝不能像其他推理小说那样，凶手蛰伏多日在等待最佳的杀人时机，而侦探也不会花上大半个月来慢慢搜寻证据，所以节奏紧迫、绝无冷场可说是这类作品的特征。

最后一点，便是本格的保证。暴风雨山庄不但是凶手展开其杀人计划的最佳环境，同时也是作者编排绝世诡计的最佳舞台，所以我想大概只有以诡计作为出发点的本格推理，才会用上这个故事模式，因此对于诡计至上的本格迷来说，选择阅读以暴风雨山庄为主题的作品，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风格保证。

当然，有利则必有弊，暴风雨山庄给人最大的诟病，便是它的非现实性，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推理世界中的童话故事。一行人被困于邸宅内的原因，多为暴风雨、大雪、山崩、地陷等难以预计的天灾，就正如童话中美丽的公主遇到丑恶的巫婆一样，总是会巧合地出现。同样的，尽管通常都是凶手单独犯案，但其他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被害者们都像愚笨的公主一样，轻易便给凶手逐一击倒，而到了最后，当然也会有一位王子般的名侦探出现，他不但不会成为杀害目标，反而能在最后的一刻找出真凶来，这一切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当然，假如要故事更接近童话世界的话，那么便得请中村青司或涉谷进平来当建筑设计师，

他们必定能够把邸宅建造得比大魔王居住的古堡更为古怪、有趣。

总结一句，假如说密室是本格诡计的王道，那么暴风雨山庄便大概能称得上是本格模式的王道吧。

——香港路人甲

第四篇 最后的一言——死前留言

那……那是一具惨死的尸体。在观察现场的中途，就连平常见惯尸体的我都呕了出来。

被害人叫王泽源一郎，是个接近七十岁的老人，也是王泽公司的董事长。现场是他本人家里二楼的书房，被害人是倒在打开了的窗框上，从额头到顶部裂开，大量鲜血覆盖了脸庞。发现的是服务多年的女佣人，但当看见便已吓得腿也软了，只懂得呆坐在房门前大声哭叫，那也是自然的。

凶器看来是仍然留在现场的水晶镇纸，可是却没找到指纹，或许已被凶手抹掉。

看来这一天王泽源一郎正在书房内书法，在广阔的桌面上放有墨砚，也有书法用的纸垫。

“大河原警部，”在现场调查的其中一名部下向我叫道。

“怎样？”

“请看这里。”部下指着桌子和椅子之间说。

“哗！”我无意识的惊叫了一声。

在焦茶色绒毡的表面，以墨写成了些像文字般的东西，不、说是像文字般的东西并不贴切，那些确实是文字。

“在旁边还留下了这个。”部下拿着的是末端还染着墨的笔。

“嗯。”我咕哝了一声后再望向绒毡上的字。怎也像是英文字母似的，“W……E……X……么？”

“可以看成是这样。”从旁边传来的声音。但与部下的声音却不同，我回过头望去，乱蓬蓬的头和皱巴巴的衣服，一个戴着圆眼镜的男人凝视着地上。

“啊！”我惊得倒仰，“什么……什么……什么……你在干什么？”

“我呀，大河原警部，是……”那男人转动着手杖并说道，“头脑清晰、博学多才、身手敏捷的名侦探，天下一大五郎啊。”

“非常详细的自我介绍哩。”我冷冷的说。

“由于作者没有描写才能，所以只好自己来做。”

“啊，原来如此。比起以地文长长的说明优胜得多了。嗯，这事怎也好，你为什么会在哪里？除有关人等之外，应该是不准进入的。”

“我是受了王泽董事长的委托，对某个人物进行调查。”

“所谓的某个人物是谁呢？”

“本来委托的事情是不能公开的，但既然人已死去便大概没问题吧。所谓的某个人物便是王泽董事长的妻子，那个在两年前结婚的继室，应该是约三十岁出头，由于是那么年轻而且又是个美人，即使王泽董事长怀疑她有奸情也是合理的吧。总之，最近是有那样的担心，所以到我那里委托去进行调查。”

“有那样的事嘛，那么，调查的结果怎样呢？”

“那个还在进行当中，虽然已经知道她妻子确实是有情夫，但对方的名字却还不清楚。我便是特意来报告这件事的。可是现在这个样子，看来是没法要求给委托费的了……真是个大损失！”天下一搔着那乱蓬蓬的头。

“那真可怜啊，那样说来是有点状况了，要向你认真的问话，请到另外的房间等一会。”我就像赶蚊般的挥着手。

然而，天下一却对我无视，再次窥伺桌子下面。

“警部，这是宗很有趣的事件哩。”

“说成什么夸张的事件来啊，这没有外行侦探出场的份儿，请回吧。”我说出了一贯的台词。

“喔，W、E、X吗……”天下一面露难色。可是环顾了四周后再向我眨一下眼。

“大河原君，这次看来是那个吧。”那个样子不似这故事的主人公，反而变成了像评论小说的闲杂人。

“是嘛，那个。”我也留意着四周并低声说道，“有一样所谓死前留言的东西。”

“那个麻烦的呀。”

“嗯……”我一脸不安的说道，“对于作者来说，简单地便创造了谜一样的气氛，也能产生丰富的悬疑效果，方便得很，但在一般的场合中，故事会变得不太自然。”

“变得不自然是当然的了，已经将近快死的人应该没有写下留言的时间。”

“唉，只得忍耐着应酬吧，而且不仅是小说甚至在现实中，那样的杀人事件也频密的发生，在临死前想公开凶手身份的受害者大概也会有一两个吧。”

“这样的话用口说出来便可以了，为什么要刻意做成暗号？清楚地写下凶手的名字那岂非更好么？”

“关于这一点，昆恩（Ellry Queen）作品中的人物有这样的说法。‘在临死前无可比拟的神圣一瞬间，人类脑袋的飞跃度会变得全无界限’。重点便是，我们并不了解人在临死前在想些什么。”

“艰深的说明啊！”天下一嘲讽的说。

“坦白的说，”我以手掩着口说道，“写下凶手的名字便无法成为推理小说了。”

“但创作简陋的谜，也只是变成了勒自己的脖子。”

“总之抱怨也没办法了，因为解开这个谜便是今次的主题。”我返回到小说中的人物，双手抱臂说道，“嗯，W、E、X么，那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假若明白了这点的话，逮捕凶手也必定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天下一却仍然还未返回到小说中的世界，只露出了厌倦的神色。

“这样子断定为W、E、X是有些奇怪。那只不过是看起来像是而已。不作更确实解释的话，想来对读者并不公平。”

“那个、怎么说才好呢。”

“例如说，那个大河原君说是W的文字，实际上并非是个正规的W字，看见的只是一个大的V和一个细的V横向并排在一起，而且在细的V下边少许离开的位置，大的V相当的平行着，另外，要留意的还有X的前面部份带有少许弯曲。”

“虽说是那样，但如果作更详尽的说明，岂不会被读者看穿了么。因此不得不刻意的要作出误导。”

“所以便说不公平了。而且即使打赌也行，读者必定不会给那么单纯的误导所骗。”

“那个作者也知道了。来，假如再没其他抱怨的话，便返回到小说里去吧。”我捉住了天下一的衣袖，带那家伙回到虚构的世界。

完成了现场调查之后，我进行了对有关人等的查问。

这天在宅邸内的，有王泽董事长的妻子友美惠，女儿洋子，她丈夫谦介，女佣人立子合共四人。但这个家平常有很多人进出，第三者也有可能随意入内去到王泽源一郎的书房。

“今天并非假期，为什么王泽源一郎不到公司而在自己家里呢？”我问道。

“我丈夫虽说是董事长，但实务工作已交给了副董事长良一，所以最近多半留在家中。”年青的太太友美惠回答道。果然是个美得让丈夫担心有奸情的可人儿。

那暂且不说，叫良一的大概便是源一郎的儿子。据闻不仅是良一，王泽家族的男性全部都受聘于源一郎的公司。

我望着源一郎的女婿谦介说道：“你也是在王泽物业公司工作的，今天为什么不到公司去呢？”

“今天我是休假。”谦介战战兢兢地说。

“为什么休假？”

“也没什么特别理由。由于在早前的假期上了班，所以这只是替换。”

“呀……。”

接着我询问了在判断为事发时间的下午三时，各人身在什么地方。从结果知道，友美惠在庭院里修花，立子在厨房预备晚饭，谦介和洋子在庭院的网球场打网球，而虽然从网球场可以看见二楼书房的窗，但由于两人都专注于打网球，因此像是没注意到有异样的事情发生。

再之后便进行了个别的查问，结果听到了几项有参考价值的话，例如关于憎恨源一郎的人物这点，王泽谦介便作出这样的供词：“尽管不想提及有关死者的这些事情，但坦白说，憎恨他的人实在很多，特别是下属。岳父向来都是独断独行，并且也不近人情，即使对长年为他工作的人都会随便的就辞退掉，什么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岳父的口头禅。”

另外，虽然看起来源一郎是在书法途中被人杀害，但关于这一点，他妻子友美惠有以下的说明。

“没本事却要逞强，字写得差劲却还对书法有兴趣，把自己喜爱的词句写在纸笺上送给别人，说是一种乐趣，却丝毫也不会考虑到给接受的一方造成困扰。”

然而，以上这些怎也比不上女儿洋子说出的内容更为有用，因为她知道关于与友美惠有奸情的那个人。

“是个当珠宝经纪商的男人，经常进出我家，我偶然目击到这个男人和友美惠在外面相会。”

“那个男人的名字是？”

“叫江岛涉。”

“Ejima（江岛）、Wataru（涉），”我拍着手说道，“E、W啊！”连忙召唤江岛前来作为参考人。虽说是参考人，但其实已把他看成了嫌疑犯。

“快点招认出来吧。”我拍着查问用的桌子，桌子对面便是脸色发青的江岛，“你与友美惠有奸情，留意到这事源一郎要与友美惠离婚，从而财产到不了他妻子手中，因此你两人合谋杀了源一郎吧。”

“不是、不是。”江岛像要哭出来的说。

“哼，装傻也没用，源一郎已写出了你是凶手这个事实。W、E、X，你的名字简称不就是W、E么？”

“那么X又是指什么？”

“那是……有凶手的意思，不是有什么所谓怪盗X的吗？”

“那么牵强……”江岛真的哭了出来。

可是，很快便获悉了意外的事情，江岛有完美的不在现场证明，不论怎样，他也无法杀害源一郎。

“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凝望着那三个英文字母的我在想，“这是个完美的谜！”但事实上我却并非那样的失望，而且也从没认为江岛便是凶手。以作为死前留言的 W、E、X 来表示凶手名字的简称，也太过把读者看成了傻瓜吧。正如天下一所说，这只是个简单的误导，特意出现名字叫什么江岛涉的登场人物，想来也只是作者周详的手段。

我想贤明的读者应该也早已注意到，把那些文字看成英文字母是不正确的，应该还可以把它们从横边看、或倒转来看，但在这个天下一系列里，我的任务便是不断作出胡乱的推理、和反覆进行目标以外的搜查，因此暂时还是继续把这个死前留言看成是英文字母好了。

“你呀，”我对年轻的警员说道，“知道有 WEX 这个单词吗？”

“喔，我想没有。”年轻的警员肯定地说。

“那么，知道有其他近似的单词吗？”

“有 WAX，也就是蜡。还有 WET，有湿或湿气的意思。”

“嗯，不论哪个都好像没有关联。”——只是埋首于展开毫无意义的推理。

突然天下一出现在那儿并说道：“好像非常困惑的样子啊。”

“你又怎么呀！这里是警察会议室，是不能够随便进入的。”

“请先不要说这些，听我说。有注意到王泽源一郎死在窗边这点吗？他是在桌子旁边头部被袭击的，写下死前留言也是在桌子旁边，但为什么人却倒在窗边的位置呢？”

“那是由于他并非即时死去，所以大概是他本人移动过去的吧。”

“为了什么呢？”

“唉，怎也无法了解在临死前在想些什么。”

“我想是有什么目的吧，源一郎很少会把窗开着，或许是要从窗子抛出什么东西。”

“原来如此……”我考虑了一会便吩咐部下道，“彻底的搜查一下窗外下面的四周，可能有什么掉了下去。”随后再望向天下一说道，“那并非给你一说才去做的，原本我也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是么。”天下一嗤笑道。

过不多久，其中一名部下便带着奇特的表情返回来了。

“警部，发现了这东西掉落在草丛中。”

他拿来的是一张很大的纸笺，还有一点四散着的茶色血迹，这大概是在事发当时王泽源一郎书法所用的东西。

“咦？那是什么？”看见了写在上面的文字时，我扭着头说。

在纸笺的左上角写了一个‘休’字，在它右边是个‘王’字，然后再下面有个‘泽’字。

“这些肯定是汉字了吧。”天下一也望向纸笺说。

“休、王、泽？啊，明白了！”我吩咐部下警员道，“去带王泽谦介来。”

望着部下离去之后，天下一问道：“为什么说谦介是凶手呢？”

“那还不懂么？”我嗤笑着摸向鼻下的髭并说道，“源一郎在纸笺上写下了凶手的名字，那个王泽什么的。”

“他的亲人全部都姓王泽的吧。”

“那不是有个‘休’字在里面么，这是很重要的证据。”

“什么意思呢？”

“在事件发生当日，王泽谦介向公司申请了休假，源一郎想要说的便是这个，凶手是向公司申请了休假的王泽，也就是王、泽、休。”

“那么，这边的 W、E、X 又是怎么一回事呀？”

“嗯，这个么……”我拔着鼻毛说道，“这个，大概与事件无关。”

“唉！”天下一双手抱臂、侧着头说道，“真伤脑筋。”

“好了吧。”我闭起眼并说道，“展开胡闹的推理，是我在这部小说中的职责啊。”

王泽谦介被带到了，我循例的向他迫供，可是他极力否认。尽管部下们彻底的调查了谦介最近的人际关系，但也不知说是意外还是在预料之中，不论如何调查也无法发现他杀害源一郎的动机，而且在事发时，谦介和洋子的

确正在打网球，那样说来，便不能不把谦介从嫌疑犯的对象名单中剔除了。

“唉，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呀，这次的事件就连我也束手无策了！”说出了一贯的台词，搔着头、露出了无奈的表情，也就是说，到了这里我在这部小说中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在这之后，再有新的证据找到出来，有可疑的人物登场，有怎看也是无辜的人物出现等等、各样一望而知是毫无关系的情节，然后，故事便走向结局了。天下一从源一郎的书架中拿出了一本成语故事辞典，像是要调查什么的，虽然他故作姿态没有说明目的，但这也算是侦探的特征之一吧，我也不追问下去，只是说了句：“怎也是外行侦探的外行想法，大概在调查些没有用的东西。”说这种话已经是惯例。

然后，终于来到解开种种谜团的时候了，天下一集合了全部有关人等在屋中的大客厅内。

“嗯，各位，”侦探环顾各人，并发出决定性的第一声，“今次的事件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案件，在我的记忆中，没有比这更为特异的事件了，这是一宗计划巧妙的犯罪，对于能想出这种犯罪的凶手的头脑，我从心底敬佩起来。”也就是说，即使是那么厉害的犯罪计划，单凭自己双手便可以把它解明，这也算是天下一的自吹自擂了。

“今次我认为最大的疑点，便是为什么源一郎会在自己家中被杀，为什么要冒险潜入王泽家呢？关于这点才是隐藏着逼近事件真相的关键。”侦探的舌头流畅地在动着。有不少场合尽管使用了较为夸张的说法，但实际上说出来的却并非那么重要，即使是刚才所说的，大意都只不过是说凶手是身边的人吧，可是却绕着圈子说出来。

在说了些装模作样的话后，天下一的解谜逐渐步入佳境。

“喔，说到这里，真正的凶手是谁，大概已经有人知道了吧。对，想来凶手只能是这个人，那便是你……”那样说完后，天下一指着的，是个叫山田一夫的人物。

虽然这个叫山田的人在故事初段曾经一闪的提到过，但却为了不让读者留下印象而刻意地只作简单的描写，单纯地去想应该是个绝无可疑的人物。

“山田便是那个长年为公司做事的人，但因被源一郎背弃而怀有恨意，甚至进行杀害。是这样吧，山田先生！”

没有否认天下一的指摘，山田哀伤的点了头并说道：“我们公司一直以来都不断地对政客行贿，担当这个的人便是我，可是由于事情被揭发，董事长把责任推在我一个人身上，说什么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理所当然的……”他哽咽起来。

我的部下对山田扣上手镣，然后我们看着他被带走。

“总觉得那是好好的山田先生。”

“太过份了。”

纷纷说出惊讶的句子。

在那当儿我也吁了一口气。

“喂，请等等，天下一兄。虽然已经知道了凶手，但最重要的死前留言又是怎样？还没有解开那个谜呀。”

“说来也是，虽然也有注意到那个。”

“在说什么？”

“是有点怠慢了。”

其他的登场人物也在抱怨。

“好了好了，”为了缓和各人的不满，天下一挥手说道，“知道了、知道了，现在便来把谜团解开吧。”干咳了一声后再说道，“正如各位所知，源一郎是在书法途中被杀，但却并非立即毙命，他倒下时，拿起了桌上的纸笺和笔，在那里写下了死前留言。由于知道在网球场内有洋子她们在，因此在纸笺上写了字然后抛出窗外，想要通知她们。”

“唉，爸爸真够可怜。”洋子装模作样地说。

“可是，在那儿却出现了一点障碍。”

“是什么呢？”

“那便是掩盖满脸的血，因为这个缘故，源一郎的眼睛不能够张开，所以他只得在无法看见东西的状态下写留言，于是有部份从纸笺上写过了界，那些便是留在地上、被看成为 W、E、X 的文字了。但如果说这三个字是源一郎写剩的英文字母却显得不自然，因此经过各色各样的检讨后，得出的结论便是，那些字应被判断为片假名。”天下一在纸上写下了与写在地上的死前留言相同的文字，然后在各人面前把它倒转过来。

“看见这个便大概明白了吧，所谓的 W 其实是べ，E 则是ヨ，而 X 便是了ヤ。”

“啊……。”

虽然是一望而知的单纯解谜，但为了切合故事，我们都要扮成佩服的样子。

“可是仍然不了解它们的意思啊。”

“还有纸笺那边哩。在纸笺上写下了休、王、泽，单是这些还不能知道是什么，但我却想，是否当初在这纸笺上原本已经写了什么东西，然后由于再加上死前留言的缘故，才变成了意义不明的文字呢。那么，究竟是写了什么呢？”天下一拿出成语故事辞典，把它打开后说道，“正如山田所说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源一郎的原则。表现出这个的词语在这里也有出现，那便是孟子所说的把尺委曲从而伸展寻。所谓的寻是指八尺，具有为了伸展八尺而需要委曲一尺的意思，以汉字写成则是这个。”天下一在纸上写了‘枉尺直寻’四个字。

“源一郎便是在写完了‘枉尺’时被袭击的，也就是说，那并不是‘休’、‘王’两字并排，而是在‘枉’字的左边写上了片假名‘イ’，又在尺的左边写上了片假名‘シ’。”

“那么说来，源一郎写下的留言是……”

“在纸笺上写过了界的文字给写在绒毡上便成为这个样子了，这便是源一郎在临死前的最后留言！”天下一把纸推向前面，上面是这样写着的：

イシヤヨベ（=叫医生来）

“呀……”

全部人在一瞬间像快要冒烟的样子，然后，再显露出“明白了”的表情来。

(原文初发表于“IN POCKET” 1993年7月号)

杂谈感想

死前留言 (Dying message)，属于一种不太经常出现在推理小说中的诡计类型，虽然它不像密室杀人、尸体消失等会给人不可思议的感觉，但当面对它的时候，困难度却可能要比应付其他诡计大得多。

尽管死者于临终之前只需要简单的大笔一挥，便能很轻易的制造出让人着迷的死前留言，但对于必需解谜的侦探来说，那种不着边际、甚至可能是全无理性的留言，则往往让人感到头痛。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留言清晰的指出凶手的名字或显示其他讯息，作为侦探的也要仔细推敲，因为在推理小说的世界中，不能排除那些只不过是凶手为了掩饰某些事实而捏造出来的伪装。

然而，如果面对的某些特别的死前留言，那么比侦探更害怕的人却还有不少，举例来说，像我这等只倚赖电脑

输入、而又只在网上贴文的非专业者，翻译一篇以日本文字作为留言诡计的小说，确实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困难。在中文编码的标准字库中，有一些日文汉字是不存在、或与原来的中文字稍微不同的，当遇到这些字而作者又把字形的构造包含在诡计构思之内时，那么便不能随便找个兼容的字代替，假若这类文字只是一次过的出现在留言里则还好，至少可以用一幅贴图便把问题解决，但若然是出现在故事角色的名字里，那么情况会变得复杂，不论是输入、贴出、或是繁简体之间的转换，都会因技术上的障碍而难于处理。

除了字形外，麻烦的情况也偶尔会出现在字义的诡计上。以前曾读过 Ellery Queen 一部名著的中译本——我想大家已猜想到是哪部了——在故事里的一篇留言（虽不能算是死前留言）中，便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字，这个字的原文（英文）本来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解释，而诡计则是建立于这个解释的差异上，可是当译者把留言译成中文之后，那个特别的字却变成了那两个解释的其中之一，而语带相关的巧妙也因此不能成立了，于是，译者只好自行创作一个近似的诡计来。姑且不论这个自创的诡计是否比原来的差劣，但没法把原作的内容忠实地展示于读者眼前，始终算是一种遗憾。

事实上，面对类似出现在东野圭吾这篇内的文字诡计时，感到最困惑的人却大概还不是译者，而应该是不懂原文的读者。他们可能完全不明白诡计的机关和细节原理，读起来时只得勉强全盘接受，毫无对诡计的投入感可言，对读者的公平性和自行推理的乐趣当然更不用提了。幸好，这里的读者应该已对日文诡计不会感觉陌生吧，因为在过百篇的动漫画柯南中，也曾出现过一些类似的谜题，而每

年一部的柯南电影，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拆字重组的技巧和乐趣哩。

——香港路人甲

第五篇 不在场证明宣言——时刻表诡计

在轻井泽的酒店内，发生了一宗年轻女子被杀的事件，那便造就了我大河原番三的出场了。被问到“你在什么时候成为了长野县的警官？”请你们不要说出那么严谨的话好了。

很快便已知道了被害人的身份，是在东京 AB 电机公司工作的 OL（办公室女郎），名字叫古井茱子，隶属材料部，是已有十年年资的老臣子。

茱子是在双人床上被勒毙的，发现的人是酒店的管房，但由于被毛毡从头包裹着，因此最初还以为是仍然在睡觉，但却不论怎么摇她也不醒过来，所以才翻开毛毡一看，只见全身赤裸的茱子以了无生气的目光凝望着虚空。

从解剖的结果得知，被杀的时间是从昨天星期六的傍晚五时到晚上九时之间。而预约酒店的人像是茺子本人，也是她于下午五时办理入住登记的。根据服务台职员记忆，好像并没有同行的人。

房间内发现了数条毛发，大概是茺子的，另外，也没有在她身上发现任何性交后的痕迹，只是在洗手间的座厕板被揭起来这事情，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一个女子理应不会住进双人房的，所以应该是与男人一起，想必是那个人杀了茺子。”在搜查会议中，其他警官对我的发言也唯唯喏喏的点头。

“不，未必是那样。”——还是有唱反调的人——
“也可能是同性恋者。把座厕板揭起来，只是为了伪装的缘故。”

“可是，即使依照普通的想法……”说到这里，我张大了嘴巴，因为混在警察群中坐下来的，竟然是以皱皱巴外衣、乱蓬蓬的头、圆眼镜、旧手杖为商标的天下一大五郎，也就是众所周知——不知的人也很多吧——这个天下一侦探系列的主人公。

“呀……呀……啊……”我指着他那肮脏的头说道，“你、你怎么、怎么会在这里！这儿并不是像你那样的外行侦探可以来的地方。请离去！”

“不，那是……”天下一咪咪声的搔着头说道，“今次我是扮演警官的角色啊。”

“什么？警官角色？是怎么一回事？”

“说起来，那大概是由于今次的事件与像我那样的传统名侦探不太相称吧。假如是在被封闭的空间内大富豪被

杀害、或是在住满了奇怪人物的街道上发生连续杀人事件的话，便会出现我本来的角色了。”

“但现在这件事的现场却是在避暑区的酒店内，被害人则是位职业女性，的确并非你登场的环境。”

“对吧。”

“可是，为什么这次有那样的感觉呢？天下一系列的味道本应是诡异的气氛啊。”

“那好像是与诡计有关。这个诡计，说起来是非常切合现代世界方面的。”

“嗯，是么，那没办法了，便在这篇小说中担当着警官的角色好了。无论如何，这个样子也不太好，去把衣服替换过来吧。”

“真的不行吗？”天下一搔着头离去了。

搜查员调查了被害人的人际关系、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今次与名侦探自个儿活跃的模式不同，因此搜查的进展非常快，新的事实一个接一个的浮现出来。

首先出现的名字，便是古井茱子以前的恋人、现时也在同一公司工作的男性只野一郎。由于爱恨纠缠的原因而一时冲动的杀人——这样的考虑也很适当，应该尽快的去调查。

只野是个中等身材、中等高度、即使见过也不会记起来、样貌平凡的男人，他虽然承认以前与茱子的关系，但却断言现在已经全无来往。

“可是据闻古井方面希望恢复与你的关系吧。”我在公司的大堂询问只野。本来应该不会由警部亲自来作这样

的查问，但假如只坐在搜查本部的话小说会变得无趣，因此只得忽视一般常情。

“不要说笑了。”只野瞪大眼睛的说道，“我在日前刚结了婚，为什么现在要与她来往呀，特别是我与她的关系并非如旁人想像的那般深，只不过是对于工作上帮忙的道谢、曾两次邀请她吃饭那样的程度吧了，是否误会了什么呢，还是听了她在乱说？真的令人困扰。”

“那么说来，一起前去酒店的事……”

“没有、没有那回事。”只野在平凡的脸上流露出典型的愤怒表情。

“知道了。那么，在事发的当晚你在哪里呢？无论如何也得请你说一说，那只是形式上的，无需要想得过分紧张。”那是所谓的不在场证明调查。在这个时候，聪明的读者、或是不那么聪明的读者，想必都已经察觉到今次的诡计究竟是什么类型吧。

对于我的质问，只野一郎露出不高兴的面色回答道：“嗯，那天晚上，与妻子在家中看录像。”

“在家这个说法，有证明么？例如有通电话、或有到访的人等等。”

“唉，碰巧是……”只野困惑的说道，“问我妻子便会知道。”

“那样好了。”我尽管那样说，但亲人的供词是不能成为证据的，即使是一般读者也知道吧。没有不在场证明——我写在手帐内。

“只野并不是凶手哩。”只野离去之后，在旁边有声音响起。一望则见到天下一双手抱臂。

“哗！”我立即弹起了两公分。

“从刚才已在这里了。今次的设定是我担任大河原君的警察同僚啊。”

“呵呵，扮演所谓华生的角色么。”

“呀，那怎么说呢。”天下一窃笑着说。

“好了，还是说回有趣的事情吧。你说只野并不是凶手，为什么呢？”

“那个，他不是没有不在场证明吗？”

“说得那么奇怪！由于没有不在场证明才可疑。”

然后天下一哧的一声发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声。

“偶尔是有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只是，今次的诡计是……”

当他说到这里之际，“停！”我出手制止并说道，“够了够了，在这个时候暴露了那个怎么行。”

“可是读者大概也注意到了，刚才岂非就连大河原君都是那样说么？”

“即使如此，礼貌上在说出‘那个宣言’之前都要佯装不知。”

“呀，原来如此，‘那个宣言’哩。”天下一扭着头说道，“当作出‘那个宣言’的时候，便是这类型小说最初的高潮场面了，好吧。”

那么，‘那个宣言’究竟是什么呢？读者看下去便会明白。

只野以外的有关人等都分别接受了查问，查问的内容虽然各自不同，但其中却有的一个共通点，那便是“在事发的当晚你在哪里”。但直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具备确实的不在场证明。

把那个男人放进嫌疑犯名单上，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男人的名字叫蚁场耕作，是生产设备部的主管，据闻最近他与某位业者有联系，收受金钱而披露关于竞投公司入标价格的情报，随后再发现从旁协助的像是古井芜子，只是还未有证据，所以公司正开始进行秘密的调查。

由于害怕背叛公司的事情被揭发而杀害伙伴芜子——这个考虑的理由很充分。

于是便向蚁场耕作进行了查问，蚁场是个阴声细气、给人有病态感觉的男性，可是当我们若无其事地暗示那渎职行为时，他的脸红了起来。

“完全没有那回事，说我受取回礼什么的，是那么、那么可怕的事情啊！谣言、捏造。只是嫉妒我被选入精英晋升行列，为了陷害我而散播的谣言。”

根据我们的调查，蚁场完全没有被选入精英行列，但他本人却这么说。

“可是，与古井芜子有亲密关系的说法是实情吧。”

“那也是假的，那只不过是出于工作上的关系而交谈的程度而已，但这因此些便被怀疑……”他全身都表现出愤慨的样子。

“了解。”我合起手帐说道，“在工作当中打扰真不好意思，日后可能还有事情想问的，请多多包涵。”在我

说完后，刚才还满身激愤的蚁场张大了嘴巴“呀”的一声说道：“今次到这里便结束了么？”

“是的，辛苦你了。”

“嗯，那个、喔……”蚁场以求助的眼神望向在旁边的天下一，“想想还有没有一些质问是忘记了的？”

“呀！”天下一提高嗓子并以手肘撞向我的怀里然后说道，“大河原君，那个质问啊。”

“喔、什么？”

“那个啊，那个！”

“嗯？呀！对了！大意竟忘记了。”我咳了一声后再向蚁场问道，“最后想再提出一个问题，古井被杀的当晚你在哪里？”说完后蚁场在转瞬间脸上显露出高兴的表情，但大概立即想到自己的立场吧，眉头皱起来了说道：“所谓的不在场证明调查么？不是太妙的样子啊。”

“对不起，对全部人都要作出同样的询问。”

“那没办法了。”蚁场拿起了放在一旁的笔记簿，装模作样的开始翻动。

“当时在哪儿呢？”天下一问道。

在接下来的一瞬间，蚁场的鼻孔噗的涨大起来，并且挺着胸、眼睛看来像是发着光，深深的呼吸了一下，然后再一口气的说道：“那天晚上，我因公务去了大阪，入住新大阪站隔邻的酒店，办理入住登记的时间是在晚上十一时过后，这事情只要调查便会知道了吧。另外在把行李搬到房间内时也与服务员交谈过，如果把我的照片给那服务员看的话，应该能确定是我本人，想来那服务员大概不会

忘记我的相貌吧，因为要使他不忘记的缘故，我已好好的让他看了。然而单只得这个，大概会想到在行凶后只要赶快点便会来得及吧。从轻井泽出发，乘坐信越本线到长野需要约一小时，从长野到名古屋乘篠之井线及中央本线需要约三小时，从名古屋到大阪假若乘新干线便要花约一小时，同时考虑等候的时间，假如于五时离开轻井泽的酒店，想来总是会赶得及的，可是，实际上还是不行。说起来、嘻嘻、说起来，我直至四时才离开公司，尽管是星期六，但仍然要上班，护卫员可以证明的，因为返到公司时曾与他们打过招呼，当然即使在这里也有好好的让他们见到了我，所以护卫员们也应该记得。然后于四时离开公司，到达上野站时已接近四时半了，从那里即使乘坐准时快捷的上越新干线，到达轻井泽的酒店已是六时四十分吧。杀了茺子后再返回轻井泽站，大概应该已接近七时半，那么经长野到大阪则太过迟了。那么返回东京又怎样呢。从那里即使想匆忙的乘坐新干线，去到东京最早也在九时半，那样说来已没有到新大阪的新干线了。呵呵，没有啊。即使有，乘‘展望号’也要花上两个半小时，抵达时已经过了十二时吧，始终、始终对这个我来说，是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啊，呵呵呵！”

好像这一瞬间是人生最大的乐事那样，蚁场耕作的脸上充满了幸福的表情，涎液也从嘴角处溢了出来。

这东西便是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宣言”了。

“来了来了。”与蚁场分别后，天下一露出了烦厌的表情，“丝毫不差地，在推翻不在场证明的小说中，凶手必定是那个人。”

“说起来，对于大家来说，那一瞬间是最高兴的。”

“尽管那样，还是说得过多吧，虽非艺人却能够把握正确时间而行动的人，在现实世界中大概不会存在。”

“若能终于发表辛苦制造出来的不在场证明，花少许气力也是理所当然的。”

“也不是不了解，但坦白说，我最怕推翻不在场证明这东西。”

“因为你并非解这类谜团的侦探啊，传统上，推翻不在场证明的人应该是本职警察或自由作家。”

“为什么呢？”

“说到为什么嘛……”一边扭着头一边说道，“为什么呢。”

“主人公的角色姑且不论，在推翻不在场证明的作品中，竞猜凶手、推理动机等的乐趣变得少了，怎也好，不太合口味吧……虽然承认作家方面也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变化来。”

“那个没办法，不知道动机便无法找出嫌疑犯，找不出嫌疑犯，便无法开始推翻不在场证明了。”

“但如果冷静地去想，凶手制造不在场证明是那么傻啊。由于做出了多余的举动，被揭破时反而无法开脱，无论怎样只要没有证据便不能够逮捕，因此我想没有什么不在场证明还是安全的吧，所以总觉得凶手是在作出无谓的举动。”

“那么说来，凶手使用诡计犯罪，例如尸体消失或密室等的，岂非是全没用处了么？”

“请不要谈及密室！”天下一面色一变的说道，“那是禁忌。”

“呀，对不起、对不起。”想起了天下一有密室过敏症，我连忙道歉并说道，“虽然你想说的我也明白，但有忠实的推翻不在场证明迷存在啊，作者与我们这些的登场人物，有应读者要求的义务。”

“那么的有人气吗？”

“有！”我用力回答，“特别是详细描写观光地点的作品人气极盛，阅读起来有着在旅行的感觉，所以刚才你虽然不能说竞猜凶手或推理动机之谜等很是无聊，但对于推翻不在场证明迷来说，那些才是没趣的呢，不想对那些事情动脑筋的读者多得很，就连少许工作都会觉得疲累，也不希望为阅读而感受额外的压力。”

“可是所谓不在场证明诡计这东西，读起来也很累人，乘坐什么时什么分开出的急行列车，在那个站下车后再转乘什么时什么分开出的准急列车去这儿那儿——怎么啊，脑海内一片混乱了，而且经常有列印出须要的部份时刻表吧。当招认的时候，我都不会去看那个，因为想来即使看了也不会明白。”

“你并不完全了解读者的心理，”我叹息着说道，“即使是推翻不在场证明迷也不会看那个。”

“呀？有那样的事？那么怎去进行推理？”

“不会去做什么推理的，只会悠闲地望着主人公推理，所以也不会累，听了最后的解谜后，若是总觉得明白便已满足了。”

“呀，”天下一瞪大眼睛惊讶的说道，“不，可是，”想了一想后说道，“即使是纯本格作品迷也可能有相似的情形。”

“是那样吧。喂，抱怨到此为止了，”我拍着天下一的背说道，“返回小说世界吧。”对包括蚁场的有关数人继续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其中各人的嫌疑依次获得澄清，剩下来的便只得蚁场一个人。

然而，对蚁场来说，有着正如他本人所坚持的完美不在场证明，我们的搜查遇到了障碍，以一般的词汇来说，便是触礁。

“果然，”警官天下一在我旁边说道，“大概蚁场也不是凶手吧。”

“不对不对不对。”我摇头说道，“还未能就此断定。”

“但他有不在场证明啊。”

“是的，但那反而可疑。”

“如果说由于有不在场证明所以可疑，也有其他的人有不在场证明。”天下一装作满不在乎的说，尽管了解我的立场却还刻意在装傻。

“不，蚁场有可疑，”我不服输的说道，“也有动机。”

“可是，”天下一说道，“蚁场可能驱使其他人去杀荒子，而自己则预备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喔、那、那也不是不作考虑，”在我心内舌头打了结——这个说多余话的男人，“不，那始终是单一凶手吧，

想来是蚁场一个人干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发现帮忙行凶的人。”

“那可能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

“虽然或许是那样……”我干咳了一声后再说道，“这必是蚁场一个人行凶，他是使用了什么诡计制造出不在场证明，对了，必定是那样。”

“是那样？有什么其他证据？”

“证据……喔，这是警察的直觉。”

在这一瞬间天下一忍不住笑起来。我盯着他。

推翻不在场证明作品的天敌便是“共犯的存在”。假如最可疑的人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那么首先怀疑这个本来是最基本的道理，但要证明没有共犯却并不简单，即使怎样搜查也找不到、从而便否定共犯的存在——大概在这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没有那样的警察存在吧。然而，在这类型的小说中，如果拘泥于这点的话，故事便无法发展下去，读者也会着急起来，在这时搬出“警察的直觉”这种不知名的东西便是最方便的了。

“无论如何，再重新调查一次蚁场的不在场证明。彻底的调查一下，于四时离开东京的人，是否能到了轻井泽之后再于晚上十一时前到达大阪。”有少许牵强的向着推翻不在场证明那方向进发。

然后，这个搜查理所当然的触礁了。在这个时候，详细的调查时刻表、查问各方面便能解决的诡计，无法保住传统推翻不在场证明作品的趣味。使用其他交通工具的手法么？利用意想不到的路线么？经过各种检讨后那些可能性一个接一个的全部被推翻，那才是这种小说的趣味性。

“嗯，怎么办？”搜查毫无进展，以使人沮丧的报告来结束搜查会议之后，我坐在椅上喃喃说道，“就是这个不在场证明，怎也推翻不了。”

“垂头丧气的啊！”天下一在旁边以局外人的语气说。

“非常悠闲哩。本来这个系列的主人公是你啊。”

“但这次与惯常的角色有所不同。”一边用镜望着三七分界的发型，天下一摆出奇特的姿态说。

“可是你不来解决的话故事便没法完结，做点什么呢。”

“没办法，”他把镜放在桌上后说道，“请联络蚁场耕作，我尝试使他招供。”

“等着好了。”我拍着双手。

我们在市内酒店的咖啡店内会面。

“又有什么事？”蚁场一脸不高兴的说。

“嗯，”天下一开口说道，“是关于那不在场证明的事。”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蚁场的眼睛在发光，“那天我于四时离开公司，往返轻井泽最少要花上五个半小时，那时已没有新干线了，即使是有……”

“于十一时到达大阪是没可能的，已很明白了，但我们还也有各种名样的想法，举例说从东京到轻井泽后却不折返而绕过日本海等。”

“那又怎样？”蚁场稍微显露不安的神色并把身体向前移。

“那是不行的。”天下一回答道，“那要花更多的时间。”

“是么？那不行么？”蚁场双目发光的说道，“哈哈，是啊，是啊，是不行的！哈哈。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

“使用汽车的方法。在中央高速公路上飞驰又怎样？”

“那么、又怎样呢？”

“那也好像不行。”

“呵呵呵……”蚁场在椅子上扭动着，“不行吧，对么？那还是不行的。从轻井泽到高速公路的入口处是瓶颈。”

“就是那样，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天下一以严肃的语气说道，“你并不是凶手。”

我惊讶的望向天下一，但原来最诧异的却像是是蚁场。他瞪大眼睛尖叫道：“呀、呀……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也没有。由于你的不在场证明十分完美，所以不会再怀疑你了。”

“哈哈……不、这个，那样说来我的不在场证明怎样？”

“没有怎样，你只不过是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到大阪，而在这期间偶然发生了杀人事件，你则有不在场证明，真够运。”

“夸奖了。不、不是……”蚁场在四下张望后轻声说道，“知道我便是凶手吗？那么揭破我的不在场证明诡计不是你们的责任么？”

“不，那个、刚才也已经说过了，不论怎么想也无法解开，因此那并非什么诡计，已经可以断定你的不在场证明是真的。”

“那么傻！”蚁场弹起身来，“那不是真的，是诡计。诡计啊！”

“不对，你错了。”天下一摇头说道，“应该不可能在约七小时之内从东京去轻井泽杀人然后再去大阪。”

“那是可能的。”

“啊？怎样做？”

“那个嘛，”蚁场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摇头说道，“把那个推理出来应该是你们的工作。”

“喔、始终还是没有可能吧，怎会考虑有可疑呢，无论怎么看，你都不是那种能想出这么厉害的不在场证明诡计的类型。”天下一以很马虎的语气说。

“不、不能这样说，我刚好就是想到了那巧妙的不在场证明诡计。”

“所以才问那是怎样的诡计。”

“那个则无可奉告。”

呆望着两人的争持不下，我想正好表现出在推翻不在场证明作品中凶手的心理。他们对于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不在场证明诡计充满自信，这个正好与密室诡计等其他不可能犯罪的凶手没什么不同。

只是，与其他诡计不同，在不在场证明诡计的场合上，如果不被揭破的话，是无法清楚知道是否真的使用了那个诡计。举例来说，在从里面上锁的房间内若然有人被杀，那么只能想是使用了什么诡计，但在推翻不在场证明的场合，如果侦探已不再怀疑这个凶手，谜团便会就这样的消失掉。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那也无妨，但在虚构的世界中如果演变成那样的话，凶手们便颜面无存了。他们在害怕自己想出来的不在场证明诡计逐渐被解破的同时，在内心中也紧张的等待着这个构思巧妙的时间与空间魔术、于读者眼前公开的那一瞬间。

“嗯、那么这样好了。”蚁场满脸妩媚的说道，“给你一个提示，参考了它后再接受一次推翻不在场证明的挑战。喔、用上这个吧，但我说出的提示，请不要泄露给读者。”

“不用了。”天下一冷淡的拒绝。

当蚁场困惑的叹息之际，一个没好好穿上外衣的美女从不知哪里出现了。她把像记事纸般的东西交给了天下一，他则说了声道谢。

“喂，那个女的是谁？”我问天下一。

“嗯？啊，她是我的秘书。”

“什么？秘书？……在什么时候有这个……”

“好了好了，不要说那个了，”天下一望向蚁场说道，“情况已有所改变，果然你便是凶手。”

“呀？”事态突然改变，蚁场呆了好一会儿，但很快便回复本来的扮相，并以严肃的表情说道，“在说些什么啊，既然那样说，大概已推翻了我的不在场证明了吧。”

“当然。”天下一望着刚才的记事纸说道，“首先，你于四时离开公司之后，使用新干线前往高崎，然后再转乘信越本线去轻井泽，到达酒店是六时半吧，随后杀了茱子，再返回到了轻井泽站时约在七时半。”

“嗯，然后呢？”

“从那里乘信越本线到长野，抵达的时间大约是八时半。”

“然后又怎样？”

“然后你从那里乘坐 SEJA 前去大阪，由于 SEJA 到达大阪的时间约是在十时半，有足够的……”

“等等、等等、请等等。”蚁场焦急得把双手伸了向前，“那个 SEJA 是什么来的？”

“不知道么？那是指日本阿尔卑斯纵断超特急列车。”

“咦？”说出来的，是我和蚁场。

“那东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通车的？”

“才刚刚。这部列车很厉害，直接穿越日本阿尔卑斯山。所以，蚁场你的不在场证明被推翻了。”

“请等等、请等等，没有那回事。在我行凶的时候并没有那样的东西。”

“哼，那样的解释说得通吗？已经出了书的姑且不论，在之后发表的作品中，忽略那样厉害的工具是相当的愚昧啊。”

“可是我并没有使用这交通工具，我运用了更巧妙的诡计。”

“真难看！有投诉的话，请对写得慢的作家说啊。”

“那么来听听我的不在场证明诡计好了。你、你也想听吧。”

“也不是那么想听。来，要去警局了。”

天下一拉着蚁场的手，而蚁场则一边说“请谁来推翻我的不在场证明诡计……”一边饮泣起来。

（原文初发表于“临时增刊小说现代”1993年8月号）

杂谈感想

不在场证明，本来应该并非只得时刻表诡计这种模式，但自从本格派鲇川哲也的《黑色皮箱》和社会派松本清张的《点与线》出现以后，日本相继涌现以列车为舞台、以推翻不在场证明诡计为重点的推理名著，其中包括了新社会派的森村诚一、及有新本格旗手之称的岛田庄司，都曾经创作了不少极受欢迎的列车推理作品，而某些推理作家如西村京太郎和津村秀介等，更大量生产这类利用列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作为主题的推理小说，导致以时刻表作为诡计中心的作品，实在占了不在场证明诡计的一个很大的比重。既然列车和时刻表推理能够成为某些作家及读者的最爱，它应当有过人之处，那么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想到的，是一般读者对故事舞台的认受性。与无人孤岛或深山古堡相比，日常生活都市的居民都应该绝不会对列车感觉陌生，甚至更有不少人对列车、车站等东西产生浓厚兴趣，从而收集有关资料和物品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对作品也能产生某程度上的共鸣感，而且作为忙碌的都市人，大概也经常接触到各色各样的时刻表，上班和下班的车船、紧密繁忙的社交应酬、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等等，全都离不开时刻表的概念。

以交通时刻表作为诡计重点构思，也更能让读者体会到亲切感。对他们来说，密室杀人事件可能一生也没有机会遇上一次，无头尸更是可怕得连想也不敢去想，但在列车推理中所使用到的诡计，却与日常生活较为息息相关，大概有不少人都曾试过需要于短时间内往返两三处地点的经验吧，对于一脚踏两船的男男女女来说，利用时刻表制作诡计的频繁度甚至可能比推理作家更大。

另外，列车时刻表推理也对量产型作家较为有利。假若连续一百部小说都以孤岛为故事舞台，那么当读者看到第三、四部便可能已经生厌，把舞台换成暴风雨山庄也同

样无法维持太久，因为纵然杀人的诡计有所不同，故事场景却仍是大同小异。相反的，列车行走于不同地区之间，每个车站、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景色和风貌，因此即使写上过千部，都可以为读者带来不同背景的新鲜感，保证读起来不致于太过沉闷。

来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新本格年代，这类所谓玩弄时间与空间魔法的构思，又变成了什么样的面貌呢？坚守传统风格的有栖川有栖，有以典型时刻表诡计为主题的《魔镜》，而作品以气氛诡异见称的二阶堂黎人，也创作了不在场证明推理的《諏访湖魔法》，甚至就连创意大胆的麻耶雄嵩，也写出了麻耶式的另类时刻表推理作品《木制的王子》，由此可见，时刻表诡计可说在日本推理史上依然能够屹立不倒。

——香港路人甲

第六篇 “花之 OL 汤烟温泉杀人事件” 论

——两小时剧场 & 列车之内（中午过后）

我一个人在吃着车站的便当。窗外，全是充满色泽的山峰。

我喝了一口茶，然后微笑。

“唉，悠悠闲的。棘手的事件告了一段落，过年就连少许休假都没有，很久没一个人去温泉，想到便去好了。”那样说完后我眉头一皱。

怎么样，刚才用作说明的台词。

特别是，尽管没有对手但为什么还说出声来呢？我应该没有自言自语的癖好啊。

即使那是小说中的内容，也总觉得有些奇怪。“列车之内”这个姑且不论，但有“中午过后”这种写法么？

算了，特地在休假，也不要太在意吧。

我的名字叫大河原番三、警视厅搜查一课的警部。

好了好了、请等等。上次不是应该已说了我是长野县的警部吗——虽然也有那样投诉的人，但这个系列还是容许这种程度的胡闹啊。

嗯，我的目的地是关东北部著名的温泉区，到达目标旅馆的时间是下午四时。

店的名字叫山田屋旅馆。仅是在名字上称为旅馆、但无论怎看也是酒店般的住处也有很多，而这里则是纯日式、具备季节感的旅馆，房间数量虽然不是太多，但即使像我这样的单身客人还给安排住进这宽敞的房间，想来到这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直至晚饭前还有一点时间，虽然这店自豪的岩風呂是二十四小时开放，但总觉得太早泡温泉会让身体逆血上涌而不好适应，因此还是漫无目的地在旅馆附近散步。

不论在哪里的温泉街都可以看到的景色，在这里果然也有。土产店一系列的并排着，店前有些客人冷冷清清的在闲逛。

说是在山中地带，这里也没有什么著名土产，要勉强说的便是叫“温泉最中”的果子，看起来除了细小得可以一口吃下以外，便不知道与普通的果子有什么不同了，多半即使吃了也不会知道。所谓著名土产便是那样的吧。

我停留在一间土产店前面，弄了一下小玩偶和钥匙扣，这时旁边响起了一把女子的声音说“对不起，请给我十个‘温泉最中’。”我望向声音的那边，是个看来像年约二十多岁的长发女子（藤原邦子、二十四岁）在买“温泉最中”。

那名女子从店员接过盒子后一边付钞一边问。

邦子：请问，这大概可以存放多少天？

店员：可以存放约一个星期。

那名女子一脸安心的神情离开了商店，我望着她的背影喃喃说。

大河原：噢，年轻的女性果然是爱好甜食的哩。

咦？什么？什么？又是不太自然的自言自语。怎么回事？为什么文章的感觉那么奇怪？在对话前面加上了什么邦子、大河原，怎么搞？

不、等等，这种文体好像在哪儿看见过……

总觉得有不祥的预感。我匆忙返回到旅馆去。

晚饭于六时半送到房间内，而且还叫了啤酒，一边吃鲤鱼片和岩鱼烧、一边倒酒。

虽然想到能静静地自个儿享受温泉区的晚上真好，但现实却并非如想像那般。听到的是不知从哪里传来、像是在举行宴会的嘈杂声音。尽管等级距离大型观光酒店和宴会场地等还很远，但作为小旅馆怎也应有一个界限吧。

当我向进来添加啤酒的服务员稍微说出这事情时，和霭可亲的服务员在途中面色一沉说道：“是东京什么公司的职员在举行慰劳宴啊，真对不起。”

“不、不，也并非太过骚扰，请不要在意。”

可能是吃得太饱了吧，饭后看电视时朦朦胧胧的便睡着了。醒来时已经过了十时，特意来到这里，我想不去泡温泉也太不成话吧，因此把浴巾挂在肩上便离开了房间。

在途经走廊的时候，一个房间的门打开了，两个年轻的女子走了出来。

其中的一人（青木真子、二十四岁）搂着另外一人（邦子）。

真子：没事吧？

邦子：（点头）只不过是有点倦。

我看见那女子便愣了一愣，回想起傍晚她在买“温泉最中”的情景。

两个女子走进另一个房间后便关上了门。

大河原：她也住在这里么。

呢喃之后便返回自我。

哗哗哗，在奇特的文体中又再自言自语了。究竟怎么搞的？在对话中加上了什么“（点头）”也相当奇怪。

这个难道说是“那个”么？

不、不，怎会是“那个”。好像要抛掉那不祥预感般，我一边摇着头一边走向大浴场那边。在这店自豪的岩風呂，最初除我以外并没有任何人，当我正把手脚伸展开来之际，一个男人走了进来。高瘦的身形，也颇称得上是美男子，年龄则约三十岁。

男人（山本文雄、三十二）像是怕热的皱着眉头走进温泉中，看见了我，便轻轻的点头，而我也作出回应。

山本：一个人？

大河原：嗯，算是。

山本：那真令人羡慕，我也希望一个人去旅行哩。

大河原：你与家人一起来么？

山本：不，是公司的慰劳宴。

大河原：呀！（点头）但，与年轻女子在一起不也是很好么？

山本：不是那样，那反而让人费心。

大河原：喔？那样？

两人一起从风吕场出来，当并排去到走廊时，青木真子从前面走过来。真子望着山本。

真子：山本先生，不好啦，邦子不见了。

山本：藤原小姐不见了？有仔细找过了吗？

真子：有，但什么地方也不在。

山本叫住了偶然经过的女服务员，与她细声交谈。

我询问那名女子。

大河原：所说不见了的，是刚才你照料着的女子吗？

虽然因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搭讪而露出少许惊讶的表情，但真子很快便作出回答。

真子：是的，刚才大家在玩扑克牌的时候，她突然说有点不适。

山本回来对那名女子说。

山本：已拜托了人到旅馆四周寻找，也要请大家去帮忙。

大河原：我也来帮忙。

山本：对不起，劳驾你了。

旅馆的周围。旅馆的服务员和公司的同事一起在寻找邦子，也常常听见呼唤邦子的声音。

大河原：究竟消失到哪儿去呢？

过不多久，从不知何处传来了惊叫声。

一名旅馆女服务员站在树林旁边。

大河原：什么事？

女服务员颤抖着指向前面，穿上浴衣的邦子倒在那儿。我连忙走上前去确认她的呼吸。

大河原：已死……死了。

对当地警察详细说明之后，我再返回现场。现场检证还在继续进行中，住在其他旅馆的客人也已聚集起来，警察要处理那些围观者也够麻烦了。

那有些奇怪。

说的并不是事件，而是这部小说。怎也不像是小说，像是进入了由奇妙文体所构成的世界中。真的是“那个”么？

正当思索着的时候，前面响起了警官的怒吼声。

“不可以、不可以！围观的请到那边！喂，谁来把这个人带到那边去！”

“怎么呀？”我问旁边的警官。

“没什么，听见好像是个自称侦探的人，说要到现场一看。”

“侦探？叫什么名字？”

“天下一什么的。”

“果然！”我苦起了脸。

名叫天下一大五郎的，便是这系列小说的主人公、以皱皱巴的外衣、乱蓬蓬的头、圆眼镜和手杖作为标志的传统侦探，而我，则是经常关照他的角色。

“那个人我也熟识，由我来应付好了。”那样说过后便走到警察群中。

“所以说，这并不是外行侦探出场的地方。”警官一如以往的说。

一边在想着真像平常的我那样、一边走到他们的面前。

“喂，你也到这里来呀，给警察带来骚扰……”说到这里，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因为与警官争持着的，并非平常那个天下一侦探，而是一名年轻的少女。修长的头发，偶像的面孔，从短裙中还露出了美腿来。

“嗨，大河原君。”

看见张大了嘴巴的我，那少女发出高兴的声音。

“来，请对这些人说明关于我的事情。这个头脑精明、行动敏捷的名侦探天下一。”

“你、你、你是、是……”我咽下了口水后继续说道，“你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女性？”

那少女露出惊讶的表情：“咦，大河原君，你不知道么？今次我是女的啊。”

“怎么回事？”

“这个是两小时剧场的剧本世界。”少女斩钉截铁地说道，“正确来说，是星期日推理悬疑剧场的剧本。”

“两小时剧场的剧本……果真如此！”

难怪偶尔会变成了奇怪的文体，原来那是剧本的格式。

“天下一系列也被制作成两小时剧场？”我冷淡的说。

“没办法，作者好像是向钱看。”

“真可怜！”显得非常沮丧的说完后，再一次望着那少女说道，“可是虽说是两小时剧场，但为什么你要变成女子呢？”

“那还不知道么？在一般两小时剧场的场合中，主人公通常都会是女性。由于大部份观众是主妇，不那样做便不会取得好的收视率。十津川警部和浅见光彦则属例外。”

“所以就连天下一大五郎也要变成女性了？”

“对，名字便叫做天下一亚理沙。东京女子大学三年级学生，属于推理研究会成员，请多多指教。”

“可怜啊！”我再次喃喃的说。

“那么，这个天下一亚理沙为什么会在这儿？”

“为什么？为了泡温泉而来。我想偶尔独个儿来旅行也好呀。”

“什么？和我一样？”说完后我歪着嘴唇，鼓着面颊说道，“真简陋的设定，侦探和配角警部各自一个人去旅行并且地点还偶然相同，而在那里也刚好有事件发生，无法不使用‘取巧’这个措辞了。”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那么拘泥的话了，”天下一在我面前摇晃着手说道，“况且大河原君也不仅是配角啊。”

“那是什么意思？”

“你的立场是与作为主角的女子大学生侦探、也就是我发展恋爱关系，因此在电视机前的主妇也会关心我们会怎样发展下去。”

“那么俗套的故事！”我倒仰着说道，“我与天下一侦探谈恋爱？不要啊！挺难受的！”

“但今次的天下一侦探并非平常那个肮脏的男人，而是青春活泼的女子大学生啊，想来应该没有抱怨才对吧。”天下一鼓胀了面颊。

“好了好了，既然已经决定了，那么便没办法。算了，返回到小说的世界吧。”我叹息着说。

关于藤原邦子的死，从地区警察那里得到了更详细的资料。

死因是氰酸钾中毒，尸体旁边还有剩下来的乌龙茶罐，想来是下毒在入面吧。而且，在房间中还发现有便条留下，写着：

大家好，再见了。

藤原邦子

另外，公司的几名同事也作证说“最近她心情不好”，而搜查队伍特别留意的，是同事青木真子的说话。据她所说，藤原邦子刚在失恋中，而对方则是同一公司叫内田和彦的男性。邦子与内田的关系已是半公开，但内田却与另一名女同事阪本洋子订下了婚约，为了这事她非常失落。以上便是青木真子的证言，但由于内田和阪本洋子都属于别的部门，因此两人也没到这里来。

从以上得知，警察方面强烈认为藤原邦子的死是自杀。由于邦子的家开设冶金工场，要得到氰酸钾也很容易，在她的手提包内也找到了盛载氰酸钾的瓶子。

集合了那些情报的我，于事发的翌日早上与天下一在旅馆附近的瀑布旁会面，那瀑布是一处著名景点，是绝不能忽略的外景场地。

大河原：那绝对不是自杀。

天下一：很有自信的样子哩。

大河原：昨天她还买了‘温泉最中’，那时也询问店员可以存放多久，听见了可存放约一星期时便表露出安心的样子，那就是说她打算把果子作为手信带回去。那样的人会自杀吗？

天下一：的确有可疑！这果然值得再去调查一下。

大河原：我也联络东京方面，安排调查藤原邦子周遭的事情。

天下一：已很久没遇上有趣的事件了，那是表现我精采推理的最佳场合哩。

大河原：喂喂，不要干得太过份啊。

天下一：哼，也不知倚赖我的推理而立功的，又是哪一位呢？

在那当儿，站在岩石上的天下一偶一滑足，我立刻急忙扶住了她。两人四目交投，但瞬即又离开了。两人在忸忸怩怩的……

“这是什么的烂剧场！”我搔着头说道，“现在还有谁喜欢看这种场面。”

“尽管那样说，但仿佛这是必定要有的。”天下一坐在旁边的岩石上说道，“对了，大河原君，对于谁是凶手已有头绪么？”

“没有。你已知道了凶手是谁吗？”

“还算是吧。”天下一单起眼来说道，“因为见到了角色分配表。”

“角色分配表？”

“山本文雄的角色，由岩风豪一所扮演。”

“怎么？这个岩风豪一……”说完后我也用力的点着头说，“凶手是山本了。在两小时剧场里，这个岩风豪一经常扮演凶手的角色。”

“对吧。”

“可是，那样去推理太差了，根据演员来猜凶手。”

“但在电视机面前的主妇都很乐于那样的猜凶手。”

“可能是吧，但作为登场人物的我们不能这样做。”

“但也不知怎的，总觉得这个故事令人讨厌。原作应该是不错的。”

“原作是部叫什么的作品呢？”

“名字叫《幽闭的季节》。”

“颇为精致的名字，只是，剧集的名字也就是用这个么？”

对于我的质问，天下一亚理沙沮丧的说道：“剧集的名字是《花之OL汤烟温泉杀人事件》。”我大大的向后倒仰，再差一点便掉进瀑布里去。

“怎么、怎么、怎么‘幽闭的季节’会变成了花之OL什么来的。什么汤烟呀！”

“不只那样，正确来说是这样的。《花之OL汤烟温泉杀人事件》、三角关系尽头的死、最终是自杀还是他杀？侵袭秘泉之地的恐怖与爱恨的迷路、女子大学生侦探天下一亚理沙与糊涂警部登场”。

我已全身虚脱，当场蹲下。遇上这种事情之余还要被称为糊涂警部，那真可算是颜面全无。

“我也觉得奇怪哩。”天下一坐在岩石上双手抱臂说道，“小说变成剧集还算了，但在那些场合必定与原作有所不同，而且也必定比原作更为无聊，那是为什么呢？还是当编剧的真认为那样会更有趣？”

“那并非有趣不有趣的问题，而是收视率啊。比起把原作复杂的故事原封不动地搬出来，稍落俗套但易于理解、再适量地混合一些恋爱的情节，那不是更能维持收视率么？”

“那样说来也对。”天下一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虽说推理小说已泛滥，但电视制作的有关人等都慨叹说，适合制作成为剧集的作品很少，那我却感到奇怪了。与从前相比，现今作家写的小说在视觉上来说应该远为容易映像化，例如最近流行的冷硬和冒险小说有所增加，若然制作成剧集，想必也会很有趣。”

“但电视制作人员却说那些并不能制作成为两小时剧场。”

“嗯，原因之一是预算，另一个则是收视率，因为看的是以主妇为中心。”

“故事以女性作为主角，再扯上一点恋爱情节，电视制作人员认为只有那些才适合制成两小时剧场。要符合这些条件的小说，数量的确不多。”

“所以也是迫不得已才把男性主角也变成了女性。”
自己已变成如此的天下一亚理沙把长长的秀发拢上去。

“尽管最近推理的新人赏有很多，但也只不过是出于电视台的赞助增加。奖金高达一千万圆，说到底都是希望得到剧集的原作。”

“多半是，也所以虽然说难以剧集化的作品未必不能获奖，但……”天下一担心的望着腕表，然后急忙站起来说道，“不好了，要返回去了。”

“有什么事吗？”我问道。

“从九时开始的剧集已经过了一半，现在刚好是十时，由于是大家转换频道的的时间，所以不得不播出我的入浴场面来吸引观众的眼睛。”即使说大部份观众都是女性但也要如此，电视行业真的难以理解。

随后，在故事的世界中，已返回东京的天下一侦探把有关人等逐个调查，并获悉了各色各样的秘密，其中包括由很久以前的恋爱故事所引发纠缠不清的爱恨关系，但当然，那些只不过是电视台当局考虑到观众以主妇阶层为中心而设计的，事实上则与主线全无关系。

过不多久，根据天下一调查所得，死去的藤原邦子的对象看来并不是内田和彦，而且她还对胎儿进行了人工流产。

天下一调查邦子的电子手帐，尝试从住所名单中查出男性的名字，可是男性名字却连一个也没有，因此天下一只能对登录于住所名单中的全部地址和电话号码逐个进行确认，因为考虑到有可能为了隐藏恋人的姓名而使用了一个女性名字。这个推理果然正确，铃木花子这名字确实像是假的，而所登录的电话号码也是山本文雄的。另外，山本也说过打算与董事长的女儿结婚。

天下一和我在市内的茶室会面和进行推理。

大河原：那样说来，是因为打算与董事长女儿结婚但却被藤原邦子骚扰，所以山本把她杀了么？

天下一：想来便是了。

大河原：但那个时候山本正和我一起泡风吕，又怎么能让她喝下毒药？

天下一：那是诡计。大河原君被利用制造不在场证明了。

大河原：呀，怎么回事？

天下一：根据解剖所知，邦子小姐像是吃下了那‘温泉最中’。可是，那不是她买的，她买的那盒还在行李里面未被开封，也就是说，是某人给她吃的，我想大概在其中下了毒。

大河原：在果子里放了氰酸钾？

天下一：那天晚上山本和邦子大概偷偷的在那里约会吧，山本也许对邦子那样说：我可能会迟些，请吃着这个等一下。然后，便给她有毒的果子和乌龙茶。

大河原：原来如此。由于那果子是一口能吃下去的大小，所以没有吃剩，留下来的便只得乌龙茶罐，那么给谁看见都会想是本人自愿喝下的。很巧妙的诡计啊！

说到这里，我离开故事的世界，一脸不耐烦的喝下了面前的咖啡。

“说什么巧妙的诡计！那就连小孩子也骗不了。”

“据说两小时剧场中的诡计就是那样的程度便可以了。”天下一也自暴自气的说。

再次返回作品中的世界。

大河原：但仍然还剩下一个谜。

天下一：嗯，是说遗书的事吧。

大河原：对。根据警方的鉴定，那肯定是本人的笔迹。

天下一：字句确实是“大家好，再见了。藤原邦子”。喔，这一点是问题所在。

那时在两人旁边传来了声音，两个高中女生正在一边谈话一边写信。

女生 A：喔，最后怎写好呢？

女生 B：写上合适的句子便可以了。大家好，再见了，等等。

女生 A：对啊。

我与天下一互相对望。

天下一：是信。邦子写的信其中一部份成为了遗书。

两人从椅上站了起来。

“那么简陋的剧情！”我又再离开作品的世界、抱着头说道，“遗书的诡计已是那么的简单，而解开这谜的关键又是那么单凭碰巧，那样行吗？”

“没办法。假如不快到结局的话，便会超出两小时的范围。”正如天下一所说，接下来真相急转直下的被揭露出来。首先，知道了山本文雄的亲戚开设镀金工场，最近山本曾经到访，而且那工场保管着的氰酸钾也有些不见了。

另外，还知道了藤原邦子曾经写信给学生时所属的学会，其中一个学生也记得内容，在最后是有“大家好，再见了。”这几句。而当天下一打算拿来看时，便听说信早已不见了。再问下去，才知道最近有个不认识的男人于学会房间附近徘徊。

那样说来，事件的全貌便爽快的变得明朗起来，但那以后天下一侦探会怎样做呢？

一般来说，只要通知警察便完成了，接下来便应该是警方的事。但为什么两小时剧场的主角不那样做呢？因为要把凶手叫到没人的地方，去确认自己的推理是否正确。

所以，这次天下一也叫了山本到港口。为什么？在那样的场合，通常的地点便是港口。

在天下一与我正在等候着的地点，山本出场了。

山本：叫我到来有什么事？我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间。

天下一：不会花你时间的，若然你把真相坦白说出来的话。

山本：真相？什么意思？

天下一：关于杀害邦子的真相。山本先生，是你杀了她吧。

山本虽然在一瞬间吃了一惊，但立即便浮现出有恃无恐的笑容。

山本：在胡说些什么！

天下一：不是胡说，你希望得到下一届董事长的位置，因此杀害你的恋人邦子。

接下来的，便是天下一那连绵不断的解说台词。在这种场面，演员的演出真不容易，我扮旁观者已算可怜，扮

演凶手的更特别糟，对着侦探角色滔滔不绝的说明，不能只是默默的在听。

在一口气的解说结束之后，天下一说道。

天下一：已无法狡辩吧，死心好了。

山本：哼！

山本正想逃走之际，警察从四周飞奔出来。

警员 A：山本文雄，我以杀人嫌疑的理由拘捕你。

虽然经常会出现这种场面，但想来也觉得奇怪。那些警察们为什么要故意躲藏起来，偷听外行侦探对疑凶作出的解谜呢？一想到躲藏的地方便不禁笑了出来。

走投无路的山本站在防波堤的边缘位置。

警员 B：停下来！山本！

山本一脸轻视的表情，好像现在便要跳进大海。

就在这时，山本呼的一声变成已离开故事世界的样子。

“也让我来说一句话。”山本说道，“虽然你们这些主角们大概也有抱怨，但把小说变成了两小时剧集，受害

最大的便是凶手了。就这次的事件来说，在原作中本来是使用更为巧妙的诡计，但由于不容易解释明白，所以变成了那么简单的东西。”

“嗯。”我咕哝着。

“最重要的还是动机。事实上，原本是有着更深层的杀人动机，可是由于牵涉到敏感的歧视问题，因此才简单的以爱情纠缠作为理由便算了。这个可要明白啊。”

“明白！”天下一在旁边说道，“非常明白！”

山本高兴的点了头，然后又回复到剧集内的表情。

警察已包围了他。

警员 A：捉住他。

山本：休想！

山本飞入海中。刚巧有不知往哪儿去的潜水艇驶过，山本撞上了那潜水艇后当场死去。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这里会有潜水艇？”我望向海下面说。

“本来在这儿是给汽车撞死的，”天下一说道，“可是由于这不太合适，所以改写过来。”

“原来如此。”

想起了这两小时剧场的赞助商是汽车生产商的时候，我向着海双手合什。

(原文初发表于“临时增刊小说现代”1993年11月号)

杂谈感想

把推理小说移植到电视、电影或舞台剧等其他媒体上，不论是否经过改编，都可以对读者和作者带来一些好处。对于作者方面来说，在可以扩阔读者层面和数量的同时，也能够增加作品与作者本人的知名度，而更直接的得益，当然便是版权收入的可观增长。至于在读者方面来说，以声音和影像作为故事的表达方式，可以为一些对文字小说产生抗拒或有所限制的读者，带来欣赏原著作品的机会和乐趣。然而，所谓有其利必有其弊，推理小说以电视、电影等形式出现，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限制。

首先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来自别具魅力演员的精彩演绎，再配以感人或震撼的声音和画面，效果的确比纯文字

小说来得吸引，当遇上富紧迫力情节的时候，间不容发的流转进度更能扣人心弦。但观众在享受画面飞跃的同时，却未必能够细心的进行思考和推理，而以推理小说一向崇尚的公平原则来说，缺乏文字的细致描写，单凭镜头下一闪而过的情景，也无法让观众可以像侦探般的准确地捕捉重要的线索，从而令观众难以获得跟故事内的侦探一同推理的满足感。

尽管把推理小说影像化的确存在先天性的缺点，但作为观众还是有方法能够克服那些问题，而达致两全其美的效果，那便是在欣赏影画之前预先做好准备工夫，把原着小说预先读它一遍。若然对故事的整体发展先有了基本的概念和了解，便应该更能有效地掌握在画面中出现的细节，那么我们便可以一边感受从视觉和听觉带来的享受、一边仍然能够维持从推理本质带来的乐趣。

至于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假如要创作能够被映像化的推理小说，面对的限制其实也有不少。在诡计方面，一人两役的技俩固然未必适合，叙述性诡计更是难以应用于映像上面，例如从文字上欺骗读者某个角色的性别并不困难，但要在画面上达致相同效果则很不容易了。另外，故事的背景资料也不能过于复杂，因为一般剧集和电影播放时间的长短都是有所限制，作者无法像书本那样花费大量篇幅来交代一些鲜为人知或过于专门的资料，而这也可能在某程度上限制了故事或诡计的复杂性。

在本篇小说中曾经提到过，某些推理新人赏项的入选条件之一，是作品必需能够被映像化。虽然这不知是否属实，但假如真的由于这个缘故而导致得奖作品的质素每况愈下，那么便可能得不偿失了。

——香港路人甲

第七篇 切割的理由——七零八碎的尸体

今次是一宗令人毛骨耸然的事件。

在 X 县切裂町的郊野外，有一处海拔数百米、名为丝锯山的高山。在那里的丛林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然而，发现的过程却绝不普通。

两名乘脚踏车到来的年轻男女，正在这里休息和亲热之际，看见了从地面长出了像人类手掌般的东西，再仔细一看，发觉那东西并非仅像手掌，而是一只真正的手掌。

女的惊叫起来、而男的则连裤裆也湿透。

接到通知后，县警本部立即派出了搜查员，而负责指挥这次搜查的人则是我、大河原番三。

在现场掘出了一件接一件的尸体。

虽说是一件接一件，但却并不是埋藏了几个人的尸体，想来尸体多半只是一个人的。

首先是手掌、然后大腿、臂髁……等等相继被发现，而最后找到的则是头部。由于是长头发，所以猜想或许是一名女性。

那是七零八碎的尸体。单是看见掘出来的这个东西便已经觉得恐怖，而没遇惯大事件的乡村警察们都飞跑入丛林内呕吐。

“哼，那样残忍的事……”我以手帕掩着嘴沉吟道。

就到那时，从后面传来熟识的声音。

“噢，对不起，请让我通过。”我回过头来，一个穿上格子花纹的皱巴巴外衣、戴上圆眼镜、单手拿着手杖、头乱蓬蓬的男人，挥开了警方的制止并走入围绳的范围内。

“让他通过吧。”我对警员说。

自称名侦探的天下一大五郎走到我这儿并说道：“你好，大河原警部。”

“我也想到是快要出现的时候了。”

“为什么？”

“说到为什么嘛，你……”我刚想说出之际咳了一声然后说道，“总有这个感觉。”以小说的节奏来说是快要出现了——那不能说出来。

“发生了惨烈的事件啊。”天下一虽以沉重的语气说，可是目光却像得到了珍贵玩具的小孩一样、发出闪耀的光芒。

“真是！尽管那只是我的直觉，这是宗棘手的事件，干什么把尸体弄成这样。首先，要调查出被害人究竟是谁。”

“这个么，我想被害人多半便是我正在寻找中的女性。”

“什么？你？”我瞪大眼睛。

据天下一说，两天前有人到他那儿，委托想要寻找妻子，委托人是切裂町的小学教师、一个叫清井的中年男人，他说在当日的三天前、从今天算来则是五天前的星期日，他妻子说去买东西但却就此没回家了。

很快便叫了清井来确认遗体，但看来纤瘦、软弱而可怜的清井单听见是七零八碎的尸体便昏了过去，怎也无法进行确认。最后，带来了妻子的牙科主诊医生，把齿形和病历对照。结果，知道那的确是清井的妻子花枝。

“花枝外出的时间是星期日下午约三时，衣服是青蓝色长袖外衣和白色便裤，像还拿着手提包，虽然不确实知道带了多少钱，但想来只会是买晚餐材料的金额吧。”天下一一边望着那封面皱巴巴的手帐一边说。

这是位于设立了搜查本部的 XX 警察切裂派出所的会议室，被害人的丈夫清井由于妻子变成了七零八碎的尸体，现正陷于痴呆状态而被送进了医院，因此才由找寻着花枝至今的天下一来作说明。

“有人曾看见过在买东西途中的花枝吗？”

“书店的店主记得她曾经到过，好像是在售卖杂志的角落，看似在找寻什么杂志，但当问她在找什么时，她却像感到不好意思的吞吞吐吐，然后最终什么也没买便离开了。”

“嗯，除此之外呢？”

“我调查所得的便只有这些，在那以后，花枝的行踪便断绝了。”

“最后是书店？喔……”我双手抱臂说道，“那样说来是离开书店后便立即被袭了，因为如果要去买晚餐材料的话，应该会在菜店和鱼店等地出现。”

“可是书店距离有菜店和鱼店等的商店街只不过两百米，而且还是单一路径，行人也不算少，又不是深夜，在那样的状况下会被袭吗？”

“嗯……”我咕哝道，“那么，是怎的一回事？”

“我想花枝说要去买东西只不过是个藉口，离开书店之后，在自愿的情况下走到了商店街以外的地方去。”

“为什么要那样做？”

天下一窃笑道：“若然妻子对丈夫说谎后离开家里，那么原因只得一个。”

“有私情？”我点头说道，“喔，那要试找一下花枝的交际关系了。”

“关于这一点，花枝参加了一个名叫青空云雀会的合唱小组，每星期会集合一次来排练。”天下一望着贴于墙上的日历，拍着双手说道，“刚好今天便是练习的日子。”

“好。”我站起身来说道，“那么快去进行问话吧。”

“我也去。”天下一也站了起来。

“不，不用你去了，以后的事交由专业人员去做。”

“不对，这是我受了委托的事件，即使说不，我也会跟随去的。”

“哼，那随便吧。”

在主人公侦探与配角警部惯例的做作一番之后，我们便离开搜查本部。

“虽然是不太好，但始终都出现了。”步行了一会之后，天下一在我耳边低声说。

“说的是？”

“七零八碎的尸体。事实上，也想到快要出场了。”——是已离开了小说世界的样子。

“嗯，我也是那样想。”我也暂时忘掉角色的扮演而回答说。

“在本格推理中，处理七零八碎尸体的场合，始终都是以原因为重点。为什么要把尸体切割呢？对于这点，假若欠缺有力的说明，会是个令人消化不良的结局。”

“从现场方面考虑，仍然是以容易搬运的理由为最适当。”

“对的，但在本格推理的世界中，这个理由没什么趣味，而且今次发现的尸体，被切割得很彻底，即使是手腕，也被切成了手掌、上腕和下腕共三部份，如果单只为了容易搬运，应该无需要到那个程度吧。”

“若是为了隐藏身份的话，虽然在现实事件中经常会有，但……”

“那些与其说是七零八碎的尸体，倒不如说是无头尸。作为推理小说的主题而言，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东西，而且今次的尸体也有头部，连指纹也没被破坏，感觉不到有隐瞒身份的意图。”

“那我想不到除此以外的理由了。”我很快便放弃。

“还有的是，若在实际的事件中，凶手可能是疯的，而女被害人则是凶手的恋人。”

“对，是有那样的事。”我皱着眉说道，“现实比小说更奇特哩。”

“嗯，在小说中也有出现凶手把尸体吃下去的事情，但以为什么把尸体处理掉这一点作为谜团，这与七零八碎的尸体也有根本上的不同。再不然，凶手是个异常者、单为了变态趣味而把尸体切割也并不适合本格。”

“存在什么理论上的理由是必要的吧。”

“我虽然不觉得是必要，但读者却一定不会默不作声。在实行划时代的诡计之余，如果属于必要的便更为理想了。”

“那样的小说又有多少呢？”

“有的。”天下一点头后再听声的附加说道，“只不过诡计通常都不可能在现实中执行，全部都只是为了制造恐怖怪异的气氛来把读者蒙骗，仔细想来都是一些可笑的诡计，漠视法医学的也有很多。”

“那个没法了。”

“没法了么。”那样说完后天下一单起眼来并说道，“出现太多那种情况，只等如勒着自己的脖子。”

“对，那就连作者也会不妙。”

我们对望着哧哧的笑了起来。

青空云雀会的排练，在名叫牛山的门诊医生家中的客厅内进行。我们到达的时候，除花枝以外的全部九名成员都已聚集在一起，但原因却并不是排练，而是为了交换有关于花枝死亡的情报。在狭窄的町内，案件的事情已经广泛流传，这对于查问也有好处。

首先，我在全部人面前问了对于这事件有什么头绪。

“有要杀害花枝的人？真不能相信。”这家的主人牛山，一边摇动着肥胖的身躯一边说。在九人之中，包括他共有三名男性。

“她是个很好的人哩。”

“嗯，成熟大方，对任何人都很亲切。”

“总感觉是那样。”

女性们开始哭起来。

我一边提出了几条问题，一边在观察那三名男性。牛山虽不像是个坏人，但稍嫌愚钝、不够细心，也没注意到女性们那厌恶的面色，却不断说出自己对于那七零八碎尸体的所知。

相反地，带点神经质的邮局职员羊田却没怎么说话，像是要让人逐渐把自己忘掉般的毫不显眼，脸色很差，也不知道那本来便是如此，还是获悉花枝的死讯后才变成那样。

三人中最年轻的便是狐本。虽然一眼望来是位英俊小生，但偶尔却会露出狡黠的神色，对清井花枝死讯的哀悼说话也只像是在随声附和。

接下来，便向与花枝最熟稔的猫村玉子问话。玉子是在同一町内经营洋货店的。

当我问到花枝是否有私情时，玉子要求我对于她所说的事保守秘密后，说出了以下的话来。

“花枝对丈夫好像有各色各样的不满，总说感觉不到男性的魅力，可是最近她却充满了生气，打扮得很漂亮，想来必定是出现了新恋人。”

“对方有可能是合唱组中的男性吗？”

玉子露出一副怎么可能的表情来，然后说道：“想来不是了，牛山先生一望便知是个畏妻的人，花枝讨厌狐本先生，所以想来也可以摒除在外。”

“羊田又怎样？”天下一问道。

“我想那绝对不会。”

“为什么？”

“我想在兴趣方面无法与花枝合得来。”注意到玉子不知为何像有深意的在窃笑着。

无论如何，也尝试去调查一下关于这合唱组三名男性的事情，其间发现了牛山有点可疑。虽然说自己是畏妻的人，但却有三个妾侍，而且也时常对花枝作出色眯眯的样子，因此我们警方立即召他来迫供。

“从实招认吧，你便是凶手。”

“不，不是我。”

“不用装傻了，作为医生对切割尸体应该很在行。”

“这么胡闹！”

胡闹是我在这部小说中的任务。但很快的查明了牛山有不在场证明，然后便立即释放了他。

接下来的是狐本。想向花枝求爱但被拒绝，因此一怒之下杀人，那是我们的推理。但那也是没有证据的瞎猜。

“胡说！”狐本也在问话室那么说。

然后知道了狐本也有不在场证明。

对于羊田也首先作出了调查，出来的报告如下。

“他是一个从早到晚、整天都在贴邮票的古板男人，对这家伙来说，杀人这种大恶行是不会干的了。”

对于这个，我的回应是：“是么，那考虑其他的人吧。”

我不可思议的断然不理睬这人。

然后，尝试重新调查花枝身边的事情，可是却没有其他男性的影子出现。

“再次在现场附近进行彻底的查问吧，可能会找到目睹埋藏尸体的人。”我发出了下一个命令，然而，那也没有任何收获。

在搜查本部内，我抱着头说道：“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次的事件就连我也束手无策了。”

“我总觉得关键所在隐藏于凶手把尸体切割成七零八碎这件事情上。”不知何时走到了身旁的天下一说。

“所说的隐藏是怎么回事？”

“我注意的，是为什么要把尸体切割得那样细致，而且也非胡乱的切割，而像有某程度上的规则，也左右对称。”

“凶手大概是个井井有条的变态者。”我随意附和。

“对了，有件好东西。”天下一匆匆站起来离开房间。

“到哪儿去？”

“总之是好东西，请跟着来。”

跟随天下一到了猫村玉子的洋货店，店内有玉子与另一名寄住店内的女店员合共二人。

“对不起，可以借给我一个光秃秃的橱窗模特吗？”天下一对玉子说道，“那是为了搜查所必要的。”

“嗯，可以，侦探先生。”玉子立即答应了，并把放于旁边的橱窗模特身上的连身裙脱下。

“接下来还要笔和墨。”

“是。”

“喂，你究竟想干什么？”

“请看下去吧。”那样说后，天下一一边望着手帐，一边把染满墨的笔在模特身上开始画线。首先在头的周围绕线，然后胸的上面、下面，接着是手腕、手肘等。

“侦探先生，这是什么？”玉子不安的问道。

“把清井花枝被切割的部份弄得明确。这里应该隐藏了凶手的一些什么意图。”

“这颇有趣啊。”在旁的年轻女店员说完后便掩住了自己的嘴巴。

天下一画完了全部的线。模特的身上满是线，正如他刚才所说，看见凶手的确切割得很细致。

望着人像的天下一说道，“怎样啊，大河原君。感觉到这些切割线有规律性了么？”

“嗯，说起来是的。”我也望着模特低声说道，“好像在哪里见过。”

“是吧，我也有这种感觉，但却怎也想不起来。”

就在那时，猫村玉子“呀”的一声轻轻漏了出来。

“怎么样？”我问道。

“不，没什么。”玉子垂下了头并摇头说。

“不要发出含糊不清的叫声。”我告诫了她之后，望向天下一说道，“会不会是想得太过了？凶手只不过是随便的切割。”

“不，想来不是。”

不知是否认为无法立即在脑海中闪出结论，天下一向玉子要求借走那个橱窗模特。虽然玉子好像不太愿意经营道具被拿走，但大概考虑到对于好友被杀的搜查，不作出帮忙也不太好，所以最终也答应了。

接下来，我命令部下展开了查问。偶尔也有可疑的人被警方扣查，但结果却还是没有任何收获。由于在这小说中我的任务便只是如此，那也没法了。

“天下一怎么了？这一阵子不见了踪影。”我问部下的警官。

“嗯，也不在他居住的地方。”

“住所也不在？不知去了哪里？”

“嗯，据他住所的屋主说，他是突然离开了，虽然因早已缴付了租金而没什么问题，但那个橱窗模特就这般放在屋内也很不是味儿。”

“那家伙就连住所的屋主也给带来灾难。算了，也许天下一已无奈的感受到外行侦探的界限，大概已挟着尾巴逃掉了。”然后我咯咯的笑。那是我的任务。

这时有一名警官飞奔而至并说道：“不好了，又有一人行踪不明。”

“什么？是谁？”

“是洋货店的女主人。”

“猫村玉子！”我大声叫道。

我立即带同部下赶去。在洋货店内只得当日的年轻女店员独个儿在等候着。据她说，玉子在昨天晚上离开后便再没有返回去了。

“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吗？”我问道。

“嗯，因为她什么也没说。”

“离开时的神情怎样？”

“那像是想不通的样子。那个，坦白说，自从那天警部先生和那侦探出现之后，总觉得店长的样子怪怪的。”

“什么？嗯，那为什么不再早点通知我们？”

“对不起，因为我害怕随便的说出来会被店长责怪。”那女店员呜咽起来，而我则苦起了脸。

“请稍为让我通过、对不起。”是曾经听见过的声音。天下一拨开人群进入了店内。

“你怎么了？之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

“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调查。话说回来，刚才所说的是真的吗？”天下一问那女店员。她像机械玩偶般的点了头。

天下一搔着头说道：“嗯，那便是了，就是那样的吧。我也太大意了些。”

“喂，怎么啊，究竟在说些什么？”

“大河原君，快！要是真的有什么的话，可能已经赶不及了。”

“赶不及？怎么一回事？”

然而，对于这个质问天下一也不回答便飞跑着离去，我也只得带同部下追在他的后面。目的地，是一座平房的前面，门牌上写着的是羊田。

“怎么？凶手便是这个邮局职员？”

“就是了。”

天下一砰然的拍着门，但却没有任何回应。

“撞开它吧，玉子有生命危险！”

“好，撞开它！”我命令部下道。

撞开了前门之后再破坏大门，然后我们闯进入内。可是在屋内却看不见羊田。

“已离去了么？”我说。

“应该不是，玉子应该还被囚禁在什么地方，或许已经……”天下一忍住了后面的话没说下去。

“庭院里面有一所仓库。”其中一名部下走过来报告。

“好，去看看。”

走进庭院里，原来那仓库是一间华丽的小屋。警员们把它重重包围，天下一走近小屋并把耳朵紧贴于门上，然后再次远离。

“已经知道你在哪里了，出来吧！”他说。

几秒钟后门打开了，羊田像泄了气般走出来。他跪在庭院中、全身发抖的说道：“请帮我，请原谅我，我没想过要杀死花枝的。请相信，那只不过是意外。”

“什么？所谓的意外是什么意思？”我怒吼道。

“脖子……只是脖子被勒得太紧所以死了。”

“勒紧脖子？白痴！那便是叫做杀人！”

“不是的，不是的。”羊田哭了出来。

“猫村小姐在哪里？”天下一问道。

羊田指向仓库。

天下一走进去后大声呼喊道：“大河原君请进来。”

走进去后，便看见猫村玉子近乎全裸的被缚着。虽然有点难为情、目光不知往哪里看才好，但仍然没把视线移开并问道：“已死了么？”

“不，看来只是昏倒过去。对了，大河原君，看见这个捆绑方式，你想起了什么？”

“捆绑方式？嗯……”望了好一会后终于注意到了，“啊，那个橱窗模特。”

“对。”天下一点头说道，“绳的位置与模特上画了线的地方相同，那也是所谓的一种……”他咳了一声后继续说道，“SM 缚。”

我不禁啊了一声叫起来然后说道：“虽然想来是在哪里看见过……那样啊。”

“注意到这点的我，看出了凶手是有这种嗜好的人，于是向有关商店调查，我想若是那类人的话，必定会在那里出没，然后，终于查出了羊田是某店的常客。”

“原来如此。”

我们离开了仓库。羊田仍然在哭，一边哭着一边招供。

“与花枝开始交往是在约一个月前。当发现她也有那种嗜好的时候，我便主动接近她，期间我们也情投意合，花枝她经常到我家中，她完全的着了迷，大概是与已对丈夫厌倦了吧。”

“花枝在书店想买的便是 SM 杂志。”天下一补充说。

“然后呢？”我催促羊田。

“后来正如刚才所说，在某天因过于激烈而把脖子勒得太紧。”

“那为什么不通知警方？”

“那、那个、很难为情的。”

“真傻！人都死了还说什么难为情。”

“对不起，对不起。”羊田把额头叩在地面。

“猫村小姐也是你的一伙？”天下一问道。

羊田点头说道：“她由于察觉到我便是凶手，所以来到这里。我想扰攘起来便不太妙，因此才把她囚禁，但却没想过要杀人，只预备说服她不要把真相说出来。”

“只预备囚禁起来，要把她缚成那样？”我问道。

“那、那个，说到把人缚起来，我只懂得那种方式。”

“那为什么要使她赤裸着。”

“那是、嗜好……”羊田搔着头说。

这时猫村身上的绳已被松开，到这一刻她已经清醒过来，但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睁大眼四下张望。

“好，那么最后的一个质问，为什么要刻意把尸体切割成七零八碎？”

“那是……”

“这个让我来回答吧。”大概认为全部给凶手自己招供并不好过吧，天下一抢着回答道，“请试想一下花枝死时的状况。在她身上应该还遗留下明显的缚绳痕迹，假如就那样把尸体掉弃，便等于表示凶手是有SM嗜好的人，若然是猫村小姐的话，更一眼便会看穿。为了掩饰那绳痕的缘故，所以于那些部份把尸体切割。”

“啊，是那样！”我拍着手说，“嗯、那样。”然后我继续抱着双手在咕哝，“原来如此，不愧是天下一，这次怎也得败给你了。”

“不，过奖了。”

正当天下一哈哈大笑之际，羊田开口说道：“那个、并不是那样。”

“什么？”顿住了笑声的天下一盯着羊田，“不是那样，那么究竟是怎样？”

“那个、切割成七零八碎的原因，只是由于不自觉地想把它切开。”

“不自觉？”

“嗯。我是在邮局工作的，每天都在处理邮票，所以一看见那个便始终忍耐不住要把它切开。”他说着并指向猫村那被松开了绳子的身体。

绳痕很明显的变成了齿孔的模样！

（原文初发表于“小说现代四月增刊号メフイスト”
1994年）

杂谈感想

假如没有金田一少年这部深受欢迎的漫画，岛田庄司的《占星术杀人事件》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了推理小说迷之间的热门话题，而把尸体肢解这种诡计，也未必会受到太大的关注。事实上，从战前时期的江户川乱步等作家开始，这种杀人手法便已经出现在日本推理小说里面。从诡计运用的角度来说，肢解尸体与无头尸体的手法其实各有特色，而由于肢解的头部未必会被隐藏起来，甚至肢解的部位也可能不包括头部在内，因此，它们一般都被视为两种不同的诡计类型。当然，也有作品利用肢解尸体的手法，来达致与无头尸诡计完全相同的功效。

毫无疑问，肢解尸体的出现可以令故事的气氛变成恐怖惊吓。例如在绫十行人的《杀人鬼》中，凶手把受害人切割得七零八碎的可怕场面随处可见，这类型的作品可能会让胆小的读者却步。然而，如果作者能够把恐怖情节控制得恰到好处，那么却也可以用来衬托小说中的谜团诡计，并产生出相得益彰的最佳效果。其中最佳的例子，个人认为便是二阶堂黎人的《人狼城的恐怖》了，那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把恐怖的肢解场面与奇诡的密室杀人两种元素融合起来的代表作。

其实，在今天 DNA 技术那样发达的现实世界中，利用肢解尸体作为掩饰死者真正身份的伎俩，已经再没有任可说服力了。DNA 指纹早已在日本及其他地区，实际使用来验定身份，所以对于这一代的推理作家来说，若想设计肢解尸体的诡计，多半需要以特殊的故事舞台来配合，其中最常见的方法，便是把杀人舞台放在与外界隔绝的孤岛上，那样便可以回避任何科学鉴证技术的骚扰了。另外一个不错的选择，便是把故事发生的时空转移至过去的年代，案件若是发生于二、三十年或更早以前，由于当时的技术所

限，纵然作品中出现了在今天被认为是绝不可行的诡计，大概也不会引来读者的诟病。

关于肢解尸体，日本推理史上还曾经发生过一宗不幸的事情。1932年，日本东京一处被称为玉之井的地方发生了肢解尸体的案件，当时由于未能找到凶手，当地警方曾经悬赏缉凶，而在收到的告发函件中，竟然有人说凶手便是江户川乱步。当然，经调查后证实江户川乱步并非凶手，但他的确在事发之前发表过如《蜘蛛男》等以肢解尸体为杀人手法的作品，而在玉之井案件发生不久之后，他也突然决定再度搁笔，从这可以想像得到，当时的乱步大概也为了那肢解案受到不少精神上的困扰。

——香港路人甲

第八篇 诡计的真面目——???

天下一大五郎被叫去黄部矢一郎的邸宅，是在五月中
的时候。

要前往这所上一代作为别庄而建造的邸宅，不得不经过一片苍茫的树海。道路并没有重新铺设，路面的阔度也没有扩增，当与稍微宽阔的道路交界时，可能便会走错到另一边去。

天下一走进树海时已是过了中午时份，天气晴朗，若是在一般的地方，阳光照在沥青的路面上大概会很刺眼，但天下一的周围却称得上是昏暗。他再三的停了下来，回头望向经过的道路，因为对于有否走错路有点感到不安。

正怀着不安的心情步行之际，前面出现了人影。天下一急忙赶了上去。

那人影是位女性，孤立地站立在路中央，长头发、穿上浅蓝色的连身裙，天下一带着半分期待的推理着：她必定是个年轻的女子。

“怎么啊？”天下一开口问道。

对方回过头来，面上露出错愕的表情。

天下一再问道：“迷了路？”

“不，那个、也不算是迷路，但由于没有任何人经过，所以感到不安。我已很久没来这里了。”她听声说。

“去黄部先生的邸宅吗？”

“是。”

“那么与我同路了，一起走吧。坦白说我自个儿也有点害怕。”天下一说完后，那女子脸上露出笑容，像在说“好啊”。

她说她名叫赤井留美，今次来这里的原因是为了办理承继遗产的手续。早前黄部家的上代主人雅吉因癌病去世，

大概因此便被呼唤到来。留美虽然是雅吉第二房妻子所诞下的孩子，但在十年前母亲病逝时便由母亲的外家所抚育，而赤井也是她母亲的旧姓氏。

“那么与黄部矢一朗岂非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对。”

“那为什么寄住外家？”

“想来爸爸觉得那样对我来说会更好吧。”

“你与矢一朗的关系不太好？”

“不，哥哥是个很好的人。”留美认真地说。

过不多久便已离开了森林，眼前出现的是一座大型建筑物。

“已有十年了。”在天下一身旁的留美说。

大门前出现了一名个子细小的中年男人和一名瘦削但举止优雅的妇人。

那妇人一看见留美便伸出双手说道：“啊，留美，很久没见了，变得漂亮多啊，真让人惊讶哩。”

“嫂嫂才是哩，依然还是那么年轻的样子。”

“怎么会呀，我已不像样了。是了，请入里面吧。青野，她是留美，给她带路到房间去。”

被称呼为青野的男人，拿起了留美的行李并说道，“请往这边来。”然后往走廊方向走，而留美则跟在他的后面。

接着那妇人望向天下一说道：“让你久等了，我丈夫在别屋那边。”

“所谓的别屋是？”

“由我来带路好了。”

天下一给带到去的，是一所建造在母屋隔邻的屋子。在一楼的客厅等候期间，天下一眺望著书柜，在那里放有很多关于歌舞伎和宝冢的书籍。过不多久，刚才的那名妇人——矢一郎的妻子真知子对他说，由于矢一郎的身体有点不适，所以请前往他本人的房间内会面。天下一在真知子的带路下走进二楼的房间。

窗旁放有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扶着真知子的手坐起身来。

“我是黄部矢一郎。由于脚有点毛病，只得这样失礼了。”那男人说道，“请你到来没有别的，只是想委托你去调查关于某个男性的事情。”

“所指的某个男性是？”

“某个男性便是……”矢一郎指向窗外。天下一望过去，看见母屋那边一楼的窗前出现了一张年轻男性的脸。

“那个人？”

“他叫灰田次郎。”矢一郎回答说道，“自称是爸爸的私生子。”

“啊！”天下一瞪大眼睛。

据黄部矢一郎说，灰田是在三天前出现，还拿着黄部雅吉承认他为自己儿子的亲笔文件，从而坚称自己也有承继遗产的权利，而在雅吉的遗书中，也的确提到了自己曾经写过那样的文件，上面写着手持文件的人便是已被确认

的儿子。然而，对矢一郎来说，总无法于顷刻间相信这个男人，同时，也怀疑那份文件的真确性。

“所以便想委托你调查一下，怎么样？”

“明白了，好吧。”

“那便好了。今天请在这里住上一晚，调查从明天开始便可以了。我打算在你的调查结局还未出来之前，把承继遗产的事情推迟处理。”

“我会尽最大努力的。”天下一回答道。

那天晚上在黄部家母屋的饭厅中举行了晚宴，但其实客人也只不过是赤井留美、灰田次郎和天下一三个人。由于矢一郎无法起来，因此只留在自己房间中用膳，而真知子与司机兼厨子青野则在招待客人。

“黄部雅吉的遗产，实际是多少程度的金额呢？”灰田次郎问道。

真知子对这条无礼的问题皱着眉回答道：“没问过律师，所以也不知道具体的详情。”

“但那应该足够一生吃喝玩乐的过活吧。”

“为了吃喝玩乐而用掉遗产，我觉得那是最差的。”留美说。

“是那样么？”灰田窃笑着说道，“那么你打算怎样使用？”

“还没有想过这事情，但与其无谓的浪费，我认为倒不如赠予不幸的人。”

“那是很好的想法啊。”灰田说道，“那么为了你的缘故，给你介绍一个不幸的人吧。”然后他以刀指着自己的鼻子。

咚的一声留美站起身来。她一咬嘴唇，然后对真知子和青野道谢一声后便快步的离开了饭厅。灰田一边望着离去的她、一边在咯咯的笑，而真知子则盯住了他。

天下一被安排到二楼东面的房间，正下方是灰田的房间，斜下方则是留美的。打开窗便可以看见在对面矢一郎他们的房间。

天下一迎着风，看见面前的窗正敞开着，也见到坐在床上的矢一郎。

“晚安。”天下一开声说。矢一郎轻轻的点了头。

就在那个时候听见了枪声一响。

声音好像是从下面传来的，天下一正想从窗子探身出外望向下面，但由于用力过猛，他就那样的从窗口飞了出去，在半空中打了个转后便坐倒地上。

“好痛！”他搓着屁股站起来，从窗口望入房间内，看见一个男人走出灰田的房间，而灰田则倒卧在床上，胸口还流着血。

“天下一先生，刚才的声音是？”青野出现在一楼的窗后。

天下一怒吼道：“有贼！还在邸宅内。请把大门关上。”他忍耐着屁股的痛楚、从窗口爬进房间之内。紧追着凶手后面出到走廊，这时留美从隔邻的房间飞跑出来，身上披着深红色的长袍。

“请你留在房间内。”天下一说着往大门那边走去。可是留美却依然跟在后面。

这时走廊的对面出现了一个男人，天下一不禁摆出姿势，但原来那人是青野。

“青野，有看见一个男人吗？”

“没有啊。”青野摇头说。

天下一望向阶梯上面，那么说来，凶手从这里走上去了。天下一毫不犹豫的也走上去。

他把全部房间的门都逐一打开，但哪处也不像有那男人匿藏着的样子，他最后调查自己的房间，但那只是仍保持着他刚才从窗口跌下去时的模样。

“天下一先生，有什么吗？”从窗外传来的声音。天下一抬起头来便看见在别屋二楼的窗后，真知子一脸不安的神色望着他这边。矢一郎大概还躺在床上吧，所以从天下一的位置无法看见他。

“凶手……消失了……”天下一站着在发呆。

虽然天下一提议立即联络警察，但在这时却发现出了问题。电话线被切断、而汽车的轮胎也被泄了气，想要通知警方，就不能不徒步穿越那片树海。若是在日间那还可以，但在深夜中那样做则等同自杀。

“没办法了，只得等到早上。”天下一决定的说道。

然而，很快奇妙的幸运便到访黄部家。乘坐着迷了路的出租车抵达的两个人请求借宿一晚，而他们的本职却是警官。一位是年轻的山田警员，另一人则是自夸有精明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的这个我——大河原番三警部。

“什么精明的头脑、准确的判断啊！自己那样说也不害羞。”天下一满面不悦的出来与我招呼。

“你出场时也不是经常说什么头脑精明、行动敏捷的名侦探天下一大五郎么？”

“那只是补救作者描写力的不足！”

“我也是。”

“那不同。大河原君在这部小说中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以胡闹推理来把事情搞乱的配角警部。”

“哼，真差！”

“话说回来，已经知道了事件的内容吧。”

“已知道了，直至目前还担任着叙述员。”

天下一皱着眉说道：“由于是小说的缘故，请把它说成是地文。”

“怎也好吧，说起来，是有趣的事件啊！”

“还算是吧。”天下一像是自鸣得意的说道，“技痒起来了。”

“从状况上看，事件可以算是人间消失。”

“人间消失嘛……”天下一像是不太满意的神情。

“怎么？不服气？”

“也不能说是不服气，但什么人间消失的这种分类并不常见。处理这种谜团的作品究竟有多少！”

“今次的事件，还有更适当的分类方式？”

“有。”

“那么，可以说给我知道吗？”

“不可以，事实上那是不能够说明的。”

“为什么？”

“一般的本格推理，大致可以根据谜团的种类来作出分类，例如密室作品、推翻不在场证明作品、死前留言作品等，即使透露了这个，读者的乐趣也并不会因此而减低，因为读者感兴趣的，是在里面使用的什么诡计，所以在最初便表明那部小说是密室作品或推翻不在场证明作品，用以作为选择小说时的参考，那反而对本格迷来说可能更好。”

“嗯，正有同感。”

“可是，把在本格推理小说中所使用到的诡计部份而非谜团种类、也就是根据谜底而作出分类的也有不少，对于还未阅读的读者来说，这样把关于那些作品的事情全部泄露，是一种违反操守的行为，因为那已经变成了泄露谜底。”

“今次的事件刚好是那样吗？”

“就是。”

“嗯，真烦人。”

“既然了解这个，那么未到最后都请你不要多嘴乱说。”

“知道了，知道了。”

“那么，返回到小说的世界吧。”

青野作为代表、对我们说明了事件的全部经过。天下一和真知子也在一旁，由于矢一朗行动不便、而赤井留美则受惊过度，因此都留在各自的房间中。

我在听完之后哼了一下鼻子，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

“重要的是，凶手在外行侦探犹豫之际，从窗口逃走了吧。”那样说时，我正望着天下一。

“不，想来应该没有那个空隙吧。”青野说。

“不能凭一般感觉来说，对方可能是个职业杀手。”

“但后来调查过了，在一楼的窗，除了灰田的房间以外，全部都是从里面上锁了。”

“要不然便是从二楼吧。若然是运动神经发达的男性，飞跃下来并非不可能。”

“不，那也应该不会。在天下一先生调查二楼的期间，我一直在窗外监视着，并没有任何人从窗口逃脱。”

“视线连一次都没有离开过？”

“嗯，一次也没有。”那样断言的青野望向真知子说道，“太太也有从别屋的窗看到吧。”

“喔……”真知子轻轻的点了头。

“凶手没有从窗口逃走？”我向她确认道。

“是……。”

“嗯……”我双手抱臂、独自咕哝一声后，两手一拍说道，“凶手匿藏在邸宅内的某处，然后趁着大家混乱时的空隙逃走。”

“但应该没有可以匿藏的地方，因为全部都已给搜查过了。”青野大声说。

我敲着面前的桌子说道：“那么，凶手究竟消失到哪里去？”

“就是因为无法理解，所以才令人困惑。”青野回应道。

我的表情像喝下了一口苦水。

“再去现场看一次吧。”说完后，我便带同山田警员离开了客厅。

穿着蓝色睡衣的灰田躺卧床上，由于没有任何抵抗的痕迹，推测大概是在睡着了的时候遇袭。那么说来，即使是外行人也有可能准确地射中胸口吧。

根据天下一所说，当时这房间的窗是开着的，因此可以认为凶手是从窗外偷进入内，而凶手大概也计划在行凶之后经窗口逃走。可是那时天下一从二楼跌了下来，所以只得逃往走廊方向。问题是，凶手然后往哪里去呢？

“唉，是怎么回事。”我再度开口说道，“这次就连我也束手无策了。”

“很烦恼哩。”从背后传来的声音，天下一走了过来。

“不是要来打扰，我只是想把谜团解开。”

“哼，外行侦探不要那么狂妄自大。喂，山田，走！”我对山田警员说。

“咦？到哪儿去？”天下一问道。

“去对其他的有关人等问话。首先从矢一郎开始。”

“那么我也一起去，你不介意吧。”

“随便你，只是不能做出妨碍的事情。”

我们离开母屋、向别屋那边走去。途中，天下一抛掉小说登场人物的表情说道：“没有刊载平面图吗？”

“平面图？”

“嗯，以这种邸宅作为舞台的本格推理小说，假如有凶手消失的布局，不是一般都会刊载邸宅的平面图么？”

“啊，是这个意思。”我点头说道，“的确，这好像早已是不成文的规定，但那样的平面图，真有必要吗？”

“所说的是？”

“像是在推翻不在场证明小说中的时刻表一样，虽然对于读者来说那是推理的材料，但也只不过是为了确保不会造成不公平现象而刊登的，我想实际上没有读者会望着平面图来推理解谜吧，尽管也不能说绝对没有。”

“原来如此，说起来也对。”天下一窃笑着道，“就连我也不会仔细的去看那在小说前面出现的什么‘XX馆平面图’！”

“我也是一样。”我笑道。

来到了别屋，我们在黄部夫妇的寝室内与矢一朗会面。

“凶手或许只是窃贼，原本为了钱财窜进来，但当看见有人，所以在惊慌下开了枪，大概便是那样吧。”矢一朗躺在床上说出自己的推理，“虽然未能把他逮捕也感到遗憾，但现在大概已迷失在树海里面，假如就这样的死在路旁，实在是咎由自取。”

“嗯，可是还剩下怎么逃脱这个疑问。”

对于我的质问，矢一朗显露出不高兴的表情。

“从窗口逃走了吧，想来只可能是那样。”

“但青野先生和尊夫人都说没有看见。”

“可能是看走了眼，那时我妻子并非不断在监视母屋那边，而青野那个男人可能又疏忽了什么地方。”总觉得矢一朗的语气有点不愉快。

接着，我们要向赤井留美问话。当返回母屋、在客厅中等候着的时候，那人出现了。

我一看见那人，便不禁从沙发椅上跌了下来。天下一使了个眼色，我们暂时离开到走廊去。

“咦？那人便是赤井留美？”

“对啊。”

“‘对啊’？还要以那样认真的表情来说！嗯，我明白了，这次的诡计便是那个。”

“是，就是那个。”天下一说道。

“可是，只看见了会后便把诡计看穿，那可不行啊。”

“为什么？”

“我也是从小说的开始部份、与她见面的那一瞬间便立即明白了这次的诡计，但为了不可以令故事无法发展下去，所以扮作没有注意到。”

“是么？那家伙真可怜。”那样说来，我也只得扮作没有注意到。

“当然了。”

“哎，真累人。”

我们返回房间内，开始对赤井留美进行查问。尽管为了让小说能够发展下去而扮作什么也没注意到，但坦白说，也够辛苦的。在一旁的山田警员也忍住了笑的在看着。

聪明的读者，应该已经看穿今次诡计的真相吧，而我和天下一的对话也大概明白了啊。

事实上，对于读者来说，今次的诡计是不公平的。那样说，是因为这次的诡计是否能够成立，对读者而言根本无法判断，即使是登场人物，也未必是全部人都被骗倒。

还未了解其中意思的读者，读过接下来的解谜部份后便会明白了，然后，多半会感到愤怒吧。

在母屋的客厅内，全部人都已聚集在一起。不，事实上并没看见矢一郎，天下一却说那也无妨，他说打算在这里进行对今次事件的解谜，而那只不过是在事件发生三、四个小时之后。

“嗯，”天下一开始说道，“在解开谜团之前，想要弄清楚一件事，那便是，凶手究竟去了哪里？”

“说什么呀！那不是由于不知道这个而令人困惑么？”青野不满的说道，“凶手消失了这事情，你也是知道的。”

“当然知道，但人既然并非干冰，又怎会消失呢。那么，这样问好了。凶手有逃到屋外面去吗？”

“没有逃到外面。”又是青野回答道，“那是肯定的。”

“嗯，我也认为这样。”天下一同意并说道，“那么说来便这样考虑好了。凶手仍然留在屋内。”

“哦。”

“怎么会？”

全部人都露出紧张的神情，并环顾自己的周围。

“可是应该没有可以匿藏的地方。”天下一继续说道，“那么剩下来的可能性只得一个。凶手便在我们之中。”

“怎可能呢。真笑话。应该不会。”真知子打颤地说，身体也在微微的摇晃着。

“但想来只能是那样。”天下一冷静地说道，“另外还要再加上一点，凶手是个男性。那是我看到的，所以不会有错。”

“明白了，凶手便是这个人。”我捉着青野的手腕。

青野大叫起来道：“干什么！我有什么理由要杀害灰田。”

“但男性便只得你一个。”

“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做过。”青野着急的说。

“请等等，大河原君，青野并不是凶手，男性岂非还有一个人吗？”

“咦？”我放开青野的手腕，显露出愕然的表情说道，“所谓还有一个人，难道是……”

“就是了。凶手是黄部矢一郎。”

真知子呵呵的笑了出来：“你在说些什么啊，我丈夫是凶手？傻了吗？还是在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矢一郎为了独占遗产，定下了这次的计划。”

“可是矢一郎无法行走啊。”我说道。

“那是他假装出来的。”

“但老爷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吗？”青野反驳道，“刚听见枪声之前，天下一先生还与身在别屋二楼的老爷打着招呼吧。”

“的确是那样，但我们却没有交谈，矢一郎只以眼神作回应，为什么不出声呢？那是因为他并非真正的矢一郎。”

“并非真正的？是由某个人假扮的？”我极其惊讶。

“就是了，是真知子假扮的。”那样说的天下一指向了真知子。

真知子掩着嘴巴在摇头。

“不是，我，没有……干那样的事。”

“装傻也没用，只要调查你的房间便会真相大白了，那里应该会找得到男人的假发和其他装扮道具。”也不知是否对天下一的步步进迫已认为无法再隐瞒下去，真知子当场崩溃、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到了现在，读者诸君想必也已明白了吧。今次的诡计是变装，也就是所谓的一人二役。天下一最初说不能预先透露的理由也大概了解了吧。

然而，故事当然并不就此便结束。

天下一说道：“当然事情并非就此便结束，矢一郎不是在杀害灰田后便消失了吗？那才是今次的主要诡计啊。”

“那又是怎么的一回事？”我佯装不知的问道。

“非常简单，凶手不是消失了，在我和青野追捕凶手的时候，凶手也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便是你！”望向天下一指着的人，我和山田警员、还有青野都啊的一声惊叫起来。那个人便是赤井留美。不，正确来说是自称赤井留美的人。

“说什么嘛，我什么也不知道哩。”那个自称赤井留美的人忸怩的摇着头说。

“装傻也没用，你的真正身份便是黄部矢一郎。”天下一以强烈肯定的语气断言道，“你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给我‘赤井留美是前来这座邸宅的第三者’这个印象，在杀死灰田后再让留美消失，那样的话，便会制造成杀害灰田的留美逃离这座邸宅后变得行踪不明的状况。但计算出错的，是在听见枪声之后我从二楼飞跌了下来。原本打算趁我从阶梯走下去的期间，从窗口逃走返回别屋去，但计划却被打乱了，于是你离开灰田的房间，立即再飞跑入隔邻的房间，然后装扮成赤井留美。为什么那么快便可以做得得到？那是因为你曾经为了兴趣而当过歌舞伎的女角，所以只利用几秒钟的时间来完成化妆，对你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真知子以外的全部人，视线都同时向着那个自称赤井留美的人。很快她、不，他便如同虚脱般当场跪了下来。

“果然不行！”变成了男性的声音说道，“为了重新建设公司的缘故，无论如何都必需得到父亲的全部遗产，所以才有今次的计划。”

“真正的赤井留美在哪里？”

“被囚禁于别的地方，打算在适当时候杀了她、或是放置在树海中。”

“说什么……”青野呻吟道。

“想问天下一先生，”扮成女装的黄部矢一郎说道，“为什么能够看穿我的伪装？我认为那是很完美的。”

“的确是非常完美，已到达百份之九十九的程度，但我却从剩下来的百份之一来推理。”然后，天下一便开始对那一二役诡计的过程作出长长的解说。

一边看着他、我一边认真地在想，担当本格推理的侦探也真不容易，即使在这种场合也不得不作出理论的说明。

若然是我的话，大概会大声怒吼着道：“为什么能够看穿伪装？这个样子只一看便已经知道了！”

我翻眼瞟向那个在装扮成女子、令人恶心的中年男人面前、非常认真地解释着的天下一，然后偷偷的叹了一口气。

（原文初发表于“小说现代八月增刊号メフィスト”
1994年）

杂谈感想

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写推理小说的评论文章很不容易，也偶尔会看见有些推理小说的评论，在有意无意间透露了凶手的身份。的确，在介绍推理小说的时候，有不少禁忌是须要注意的，直接说出凶手身份的行为固然不受欢迎，就是泄漏太多的故事内容也不好，这种种的一切，完全是为了要尽量避免破坏读者于日后阅读某部小说时理应获得的乐趣，因为那些乐趣往往便是从意外及惊愕中衍生出来的，所以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甚至是小说所采用诡计的种类也不能够随便透露。

正如今次这篇小说内文中所提到，一般来说密室杀人或不在场证明等诡计，是无须对读者刻意隐瞒的，很多时候书背的宣传短文都会暗示小说中所使用的主要诡计，而更有不少的小说名字如实反映全篇的诡计重点，例如使用密室诡计的《雪密室》、或使用列车消失诡计的《消失的水晶特急》等，从而方便读者诸君可以对号入座。另一个较为特别的例子，则要算是《马来铁道之谜》了，作者为免大家被书名误导、错以为那是一部以列车时刻表为诡计的推理小说，特意在封面后页作出了澄清，说明密室杀人才是故事中主要的谜团。

与密室诡计恰好相反，在众多诡计类别当中，也存在一些所谓“见光死”的种类。这些诡计绝不能预先让读者知道，否则便几乎等同于把谜底泄漏一样、会大大的减低阅读的乐趣。最常见的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便是所谓的叙

述性诡计，对于这类作品，“叙述性诡计”这几个字绝对是一个忌讳，就连提及都不适宜，所以通常只能够写出一些隔靴搔痒的介绍或评论。此外，也有一些作品具有双重诡计，其中一明一暗，明的浮于表面，只是谜团的封套，暗的却隐藏于核内，是更胜一筹、更令人感觉意外的真正重点。

当然，这种“见光死”的特性，也对读者造成了不少障碍，因为既然诡计的真面目不能随便曝光，那么要从诡计分类找出这类作品的一些佳作，确实是无从入手。另一方面，由于须要隐藏的并非谜底本身，因此很容易便让人掉以轻心，曾经看过一些小说推荐文，在读者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把不该写的都写了出来，即使是专业评论家乡原宏，也在他那部推荐百部推理名作的《阅读这部推理-日本篇》中犯上了这个毛病，尽管的确是没有把谜底直接写了出来，但个人仍然觉得这做法也不太恰当。

——香港路人甲

第九篇 杀人便如今——童谣杀人

要前往那个偏远的小岛，不得不从本土的港口摇两小时的船，而且还是由古旧渔船马虎改造出来的破船。我与部下们已好几次的向着海、张大嘴巴在呻吟。

摇摇晃晃的到达了凹凸岛，即便有几个男人出来迎接，带头的是个长了小胡子的大胖子。

“我是从县警本部来的大河原番三。”我说出了名字。

“是警部、喔、是负责人。”在这里清楚表明，可以令对方的态度有所不同。

“啊，大河原警部。远道而来欢迎欢迎。”大胡子强来握手，简直就像迎接观光客般的打招呼，“我是村长鲸冢。”

“你好。虽然急了一点，但，现场在哪儿？”

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令他想起了现时的状况。鲸冢皱起了眉头说道：“是在名叫沙丁鱼山的小山峰下的一座庙宇内，现在由我来驾车带路吧。”

“劳驾了。”

我们分乘坐几辆汽车前往现场。

在沙丁鱼庙里已经有人群聚集了。我们一到，便如同摩西渡海时一样，把群众一分为二。走在中间，事实上心情倒很愉快。

尸体倒卧在香钱捐献箱的前面，是一名穿着西装的男性。据报是从背后被勒住脖子，只要看那围绕着颈项的绳子便一目了然了。在这里，尸体还有一处奇特的地方，在男人那面向天的嘴巴里像是塞住了些什么东西，走近一看，那是一个馒头。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村长。

“呀，那像是供奉用的馒头。”

“这我知道，但为什么会塞进尸体的口中？”

鲸冢村长左右摇头说道：“不知道啊。我们也摸不着头脑。”

我与首先发现尸体的人见面，那人是每朝都走到这庙宇参拜的婆婆。那婆婆看到尸体后便前去通知警察，然后也不知是否惊得脚也软了，结果被医生抬走。

“活了七十多年也没遇见过那样令人震惊的事情。”那婆婆说出了尸体被发现时的情况。以下是关于尸体的进一步说明。

“瞪大眼睛、张开牙齿、死状实在非常恐怖。”

“所说的张开牙齿是？”——对这部份有点在意——“被塞住了馒头吧。”

但那婆婆却露出呆然的表情来：“馒头？这个……”据她说，在自己发现的时候并不是那样子的。我询问那个在接到婆婆通知后、立即赶到现场来的警员。从那警员的话得知，在他赶到时，死者口中好像已被塞进了馒头。

“那么说来，塞进馒头的并不是凶手么？不，那样做的人不会是毫无关系的人，大概是凶手后来想起了什么才做的。可是为了什么缘故呢？”我咕哝着，但只是咕哝也不是办法，所以还是去调查死者的身份好了。那个其实早已经查明了，他是在十年前离开这个岛、叫贝本卷犬的男人。

“为什么离开了十年后突然返回来？”

对于这个疑问，鲸冢村长作出了回答。在这个岛上有蛸田家和鱼泽家两大古老家族，两家的儿女将会在近期内结婚，那对于这个岛来说是多年难得一见的大事，因此在之前离开这个岛的人们都接续的返回来。

“那么贝本也是哪一方的亲友？”

“说起来，是两方共同的相识。因为到底这个岛整体上就已像是一个大家族。”村长对这事好像有点自鸣得意的样子。

无论如何，看来与这两家人有关系吧，于是，我们首先到蛸田家去。一去到便看见在门前有些争吵，一个穿着方格纹西装、头乱蓬蓬的男人，对着一个看似是女佣人的中年妇女，像是有什么请求似的，大概是说怎也要与主人见面。

我拍着那男人的肩头说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男人回过头来，笑逐颜开。在圆眼镜后的眼睛眯了起来说道：“呀，大河原警部！”

“难道，又开始玩扮侦探的游戏？”

“不是玩，那是我的职业。”挺起胸膛后却又听声继续说道，“然而，今次并没有委托人，只是偶然在昨天到来观光旅游，纯粹来自希望知道真相的好奇心，因此便想插手这宗事件。”

“哼，外行侦探在指指点点的，会为我们带来困扰。”

“那个、警部先生。这位是……”鲸冢村长望着这个可疑的男人问道。

“我来自我介绍好了。头脑精明、博学多才……”

“身手敏捷的名侦探、天下一大五郎、对吧！已经听得厌了。”

“不、最近还加上了这个标语：魅力非凡。”

“什么？”

“没法了，这个作者没有足够功力能对主角作出有个性和魅力的描写。”

“好了好了。”我叹了一口气。

蛸田家的主人八郎是一个盛气凌人的男人，女儿海苔子也是位骄矜得令人讨厌的女性，而她的母亲则好像早已过世。

两人都断言说没有与贝本交往，并谓把杀人事件与这次婚姻扯上关系，实在会令人困扰。

“古老大家族的儿女结婚嘛，是那样的了。”

虽然试图刻意阿谀，但八郎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依然没变。

“全部的人都这么说，这边和那边在传统这一点上是没法比较的，怎也好我家早于有人住在这岛上的时候便已存在，但由于那边大力游说，我们只好勉强答应，所以，那边的儿子、那个叫锅南的家伙若然有什么让我感到不高兴的地方，这件事便立即作废。”正趾高气扬的八郎从怀内取出香烟。这时有片纸条飘落于地上。

天下一把它拾起来并说道：“这是什么东西？上面这了些数字。”

“啊，不，没什么。”八郎把那东西抢回去，哧哧地把它撕碎，然后掉进附近的废物箱内。

在离开蛸田家、接续去鱼泽家的途中，鲸冢轻声说道，“蛸田家与鱼泽家原本由于争夺岛的控制权而闹至水火不容，但最近两方的势力都已逐渐衰落，所以开始携手起来，大概是想比起丧失权力来，这样较好一点吧。”

“媒人是谁呢？”天下一询问道。

“是我。艰巨的任务啊。”鲸冢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鱼泽家与蛸田家相反，因为男主人已死的缘故，由叫鳍子的女主人处理一切。感觉上，儿子锅男是个没主见的人，全部都听从母亲作主，听见他对鳍子叫“妈妈”也有好几遍了。

“今次的婚姻是想帮助蛸田先生他们的。”那样说的鳍子呵呵呵呵的大笑起来，“总之他说起了经济上的苦况。对我来说，即使不是蛸田家，看见他们那么热心，纵然说是妥协也没法了。”关于贝本，两母子都回应说没听说过这名字，也没有见过面。

首度调查在没有什么满意的收获下便结束了。我们住在岛上唯一的一间旅馆内，当然，天下一也住在那儿。然后在第二天——

“大件事了！大件事了！大件事了！”响亮的叫声传遍走廊，然后我房间的门帘被打开，警员飞跑进来说道，“警部，不好了，出现了第二名牺牲者。”

“什么？”我跳起来问道。

现场是海岸旁边的岩石阴暗处，被杀的是一名叫海老原海胆子的寡妇。从尸体的样子看来，明显是喝了毒药。可是说起来，倒下的样子有点奇怪，海老原海胆子的身体被古旧的被窝包裹着，头下面也铺了枕头。

“这是怎的？在搞什么把戏？”我怒吼道。

“这难道是……”在旁边的天下一呢喃道。他从皱巴巴的西装内袋中，拿出了一本看似廉价的书册，翻起几页来然后说道，“果然是这样，一如所料。”

“怎么？”

“请看这个。”天下一把翻开了那页的书递到我面前来。

这部书原来是叫“凹凸岛的历史”，在翻开的那一页上，记载有“凹凸岛的摇篮曲”这东西。那是这样的：

十个小孩童吃饭进餐，一个噎死了剩下九个。

九个小孩童熬夜到晚，一个睡过头剩下八个。

八个小孩童乘船外游，一个不回来剩下七个。

接下来的便是七人、六人等，而歌谣的最后一段则如下：

一个小孩童独自生活，结婚之后谁也不剩了。

我的视线离开那部书，抬头望向天下一并说道：“喂，这个、你……”

“就是了。”天下一点了头，双眼发光的说道，“杀人是按照歌谣实行的。今次的事件，是所谓童谣杀人。”

也不知“童谣杀人”这个词语是否恰当，但在古今的推理小说中，有一些便是这种模式的东西。这种模式其实是按照童谣、歌诀或诗句等的內容而模仿实行，在某些场合中，也有被称为模仿杀人。

“在日本，著名的作品有《恶魔的XX歌》。”天下一脱离了主角的表情说。

“在那部作品中所使用的歌，是作者自己创作的哩。所以想来只须要迎合故事需要而创作出来便行了，最难的是使用早已存在的歌谣那种场合，同是那名作者的《狱X岛》便是这样的了。”

“在某位闻名于世的女作家的作品中，则使用了鹅妈妈的童谣。聚集于岛上的十个人，按照歌谣上相同的模样被杀害，到最后谁也不剩了……”

“嗯，说起来那首鹅妈妈歌谣，与这次的摇篮曲非常相似。”

“注意到了？”天下一窃笑着说道，“总之，作者大概是抄袭吧。”

“怎么嘛、那家伙。”我露出了一副泄气的神情，缓缓摇着头。

“然而，今次的事件是童谣杀人，我真的吃了一惊。”

“喔，这个设定会使日后的说明变得困难。”

“是在说为什么要按照歌谣中的內容去杀人这一点吧。对于作者来说，认为那样可以让情节变得丰富起来，但既然构思那样的小玩意，便不得不附设理论的说明。”

“过去的作品又有怎么样的理由呢？”

“假如杀人动机是对多个人复仇的话，使用这种手段可以令以后的对手感到害怕。那首歌谣对于凶手和被害者来说，应该有着重要意义，纵然毫无关连的人可能不会明白，但这个安排对于被害者们来说，应该清楚为什么会成为袭击的目标。另外，也可以利用它来诬蔑别人为嫌犯，把与歌谣有密切关系的人陷害成凶手。”

“原来如此。如果是这些理由，也还可以说得上是合理的。”我双手抱臂、点了一下头，然后抚着颞前的髭说道，“但是也很辛苦啊。”

“是很辛苦。”天下一也同意道，“要按照歌词去杀人，尸体的处理真不容易。一个不小心，便会从而遗留线索，单是这个已有危险，对凶手来说，所得到的好处太过少了吧。明确的说，我认为那是多余的辛劳。”

“那样说是过于坦白了些。”我搔着头说道，“那么，今次又是怎么回事？有可以让读者接受的理由吗？”

“那个嘛……”关于这点，天下一显露出一不太期待的表情并说道，“总之，肯定的是接下来还会不断地发生杀人事件，因为怎也好今次的摇篮曲是一直数到十。”

“那是说，还再要死多八个人？”

在童谣杀人的场合中有一个缺点，那便是可以根据那首歌谣数到什么数字，来推断出被害者的数目。

“真长气的讨论！”我们互相对望，然后点头说道。

正如我与天下一离开小说世界后讨论的一样，其后接续的发生了杀人事件。

首先是名叫大矶砂彦的摄影师，被刺杀的尸体因浮出了海面而从一艘小艇中发现，这也与前述歌谣的第三段吻

合。然后叫滨冈栗子的主妇，被人以斧头劈开头部的方法杀害，而歌谣的第四段如下。

七个小孩童砍劈薪柴，一个斩掉头剩下六个。

接下来的是叫港川水一郎的男人，给注射入毒药致死。下一位则是叫高波涡子的女性，抱着六法全书被推下山崖。歌谣的第五、六段如下：

六个小孩童玩弄蜂巢，一个被刺倒剩下五个。

五个小孩童进修法律，一个离去了剩下四个。

大概已没有必要再把之后的事件逐个写出来吧。以同样的形式，出现了第七个、第八个被害人。在这期间，作为警方代表的我在干着什么呢？当然是仍然重覆着没收获的搜查。由于找出真凶并不是我在这部小说中的任务，所以那也没法了。

但天下一的处境还是不妙。纵使是有名侦探的标题，但出现了八名被害人却还无法解决事件……不，正确来说是他还不可以解决。在这时候便把凶手逮捕了，作者预备好的歌谣最后部份就会变得没有意思。

那样说来不单是童谣杀人，一般处理连续杀人事件的本格推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假如太早便把事情解决的话，情节便无法丰富起来。

尽管那样，但歌谣一直数到第十个人也实在太多了些，担任侦探的虽然可以稍为落后一点，有两三个人被杀的程度还可以容忍，但去到七、八个人则……

在每次事件出现的时候，天下一都说句什么“呀，又被凶手抢先一步。”但这台词很快便被听成只是废话。

然而，这个困境好像已到尾声，天下一终于有所行动。我们警方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行动，若然在最初便请他对我们说出自己的推理，想来可以进行较有效率的搜查而能够更快把事件解决，但没有那样做的原因，是在这类小说中有侦探角色的存在。

在他消失到不知哪里去的期间，终于出现了第九名受害者。在睡着的时候被淋上汽油然后给点火烧死。关于歌谣的第九段大概已没有必要再刻意的介绍出来吧，请读者诸君随意想像好了。

“唉，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今次的事件，就连我也已束手无策。”望着焦黑的尸体被运走之后，我说出惯例的台词。

“唉！唉！唉！怎么搞的！在我当村长的期间发生这种惨剧，真倒霉！真倒霉！”鲸冢跪在地上揪着头发。

四周的旁观者也在众说纷纭。

“已经有九个人被杀。”

“是连续的事件哩。”

“而且全部都是奇怪的杀害方法。”

“真的啊，每个人都各自死于不同的杀人方法，全然没有规则性。”听到这里，我望向在看热闹的人群那边。

“什么，你们没有注意到吗？”

“什么？”一个年轻男子像是作为代表的问道。

“今次的杀人，全部是按照流传于这个岛上的摇篮曲来实行，我还以为这事情早已传遍了哩。”给我那样一说，群众尽皆哗然。

“摇篮曲？说起来也是真有这东西。”

“摇篮曲么？原来如此。是那样，就是那样了。”

“对啊！”

“已经实行到了歌谣的第九段哩。”

“剩下来的还有一个么？”

接下来他们的行动变得奇怪，谁也再不说话，然后就这样各自散去。

天下一回来的时候，便是在那天的晚上。

“你在这之前去了哪儿？”我焦燥的心情在语气中表现了出来。

天下一却像是意味深长的窃笑着道：“有各式各样的事情要到东京那边去调查。”

“东京？调查什么？”

“那就是接下来要说的事情。”那样说完后的天下一四下张望，然后接着说道，“对了，鱼泽家和蛸田家的全部人都在哪里？”

“好像聚集在蛸田家，为了明天的结婚仪式作最后商讨。”

“那样正好了。大河原君，我们现在也前去吧。”天下一不待回应便匆忙的举步，而我也只得连忙追在后面。

一来到蛸田家，那个佣人便走了出来，以强硬的语气说，各人现正在商讨之中，若然是关于搜查上的质问，希望押后进行。

“既然如此，那就请对大家转达，已经查到了凶手，特意来通知大家。”天下一的话令那个中年佣人脸色一变，我也同样吃了一惊的望向侦探的侧脸。

看着那人说了句“请等待一会儿”便返回屋内之后，我对天下一说道，“喂，是真的吗？已经知道了凶手？”

“嗯！”天下一充满自信的点了头。

我环顾四周，然后凑近他耳边听声问道，“关于凶手利用摇篮曲的理由也没问题么？”

“那当然了。”

“也可以为读者所接受？”我再听声问道。

“那个，”天下一皱着眉说道，“也不怎么样。”

“喂喂……”当我正打算说话的时候，那个佣人回来说道：“请进入里面。”态度与刚才截然不同。

我们给带路到大厅中，蛸田父女和鱼泽母子、还有作为媒人的鲸冢夫妇，正坐在样子高级的沙发上来招待我们。

“已查出了凶手么。”蛸田八郎以沉重的声线问道。

“已经查出了。”天下一向前踏进一步。一口深呼吸之后，便开始缓缓的说。

“今次事件的谜团其实是很难解开的，即使是曾经遇过了好几宗奇怪事件的我，要解开那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线也毫不轻松，假如没有坚持下去的调查、丝毫矛盾也不放过的观察力、再加上洞察力和直感力、还有少许的运气的话，要解开是绝不可能的。总而言之，解谜必须要平衡的融合各项要素……”虽然名侦探的讲座还在不断地继续下去，但看来读者也太辛苦了，所以把它省略掉。即使是在听着的我们，要忍住不打呵欠也很辛苦。

“那么，从第一宗事件开始说明好了。那天晚上，被害人贝本为了与某人会面而前往庙宇，会面的理由则是谈一项交易。”

“交易？那是什么？”我问道。

天下一先望向蛸田八郎，然后把视线移向他的隔邻。

“要守着女儿的秘密就付钱来吧——虽然不知道确实的字句，但贝本说的话应该便是那个意思。”

“胡说！”蛸田八郎瞪大眼说道，“那不简直就像说是我与贝本会面吗？”

“就是那样。是你与贝本会面，然后杀了他。”

“无聊！有什么证据？”蛸田的脸像章鱼般发红。

“从你放烟草的袋中掉落的纸条便是证据。我后来拾起来重新拼凑，在那纸上写上了数字，是电话号码？不、不对。根据调查的结果，那是银行的帐户号码，而且登记名字是贝本。为什么你拿有这东西？答案很明显，你被他命令把钱存放入这个帐户中，藉此交换海苔子的秘密。”虽然蛸田像是想说些什么，但终于还是说不出话来。脸色红红的，相对之下，海苔子的脸在发青。

“那么，所谓海苔子的秘密又是什么？”鲸冢战战兢兢的问道。

“那是，在以前海苔子到东京的时候，曾与贝本发生了关系。不、不仅如此，还曾经打掉腹中的孩子，我也查问过当时的妇产科医生。”

“呀！”开口的是鱼泽鳍子。

“胡说八道！”蛸田像呻吟般道。

“不要！不要！不要！”海苔子哭着叫起来，可是仔细看却也不见有眼泪掉出来。

“但在第二宗事件上，蛸田却有不在场证明啊。”我望着手帐说道。

“那当然了。”天下一说道，“因为第二宗事件的凶手并不是蛸田。”

“说什么？”

“这第二名凶手在知道了第一宗事件的时候，想出了一个计划，那便是乘顺风车、把对自己有妨碍的人杀掉。可是为了要让搜查人员误认为凶手是同一人的缘故，这二宗事件最好是存在共通点，而给利用的就是那首摇篮曲。第二名凶手在贝本的尸体被发现的随后、在围观的人群还没聚集前的期间做了手脚，把馒头塞进尸体的口中。”

“原来如此，难怪目击者说在发现尸体时口中没有馒头。”我拍打双手、用力点头然后对天下一说道，“那么，这第二名凶手是？”

“便是这人。”侦探指着的，是鱼泽鳍子。

鳍子发呆了一会儿后，瞪大了眼，“呵呵呵”的大声笑了出来。

“怎么回事？怎么说是我呀？真是奇怪了。”

“装傻也没用，在那之后你杀了海老原，因为她知道了锅男的秘密。”

“什么？又有秘密？”我不禁惊得倒仰起来。

“是一些特殊的癖好。”

“癖好？”

“虽然很难说出口，但无奈也只得说了。”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一边呼出来一边说道，“锅男对女童抱有强烈的关怀。不、若然只是关怀还好，那、那、那个可以说是凌辱。”

“女童癖？”我大声问道。

直到现在还安静地坐在母亲旁边的锅男，像哭着脸的说道：“妈妈……”发出了可怜的叫声。

鳍子握着儿子的手并瞪着天下一，眼中充满了血丝。

“那个、那个、那个……证据……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那是海老原的女儿说的。现在正寄住于东京的亲戚家中，已是中学一年级了，虽然要回忆过去的幸很辛苦，但总算对我说了。我到东京便是为了要确认这个。你一直担心海老原会否把这事情公开，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杀了她，还按照摇篮曲预备了被窝和枕头。”不知是否找不到反驳的言词，鳍子沉默下来。

蛸田八郎咳了一声后说道：“那是你干的么……”

“那么第三宗事件是？”我问道。

“那是蛸田。”天下一回答道，“发生了第二宗事件后、同时也注意到与摇篮曲吻合的蛸田，想必在内心偷偷的笑着吧。虽然不知道是谁干的，但也已经把事件搞得混乱并且对自己有利，于是蛸田再把刚好在那时对自己有威胁的另一个人消灭，那人便是大矶。大矶以前也与海苔子发生过关系，而且还利用她的裸照来要胁蛸田。”

“那么……第四宗事件则便是……。”

“便是鱼泽的所为。乘着事情混乱，接续再杀多一人。滨冈的女儿也曾被锅男凌辱过，而鳍子每个月都要支付大额金钱作为保守秘密的代价。”

“至于第五宗……”

“那是蛸田的所为。”或许天下一已感到厌了，稍微不耐烦的说道，“港川也曾经是海苔子的恋人，拥有海苔子亲笔写下的婚约书。”

“那么，第六宗则轮到鱼泽？”

“猜对了。高波来是海老原的亲友，也略知锅男的癖好。”到了这个时候，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大概都已了解吧。便这样的，蛸田八郎和鱼泽鳍子反覆交替地去杀人，说起来，两人都是乘便而导致事件变得暧昧不清。

说明了第九宗案件是蛸田的所为之后，天下一的解谜终于结束了。

我一边打量着蛸田父女和鱼泽母子、一边说道：“怎么？有什么想说的？有反驳的话吗？”

最初抬起头来的是蛸田八郎。还以为他想驳斥天下一的推理，但看来却不是，他盯着坐在对面的鱼泽母子说道：“哼，原来是那样！竟然想把那么变态的儿子推给我女儿？”

听见这话后的鱼泽鳍子大概不会沉默吧。

“什么？你的才是，不要脸！”

“说什么！你这个皱皮老太婆！”

“怎么！大肚子乌龟！”

两人开始互相纠缠起来。

叫了警员来帮忙把他们两人制止住，在扣上了手镣后，两人都像发情猫似的在吁吁声叫。

鲸冢夫妇与我及天下一一起离开蛸田家。

“怎也好，总算是完美的推理啊。在童谣杀人的背后，竟然存在着那样的真相。”鲸冢村长从心底佩服出来。

“其实最重要的只是注意到有乘便的可能性。既是那样，不在场证明便变得无意义了。”心情极佳的天下一回答道。

“啊，原来如此。总之，乘便的只是一个人还算好。”鲸冢说道，“因为纵使有其他人利用乘便而模仿摇篮曲去杀人也不奇怪。”

“那个，是的。简直就是。”天下一说道。

我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大河原君？”天下一回头问道。

“确实是还剩下歌谣的第十段。”

“嗯，是那段‘一个小孩童独自生活，结婚之后谁也不剩了。’那又怎样？”

“那……”

有不祥的预感。

这个预感不幸应验。翌日，在这岛上的各处地方都发现了杀人事件，而各宗事件都没找到有其他的共通点、除了一项是全体一致的。

那就是，全部的尸体都给穿上了结婚礼服，手中还拿着三三九度杯！

我重新理解到这篇小说的标题，然后便叹了一口气。

（原文初发表于“IN POCKET”1994年10月号）

杂谈感想

有推理女王之称的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创作了几乎可说是流芳百世的《无人生还》（And then there were none），虽然这部作品的魅力并非单一来自童谣杀人这项元素，但作为小说核心的诡计之一，童谣杀人本身确实具备不少独特优点，以下列举了几项纲领，并从而展开更为详尽（或带点夸张）的分析和讨论。

★★ 学习轻松：童谣杀人属于一种易学难精的技术，要掌握其入门手法应该毫不困难。建议首先粗读始祖作品《主教杀人事件》（范达因），接着细读《无人生还》，最后再阅览经由日本作家改进过来的《恶魔的手球歌》（横沟正史），读完三部之后，大概便可以开始亲自动手创作了。

★★ 容易创作：童谣杀人的创作过程非常简单，只须分三个步骤实行便可以了。第一、选定计划模仿的歌谣或诗句。第二、设计杀人后的多余装饰。第三、思索模仿杀人的理由。当然，以上所说三个步骤的次序只供参考之用，实际执行的顺序，可以因应不同情况而有所改变，例如先拟定模仿的理由，再设计有深意的装饰，最后才找寻被用作模仿的歌谣。万一没有现存的歌谣适合使用，那么便自行创作也行。

★★ 具灵活性：尽管项目名称是童谣杀人，但其实还有数不尽的其他各种变化。诸如诗词歌赋、童话故事、古书文献、甚至其他推理小说的故事内容，都可以利用作为模仿对象。但是过于专门、或难于理解的作品则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因为它们难以让一般读者产生共鸣感，阅读时所能感受到的乐趣自然也大减。

★★ 参考繁多：除了上面介绍的入门必读三大作品之外，前前后后还有数之不尽的参考书目。就以日本新本格作品而言，便已存在着各色各样的佳作例子，其中包括暴风雨山庄式的《雾越邸杀人事件》，以文明都市为舞台的《恶魔的水槽密室》，模仿古籍文献的《圣アウスラ修道院的惨剧》，模仿童话故事的《金雀枝庄的杀人》等等，由于数量太多未能尽录。

★★ 市场价值：不论是一个怎样容易学习、容易实践的方案，假如完全没有市场价值的话，这方案便实在没有太大意义，幸而童谣杀人总算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虽然范达因没有为读者带来太大的惊喜，但克莉丝蒂却把童谣杀人推至高峰，从而读者对这种手法不但不会感到陌生，反而可说是对它趋之若鹜，因此它可以称得上是众多热门必卖诡计之一。

★★ 无惧雷同：使用童谣杀人作为主题诡计的作品，即使故事内容恰巧与其他类似作品有相似的地方，也不害怕被看成是抄袭别人，事实上在现存的名家作品中，早已有不少是在诡计结构上大同小异的，例如夏树静子版的《有人不见了》便与克莉丝蒂版的《无人人生还》同出一辙，大家只会认为那是挑战经典名著的新作，而不会诟病其中有模仿的成份。

★★ 流传千古：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关于《无人人生还》的评论文章，而无可避免的都会提及到诡计相近似的其他作品。因此若然能够创作出一部与这不朽经典之作有几分相似的新作，那么使它流传千古便绝非妄想，假如构思比《无人人生还》还略胜一筹的话，甚至更可能成为另一部举世瞩目的名著。

——香港路人甲

第十篇 不公平的样品——推理小说的守则

“警部，杀人事件啊。”当我正在书写着桌上的文件之际，部下猛然的冲了过来。

我伸手拿起了外衣然后问道：“地点在哪里？”

“XX町姓大黑的家中，主人一朗被杀。”

“大黑一朗？他岂不是一位名人？好，立即赶去。”一边把手穿过衣袖、一边站了起来。

大黑一朗是在日本属中下级的大黑制药公司的董事长，公司虽然曾在某段时期衰落，但据我所知最近又再好转过来了。

与“大黑庄”这名字给人的印象完全相反，这是一座墙壁铺设了纯白色瓷砖的建筑物，从二楼圆拱型的露台上，甚至还会有像迪士尼电影中的什么公主登场吧。只是放于大门旁边的废物袋，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看来五十岁前后的瘦削女性，她自我介绍说是女佣、名叫绀野绿。从那颤抖的声音便可以知道她是非常的惊慌。

“被害人在哪？”

“这边。”

跟随女佣到达宽阔的大厅，在沙发的贴邻有一名男性倒下，旁边有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还有一个看似是医生、穿着白衣的男人。那中年女人把面埋向沙发、正在不断的抽泣着，而那年轻男人和医生则露出沉痛的表情在坐着。

自我介绍过后，我便去确认他们的名字。在哭的女人是被害人的妻子、叫大黑野舞子。那个年轻男人是他们的儿子次郎。医生的名字则是……算了，什么也好吧。

尸体穿着浅蓝色的长袍，也不知是否由于痛苦而扭动的缘故，敞开了衣襟。

“是谋杀，应该不会有错。”医生望着尸体断言道。

“那些是……”那样说的我指向桌上，在那处摊放了一个扁平的箱子，里面并排着一些巧克力。

“好像是今早送来的。”儿子次郎回答道。

我问那医生道：“那些巧克力有毒？”

“多半是了，刚在这里开始吃这些巧克力。”医生指向地上说。那儿还有半片巧克力掉落在淡紫色的绒毡上。

我点了头，然后叫了鉴证人员前来。

在现场检证进行期间，我在一朗的书房内向有关人等问话。首先从次郎开始。

“没想过父亲会成为谁人杀害的对象，因为也没有想起曾做过什么令人怨恨的事情。”次郎皱着眉头、以沉重的语气说道。

那种人即使做坏事也视作等闲——这句话我没说出口。

接下来的便是那女佣人。我询问了送来巧克力时的情况。

“主人特别喜爱吃巧克力，一边说着记不起送礼人的名字、却一边大块大块的吃，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被下了毒药，正打算走入厨房泡红茶的时候，突然听见了呻吟声……”说到这里便只变成了哭声。

死者的妻子野舞子还没回复到可以问话的状态，还在自己的房间内休息。除此以外，在这家中还居住了次郎的妻子高子、被杀的一朗的弟弟和夫，和名叫樱田的司机。

“喂，不能随便进入！你是什么人？”从大门那边传出来的声音，像是我部下的。

走过去一看，一个头乱蓬蓬、穿上皱巴巴外衣的男人，被我的部下抓住了衣襟。

“什么？那不是天下一么？”

“呀，警部！”望向我这儿，天下一满脸他乡遇故知的样子，“负责这次的事件么？”

“是熟稔的？”部下向我询问道。

“也不能说是熟稔，只要是警方人员，知道他的人也很多。”

“但经常特别关照的却是大河原警部哩。”天下一挺起胸膛说。

这个饶舌的男人。

我咳了一声然后说道：“说起来，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我邀请来的。”首先声音响起，随后一名年轻的女性走了进来。化妆时尚，也配戴了大量的首饰。

“你是？”

“大黑高子。”

“呀，次郎的妻子。”我点头说道，“你为什么邀请天下一前来？”

“为什么？不是有事件发生了吗？我从朋友听闻关于天下一的事情，大名鼎鼎，是个头脑精明、博学多材、身手敏捷的名侦探先生。”

“不、太过奖了。”天下一害臊起来。

“关于今次的事件，我想一定要请天下一来解决，所以便带他来这里，因为警察是无法信赖的。”说完后才警觉到对方是警察人员，使用手一掩嘴巴，然后接续说道，“失礼了。”

我再咳了一声后望向侦探说道：“那样说来没法了，但请你千万不要妨碍我们。”

“嗯，非常明白。”天下一恭敬地低头说道。

来了干扰的人，我想会很辛苦。当然，由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天下一侦探，因此从一开始便已决定了他的登场，但在我的立场来说，不得不作出这种态度。

不理睬那侦探，重新再望向现场。首先注意到的，也不用说自然便是巧克力了。

“那是一间著名糖果店的东西，并非在任何地方都买得到的，若然是前两三天的事情，店员可能还会记起顾客的样貌。”天下一望着包装纸说道。

“我当然也知道这个，所以，嗯，已经打算叫部下去查问店员。”我装作若无其事的说。

接着，天下一把被粗暴撕破的包装纸拿在手中。

“以绿色原子笔写下了收礼人的名字。虽然惯常说以绿色墨水写信是具有离别的含意，但与这个有关系吗？嗯，送礼人的名字是习志野权兵卫。”

“从未听见过的名字。”在不知何时走到旁边的次郎道。

“就是了，”天下一说道，“这是仿效无名氏的用语。”

“是么。”次郎一脸可惜的表情。

“让我看看。”我从天下一手中抢过了那张纸，然后说道，“喔，习志野权兵卫么。虽然还写下了住址，但大概是乱作出来的吧。咦？”

“怎么样？”部下询问道。

我指着邮贴的消印说道：“看这个，接受这小包裹的邮局就在这儿附近。”

“啊！”在场的全部人员、不，正确来说是除了天下一以外的全部人员，都望向我的手中。

“真的。”

“怎么回事？”警员们都异口同声说。

“嗯。”我低吟了一声后对大黑家的人说道，“对不起，各位请在另外的房间等候一会儿好么？”

“为什么？”大黑高子蹙起了一片眼眉问道。

“我们要商讨一些关于搜查上的事情，只需要一点时间便行了。”

“啊？那样？”

在大黑高子与大黑家的其他人走了之后，我吩咐部下道：“去找寻绿色的原子笔，有可能在这屋内。”

“嗯，那样说来果然是……”其中一名部下满脸严峻的说道。

“对，凶手是这家中成员的机会很高，所以才会使用这儿附近的邮局。”

“原来如此！”部下们都理解的点了头。

“不！真是这样？”在离远一点、听见了我们讨论的天下一扭着头说道，“那会经常这样便宜啊。假如凶手真是这个家的人，想来不会做出那样显而易见的。”

“闭嘴吧！外行侦探懂什么！这是根据我经年累月的洞察力所推理出来的。”我很大声的说道。虽然我也明白这是极简陋的推理，但若然不作出那样的断言，以后的故事便不容易展开。

给我怒吼完之后，天下一沉默下来。我再命令部下去找寻那绿色原子笔，然后部下们很快便四散了。

约三十分钟过后，两名警员一脸紧张的返回来，其中一人拿着一块手帕。

“这个被抛掉入一朗书房中的废物箱内。”警员把手帕在我面前摊开，里面有一枝绿色墨原子笔。

“好，已能确定了。”我拍了一下手说，“集合全部人到这里来。”

不知是否听到了事件的发生，被杀的大黑一朗弟弟和夫及司机樱田刚好返回来。他们二人、还有大黑野舞子、次郎和高子夫妇、加上绀野绿合共六人一同聚集于大厅内。

当宣布了原子笔被抛掉的事情后，全部人都脸色一变。

“有那样的事！凶手竟是身边的人？”

“弄错了什么嘛。”

“疯了么？”

“怎么的一回事？”

各种惊叹的句子纷纷从各人口中说了出来。我以威严的语气说声：“安静一点！各位的不满我也能够理解，但这是客观的事实。还有，从现在起请各位不要离开这大屋半步，在这期间我们会把凶手的真面目揭穿。请各位合作。”

虽然大黑家各人看来好像有点抱怨，但我强硬执行这个要求，然后，再指示部下们详细调查大黑家各人的人际关系。

“那……”看准了谁也不在的时候，我开始对天下一说道，“到了这个时候，小说的前半部份已快要完结了，但今次的诡计是什么呢？读到现在还未发现看来像是诡计的东西。”

天下一噌噌地搔着那乱蓬蓬的头，一脸不耐烦的说道：“已经知道诡计了。不，即使是读者，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了。”

“喔，那样吗？那么想请你说明一下。”

“遗憾的是，关于这个现在还不能够说。以前也提起过，在推理小说的诡计中，好像密室或伪造不在场证明等的类别，即使预先知道了也不会有问题，但也有另一些却是在知道了之后会兴趣大减的。今次的诡计便可以说是后者。”

“是么？那没法了。为了随后的乐趣，暂时算了吧。”

听我那样说，天下一不知为何叹了一口气说道：“乐趣……么？”

“那样闷闷不乐的样子，有什么抱怨吗？”

“坦白说，非常不满，我原本认为在这个天下一系列中不会出现那样的诡计。”

“哪里不满意？”

“在读者面前不能说得太详细，但首先，我不觉得这个诡计是原创的。密室也好、伪装不在场证明也好，即使外表的手法种类看似相同，但内幕却能表现作者的独创性。例如某人利用物理上的设计来完成密室诡计，另一人则利用错觉造成密室，即使同样说是密室，也出现各色各样的构思。然而，今次的诡计除了少数的例外，便只得一个种类，也就是说，使用这个诡计的具纪念性首作之后的作品，全部都可以称为盗作。”天下一非常激动，一脚踢向放在一旁的大理石桌子，然后脚趾痛得呻吟起来。

接着，他皱着眉站起来说道：“说全部是盗作确实有点儿偏激，事实上，不同的作家会思考出各样的变化，也可能产生出杰出来，可是，对于那些仅为了这诡计而产生意外性的作品，我怎也无法认同。”

“你想说这篇作品便是这个类型？”

“就了是。不、可能更恶劣。”

“为什么？”

“因为不公平的缘故。这篇可以被称为不公平的样品。”

“说得很过份啊。”我的手指在耳孔中转动。

“在这里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呢？”

“可能还会有读者尚未知道凶手是谁，所以希望给大家一些提示，那样的话良心上会好过一点。”

“还以为你不会放在心上。算了，随你喜欢吧。”

“那么……”天下一转过身向着读者那边说道，“这部小说系列角色的我和大河原警部都肯定不是凶手，但除此以外的任何人都请怀疑，要放弃先入观啊。”说完后便转过身来，回复了原来的位置。

“只说这些？”我问道。

“虽然想说得再详细一点，但若再多说便已是泄露谜底。即使只是暂时性，但担任这种欺诈的同谋，实在是……”天下一抱着头蹲坐着。

“不要再胡言乱语了，返回到小说世界去吧。”我捏着他的脖子，勉强拖着他离去。

这天晚上，部下们监视着这大屋的四周，我也在大黑家中过夜。借了毛毯，与交替休息的警员们一起在大厅内瞌睡。天下一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只给他一个人预备了房间。

我也会偶尔起来，在屋内四处走动，纵使也知道那也无法找到什么线索，但这种没意义的搜查，却是我在这小说中的任务。

在不知第几遍的巡视之后返回大厅，看见其中一名部下正与天下一在谈话。

“你在干什么？在这个时间。”

“怎也思潮起伏得无法入睡，所以便起来了。警部，去吃了有毒的巧克力么？”

“在说什么？我去了巡视四周。”

“天下一先生说凶手并不是居住在这所大屋的人。”那警员礼貌的说道。

“哼，”我望向外行侦探说道，“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动机。”天下一说道，“大黑一郎虽然死掉，但谁也没得到益处。”

“不会吧，不是有承继大额遗产的人么？”

“若是以前的大黑，确实会是那样，但由于前一阵子公司的经营恶化，现在个人资产已剩下不多了，既要偿还贷款，还要缴纳遗产税，全数大概都会花掉了。”

“保险金又怎样？也许有购买人寿保险呢？”我向旁边的警员问道。

“是有购买了，受益人是妻子野舞子”。警员望着手帐回答道。

“那么，那个女人便是凶手了。”我立即说，“肯定是那样。”

可是天下一却在摇头：“金额只是区区的一千万日圆。虽然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已是大额金钱，但是否值得以安定的生活来交换呢？”

“嗯。”我低吟了一声，然后问那警员道，“仇恨那方面又如何？感情的方面？”

那警员搔着头说道：“关于那个，根据到目前为止的调查所知，没有发现那方面的事情，可以称得上是平稳无事。”

“应该不会那样，始终是富有人家，怎会没有恩怨或爱恨什么的？再去详细调查一下。”尽管就连自己也认为说得非常勉强，但我也照样叱责部下。

部下沮丧地回应道：“是，知道了。”

这时从旁边响起了声音，一望之下，便看见披上了长袍的大黑高子正站在门边。

“大黑太太，怎么了？在那样的深夜。”我询问道。

“我丈夫他……他不见了，各位知道他去了哪儿吗？”

“次郎？我没有看见。”然后望向那个部下，他回应说也不知道。

“从哪时不见了的？”天下一问道。

“那个……刚才我醒来的时候便看见不在我旁边了。虽然想到或许是去了洗手间，但怎也不见他回来，所以不禁担心起来，走下来看一看。”在日间那样嚣张的高子，目光中渗出了不安的神色。

“那么，”我站起来说道，“去找找看。”

我们和高子一起到大屋内各个房间查探。当然，其他的人都在睡，但也强行把他们叫醒来搜查房间。然而，不论在哪处都看不见次郎的影子。

我去质问在门外的警员，他们的回应是一个人也没有从大屋离开过。

“还再有其他房间吗？”我向高子及其他被叫醒的人问道。

大黑和夫发出了“呀”的一声。

“怎么？”我问道。

“难道……可能是地下室。”

对于他所说的，其他的人都像吃了一惊的样子。

“所说的地下室是？”天下一询问道。

“是避难所。大哥为防备有事情发生，所以建造了地下避难所。最近认为这个东西已没有必要，也松了一口气，可是……”

“请带路吧。”天下一满脸严肃的表情道。

通往地下室的入口，位于二楼阶梯的内侧，骤眼看来只像是利用了阶梯下的地方作为杂物仓，但当门敞开了之后，便是通去地下室的阶梯。

“知道这个房间存在的人，便只有这个家的人。”和夫说道。

下了阶梯后便是一间以水泥围成的房间，在那正中附近的位置，有个男人仰卧的躺着。高子尖叫了一声，然后就那样的昏倒了。

“全部人就这样不要动。”那样说完后的我走近尸体。那男人是大黑次郎，胸口插着一把登山刀，但血没有流出太多。

我呼唤部下到来，然后低吟道：“真是失败，给人乘虚而入。”

在警察的监视中发生了杀人事件，警方的颜脸荡然无存。我以拚命的态度，对这个家的人逐一进行查问。其中最特别留神的，是对大黑和夫的查问，因为一郎和次郎都已死去，掌握大黑制药实权的便是这个男人，仅只这一点，便让我把他标签为最重要的嫌疑犯。

“立即招认吧，是你杀了他们二人。”

“不是，我没有做过。绝对没有这回事！”和夫半哭着否认道。

然而，最终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证据，所以还无法逮捕和夫。我双手抱臂并说道：“嗯，难道凶手是次郎本人？为了什么理由而杀了父亲，然后畏罪自杀？喔，是这样了，一定是这样。这个解释很合乎情理。”

正当部下们也接受我的推理之际，天下一突然从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

“不对，那是错的，凶手是别人！”

“你干什么？这里是搜查本部，没关系的人请离开。”

“可是，现在请你与我一同前往大黑家，看我揭发真正的凶手。”

“外行侦探在说些什么？很有趣嘛，会展开什么样的推理哩，让我好好的听吧。”

我和部下们一起前去大黑家。

一如以往，全部的有关人等都已齐集在大厅内，天下一徐徐向前踏出一步。那是在侦探小说中常见的场面。

“各位，”天下一说道，“今次的事件，就连我也感到头痛。最大的原因是，凶手的影像很模糊。什么样的人，为了什么目的，可以说是完全触摸不到。我尝试思索可能成为的凶手条件，那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对大黑家内部非常了解，知道一郎很喜爱吃巧克力、及知道地下室的存在，这点是很明显的。其次，在次郎被杀的当晚，是在这所大屋之内。还有第三点便是，这个人把绿色原子笔掉进一郎书房中的废物箱内。”

“那岂非很奇怪么？这个家的全部人都完全附合你所提到的。”我说道。

“对于第一个和第二个条件来说确实是那样，但对于第三个条件则有所不同。”

“怎样不同？”

“身为女佣人的绀野也许都不知道，那一天的早上，一郎他亲自己清理了书房内的废物箱，把废物放进入塑胶袋内，然后把那个袋放置在大门旁边。在那个袋中有大量被撕掉的信纸碎片，那是经已查证了的事实。多半是为了不想给人看见那些信件，所以罕有地亲自清理。”

“呀！”我不禁叫了一声。说起来，初次来到这里的
时候，在大门旁边出现一个废物袋，那大概便是大黑一郎
拿出来了的。

“在那个时候，废物箱应该还是空的，也就是说，原
子笔是在那之后才被掉进去，但有可能那样做的人是谁呢？
已外出的和夫、及司机樱田是不可能的，另外，野舞子和
高子、以及女佣人绀野都聚集在饭厅，而直至巧克力送到
来、惨剧发生之前，谁也没到过二楼的书房。这是大家说
的。”

“那么说来，最重要的便是，谁也没有机会？”和夫
说道。

“就是了。”天下一点头道。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凶手不是在我们之中
吗？”我望着天下一的侧脸说道。

“不，凶手是在我们之中。”

“但刚才却说……”

“警部，”天下一望向我这边然后说道，“满足刚才
所提到各项条件的人物，只得一个人。”

“是谁？”我问道。

“谁？”

“究竟是谁？”

大黑家的各人一起追问侦探。

天下一吸了一大口气，缓缓呼出，再舔着嘴唇然后说
道：“换句话说，这个能够不被怀疑而随意在屋内走动、

并且能够把原子笔掉进一朗书房内的人，就是你、警部！”
然后，他指着了我。

全部人都瞪大了眼、与及发出惊讶的声音。

“怎么嘛、说出那样的傻话来……。。”

“觉悟吧，”他说道，“当你以查问为藉口走入一朗书房的时候，便偷偷的把原子笔掉弃在那儿。”

“为什么我要那样做？”

“装傻也没用，我已经全部都调查过了。”

“傻的是你吧，说调查什么的。”我叫道。

“我去调查过凶手买巧克力的店子，给那里的店员看你的照片，虽然你大概已掩饰了真面貌，但那店员说还记起你额前的伤痕。”由于天下一的说话，我不禁按着自己的额前。那里确实是有伤痕，是在年轻时候被凶手割伤的。

“另外还有另一个证据，那便是次郎在被杀的晚上，当你巡查后返回来时，我曾经问你是否去吃了巧克力。那是因为警部大人的白恤衫上，附着一小点看来像是巧克力的污迹。我想那其实并不是巧克力，而是倒喷的血迹。如果调查那时穿着的恤衫便会清楚了吧。”

“那个……”顷刻间找不到反驳的句子，我顿时手足无措。

“为什么？这个警部竟然干出那样凶狠的事？”大黑野舞子说完后便没话说了，只是在摇头。

我望着她那一表正经的脸。

“你问我为什么要干出那样凶狠的事？凶狠的是你们，你们才是杀人凶手。”

“说些什么？为什么说我们杀了人？”

“你不应该那么问，忘记了花子的事么？”

“花子？啊！”大黑野舞子神情变得严峻起来说道，“你是那个人的……”

“父亲。”我瞪大眼睛说道，“女儿花子曾经与大黑次郎交往，甚至已经有了婚约，也有到这大黑家里来。可是，大黑次郎突然抛弃花子，与有生意往来的公司董事长的女儿高子结婚，当然，这是大黑一郎与野舞子命令他儿子那样做的。受了重大打击的花子在上个月自杀死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便计划对大黑家报复。”

“那个人自杀了……有那样的事么？我完全不知道。”野舞子虽然那样说，但现在才哀伤，却已经太过迟。

“果然正如我所想的那样。”天下一说道，“你断定在巧克力下毒的凶手是这个家的人，只是为了要利用搜查作为藉口，让你本人能够随意在屋内行动。”

“确实是那样。”

“大黑一郎喜爱吃巧克力、及地下室存在这些事情，都是从你女儿那处听到而知道的吧。”

我点了头。

部下警员们诚惶诚恐的走近过来，然后很客气的把我扣上手镣。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还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怎么搞的！”突然天下一开始搔起头来并说道，“终于来了，‘我’是凶手，是一个老掉牙的模式，任谁都能够制造出意外性来，毫无技巧可言。”

“算了吧。”我安慰着他道，“即使是这种意外性，也还是有推理迷喜爱。”

“但那些却并不算是真正的推理迷。”他说完后再把身体转向读者那边，点头作揖并说道，“对不起，今次是很不公平的。真对不起。”

就在这时响起了砰的一声，一个男人走了进来。这个长了髭的男人一边在吁吁的喘息着，一边环顾四周，然后搔着头说道，“哎呀不好，迟来了真抱歉，因为给另外的事件缠绕着。”然后他——大河原警部望向我这边、瞪大眼睛说道，“怎么呀，金田警部。脸色不太好哩。”

（原文初发表于“小说现代十一月增刊号メフィスト”1994年）

杂谈感想

相信大部份推理迷都听说过、甚至熟读了范达因关于推理创作的二十项守则吧。当年他倡议这二十项守则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大概是希望能够让作家避免去创作一些对读者不公平的推理小说。然而，这所谓推理小说的公平性，又究竟是重要、还是完全不必要的呢？

一般在所谓公平的推理小说中，作者须要在解谜被解开之前，把故事中侦探所知道的有关资料，毫无保留地呈现于读者眼前，让聪明的读者能够从理论上亲自推理出与侦探相同的解答。相反的，假如作品是不公平的话，读者除了瞎猜或碰巧以外，很难达致正确的答案。换句话说，读者真正的推理只能源自于公平。

对于不公平的作品，推理迷通常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当看见最重要的证据或资料，在侦探解谜时才首次出现的时候，有时甚至会有愤怒的感觉，因为有不少读者都喜爱亲自推理，他们享受自行推理的乐趣，而小说的不公平性，则可以说是把读者应得的乐趣粗暴地践踏。既然乐趣来自推理，那么说来，乐趣也是间接地源自于公平。

另一方面，不少读者也能够从推理小说中获得除推理以外的另一种乐趣，那便是意外感，其中包括令人感到意外的凶手、意外的杀人诡计、或是其他意外的真相等等。事实上，意外情节在其他类型的小说中都会经常出现，但相比之下，好像它在推理小说中较为显得重要，而推理迷也似乎较为喜爱这种意外感。也可以说，意外感能够为推理迷带来另一种乐趣。

虽然骤眼看来，公平、推理和乐趣应该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既然有意外感这个元素的介入，事情便变得复杂了。对于读者来说，越是公平、推理解谜的范围则越变得

狭窄，因而所带出来的意外感也就会越低、相对的乐趣也可能会减少了。对于作者方面来说，故事越公平，则越难创作出具备相当意外感的作品，也就是越难让读者感到惊讶。因此，公平与乐趣还是有互相敌对的关系，但乐趣却同时从两者中产生出来。那么，作者应该如何取舍？怎样才能平衡这两方面的轻重？还有的是，对推理小说来说，究竟公平的界线是否存在？希望有谁可以给以上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解答。

——香港路人甲

第十一篇 禁句——无头尸

除了方形的一楼部份之外，这座塔呈现成一个白色的圆柱形。除掉各处的窗子，便是一所全无凹凸的枯燥建筑物。

长时间向上望，就连头也痛，我右手轻轻搓着头的后面。

“高度约六十米。”所属地区的警员说道。他仍然向上望着，鼻孔中的几条鼻毛也可以看得见，“直径大概约是六米。”

“预备作为灯台么？”

当打算开玩笑的我那样说时，那警员以认真的表情摇头说道：“不，我想不是。想来在这一片陆地中，即使是灯台也没什么用处。”

“明白。那么是烽火台？”

“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反驳，但在这个时代，所谓烽火台这东西其实……”大概没发觉那是开玩笑的吧，那警员回答说道。

“重要的是，”我咳了一声后问道，“这座塔是作什么来的？”

“根据这个家的人说，好像是用作冥想的场所。”

“用作冥想？为了什么？”

“好像是这个家的主人雨村，曾多次透露说当对人类社会的交际往来感到厌倦时，便上来这里作精神上的松弛。”

“哼，有钱人便存在有钱人的烦恼。”

我巡视塔的周围。塔的南面，是一所如欧洲贵族居住般的大邸宅，北面是一座颇高的山峰，西面是树林，而东面则是私家高尔夫球场。这些全部都是在雨村家的土地上，真是有钱便什么都有。

“昨天晚上，有谁在雨村家中？”

“现时已知道的，有出席昨晚举行的私人宴会的亲戚和朋友，合共二十三人。”

“风间大介也包括在内吗？”

“不，不包括风间。不要说宴会，就连那所邸宅也没有进入。”

“连邸宅也没有进入？为什么？”

“不知道，但即使不进入邸宅，也能够直接来到这座塔。”

“啊。”我再次望向这座塔，“好，总之入去里面一看吧。”

尽管说是早上，但里面却颇为昏暗。入口的正面是管理员室，一个瘦削的老人正望着放在窗口后面的电视机。那老人一注意到我们，便急忙的戴上眼镜、轻轻的打一声招呼。

“是他看见风间的。”那警员说道。

我向那老管理员询问有关情形。

“我想风间先生来的时间是晚上约十一时半，什么也没说便直上阶梯，由于风间经常来，所以那时虽然觉得有点怪，但也没有太在意。”老管理员一边在密密的留意眼镜的位置、一边说道。

“确实是风间？”我为了慎重起见再问一次，因为这个老人的视力，想来好像怎也无法信赖得过。

“想来就是了。”可是，他的表情却像在说“不太相信。”

“是风间，一定没看错，始终在前日刚买了新的眼镜。”他把那副嵌入了厚镜片的老花眼镜除下来给我们看。

“穿着什么服装？”

“好像是黑色的礼服。”

那样说，是打算出席宴会？

“在风间之前有没有人先上塔呢？”

“没有。”老人断言道。

“之后呢？”

“也没有。”老人进一步肯定的说。

“没错了么？”

“没错了，由于过了很久风间先生还没返回下来，我正感到奇怪之际，秘书先生在约十二时半从大屋那边走过来了。”

“秘书说因为发现雨村先生不在，所以到来找寻？”

“是。他问过老爷有没有到这里来，我回答说老爷并没有来这里，但风间先生则走了上去，秘书先生觉得奇怪，所以也上去了。”

“然后……就发现了？”

“好像就是那样。”在旁边的警员答道。

“明白了。无论如何，上去看看吧。升降机在哪儿？”

“没有升降机啊。”那管理员回答道，“请使用阶梯吧。”

“什么？使用阶梯走上六十米的高度？”

“对。”管理员点头道。

我望了一下在旁边、像在说不好意思的警员，再望返管理员，然后叹了一口气。

我们踏上沿着墙壁内侧建造的螺旋阶梯，大概即使是拥有者雨村也无法一口气走上去吧，因此在中途的一些位置放了椅子，在那些地方虽然为了观看外面而装上玻璃窗，但玻璃却全是嵌入式、不能敞开的。

“风间……吁吁……好像是一名冒险家吧。”我一边在喘气、一边询问在旁边的地区所属警员。

“像是了……呼呼……雨村……吁吁……就是资助人。”

“什么……吁吁……由雨村资助？”

“两人在高校时是同学，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喘着气、终于到达最高的位置，然后打开铁制的门，走到外面去，那儿是一所圆形的展望台。

“啊，大河原警部。辛苦你了。”预先已到达的部下向我打招呼。包括他在内的四名搜查员，正围着一个给蓝色塑胶罩布裹着的東西，从罩布的一端，穿上皮靴的脚伸了出来。

“那便是受害人？”尽管一看便能知道，但我还是问道。

“是的。须要一看吗？”其中一名部下询问。

“当然了。把罩布揭开来。”

当我一说，部下们都瞬即显露出担忧的表情。过不多久，其中一人弯身拿着罩布的一部份，就这样的便把它翻开。从我这个位置，可以清楚的看见穿着礼服的尸体。

“啊！”我低吟了一声。虽然感到有点不舒服，但由于以前已看过了不少尸体，因此也不至于呕吐起来，可是，仍然禁不住皱起眉头。

尸体没有了头部。

当应该说话的我还站着发呆的时候，从背后响起的鞅声传入我耳中，回头望去，天下一大五郎那依旧没变、穿着皱巴巴外衣的身影走了上来。

“啊，呵呵，大河原警部。”看见了我，那个侦探显露出高兴的表情。

“来干什么？”

“所谓的什么，那其实是工作啊。好像发现了无头尸体、是么。啊，那个便是尸体吧。”上到了展望台的天下一把我推开，然后向那塑胶罩布走近，“哗！”

“哼，就连你今次也被吓得惊叫起来。”

“真的令人吃惊。对了，大河原君，受害人的身份已知道了吗？”

“是风间大介，一名冒险家。”

我把事件的始末、包括早前从管理员听来的话，都对天下一说明了。本来警察不能够把从搜查上得来的情报泄露给侦探，但若然那样的话，故事便无法发展下去了，因此只得全部都说出来。

“原来如此。那样说来，存在着不少谜团哩。”天下一说道。

“这个我也知道。根据状况看来，肯定是被别人杀害的，可是走上这个塔来的却只得风间一个人，那么，凶手又从哪里来、然后消失到哪里去呢？”

“还有，为什么凶手要把头部割掉呢？头又消失到哪里去呢？”

“本格迷大概要流口水的了。”

“说的是小把戏集成？”

我走下了塔，朝着大屋那边行去，因为要调查关于从昨天便已不知所踪的雨村的事情。天下一也跟随着一起。

首先开始会面的，是那发现尸体、名叫雾野的秘书先生。年轻、态度温文的男性，由于过度惊吓而变得目光无神。雾野担任雨村的秘书已长达三年。

“昨晚的宴会是在庆祝董事长妹妹的生日。大部份客人都在十时离去，剩下来的便只有董事长妹妹夫妇、和一些较亲密的朋友，他们都在这里过夜，十时过后，有的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有的还留下来再喝多一点酒。当大家说不见了董事长的时候，是在约十二时前吧，由于在哪处也找不到，便想到了难道有什么意外？于是，我便走到塔那边去，但怎会想得到竟看见那……”大概是回忆起那时的情景，雾野的脸色变得苍白。

“风间有被邀请参加宴会吗？”

“不，没听说过风间先生会来。”

“最后看见雨村的是谁呢？”

“那便知道了。虽然大家都记起约在十时，他曾恭送客人到大门前，但……”

到了这时，天下一询问道：“那时的雨村穿着怎样的服装？”

秘书立即回答道，“黑色的礼服。”

“原来如此。”侦探好像已理解的点了头。

接下来会面的是雨村妹妹夫妇。对于妹妹云山雪子来说，一个不太熟识的冒险家的惨死，看来远不如唯一至亲的雨村的失踪来得重要，因此不断催促我们尽快找寻她的哥哥。

另外，她还这样的说：“关于风间先生被杀的事情，如果怀疑哥哥的话便错了，哥哥不是会干出那种事的人。”

“我们并不是怀疑雨村先生，为什么你会那样想？”

“风间先生被杀，同时哥哥又失了踪，岂非一般都会认为哥哥便是凶手么？”

我望向天下一，天下一显露出复杂的表情，然后低头苦笑。

在雪子之后会面的，是她的丈夫云山五郎。四方形的脸、是个彬彬有礼的男人，说起来曾经营过几间公司，但大概也比不上以经营消闲娱乐事业和不动产生意而致富的大舅雨村荒一郎吧。

我问他对于事件有什么头绪。

“完全没有，我不太认识风间先生。”云山以冷静的语气回答道。

“大河原君，我注意到一件事哩。”在向云山夫妇问过话之后、离开大屋走了几步的途中，天下一停下来说道。

“怎么，那般的认真！如果是搜查上的意见，那便无须你多管闲事了。我还没差劲得要给外行侦探指导那种程度。”

“并非关于搜查上的事。”天下一摇头说道，“是关于小说的发展。”

“有什么投诉吗？”我离开了小说的世界问道。

“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容忍一望而知的诡计，但今次实在太过份了，全部读者都已注意到其中的某个部份吧，想来，不知要怎样处理那个呢？”

“呀，那事情嘛。”

“就是那事情。”天下一说道，“在这个时候仍然认为那具无头尸是风间的读者，不是太过迟钝，就是没有认真地读这篇小说。”

“大概是吧。”我也同意道。

“尸体其实是雨村这事情，就连小学生也已应该知道。”

“因为根据理论，假如出现无头尸体的话，便要猜想尸体是别的人。凶手与被害人身份互相对掉，这样的推理小说真是多不胜数，对于那么显然易见的东西，我不希望在最终的解谜时候、还装模作样的作出说明。”

“呵呵呵！”我大笑着道，“这一点没问题，在接下来的发展，会弄清楚被害人其实便是雨村，因为不能无视科学鉴证啊。”

“听见这样便放心了。这么说来，谜团的内容便变成是：雨村在什么时候登上塔去？他被谁人杀害？为什么头部要被割掉？还有，风间大介消失到哪里去？”

“那样啊！其中的重点，大概便是凶手为了什么缘故要把雨村的头割掉。”

“我感觉到其他的谜团也是汇集于这一点上。”

“对于凶手把尸体头部割掉的理由，你有什么看法？”

“我在想，仅是刻意把头部割掉，与把全身割得七零八碎的做法，有些微不同的意味。最大的理由，莫过于要把面貌隐藏起来，即使不能够完全隐藏，但直至身份被查明之前，还能够拖延多一点的时间。”

“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意思吧，若然只是那样的话，本格迷是无法接受的。”我皱起了眉头说。

“也许是在掩饰着什么哩。凶手使用了自己的手枪射击被害人的头部，可是子弹却还遗留在头中，为了不想被发现而把头收藏起来。”

“虽然那也不算太差，但实在有点儿俗套。”

“那么这又如何？有听说过人在临死前所看见的情景会被刻印于视网膜上面吗？”

“没有。实际上真有这种事存在？”我吃惊的问。从来没有听说过。

“没有。”天下一断然说道，“但假若凶手是相信这个谣传的人又怎样？受害人在被杀前的一刻看到了自己的相貌，就这样置诸不理非常不妙，因此便把头割下来处理掉。”

“读者能够接受这个吗？”我双手抱臂说道。

“那要看作者的技巧了。”

“那么，今次便不是这样了，这个作者没有那样的技巧。”

“大概是吧。”天下一窃笑着说。

“可能是意外地单纯的理由，也许只是想制造怪异的气氛等等。”

“假如真是那样，就得把作者重重的揍一顿。”

我们互相对望，然后点了头。

正如我对天下一预告那样，很快便查明了尸体并非风间大介而是雨村荒一郎。由于在那之前假设了尸体是风间，因此搜查只得从头再开始过。另外，也在体内检验出强力的植物毒性。

担心兄长有杀人嫌疑的妹妹云山雪子，突然逆转过来成为了被害人的家属，当然无法不感到哀伤。

“不能相信，哥哥被人杀害……而且还变成那样子……”给丈夫抱着的她，哇哇的哭了起来。

“看过尸体了么？”我问道。

“虽然只看见了身体的部份，但不幸确实是哥哥。虽然最近他变得胖了，腹部与从前相比也发胀起来，但那是我哥哥没错。可是，究竟是谁干出那残忍的……”

“没有头绪么？”

“完全没有。想来哥哥是不会招致别人怨恨的。”虽然想来有钱人应该不会没招别人怨恨的，但雪子现在正处于精神不安的状态，因此也就忍住不说。

那么，最初被认为是受害人的风间大介，现在已完全变成了嫌疑犯。根据搜索结果，知道雨村正想停止担当风间的赞助者，大概可以推断风间是为了阻止这事而杀人。我们调动了全部的警力去找寻风间。

然而，纵使找到了风间，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从后来的搜查中，发现了在塔下面的泥土混入了大量血液，另外，也发现了想来是用作割掉头部的锯子，因此推测那处应该便是切割头部的现场，但这样说来，无头的尸体究竟是怎样运到塔上面呢？这点实在令人在意。

然而，关于风间从塔上消失的方法却大致明白了，因为查出风间持有跳降伞的许可证，由于他是个冒险家，持有那个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吧。

“多半是乘着降伞呼的一声从塔顶降下来。在那个时间，除了大屋内，这片土地并没有什么人，可以很轻松的逃走。”在搜查会议上，我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但根据管理员的话，风间好像没有拿着那么大的东西啊。”年轻的警员固执地反驳道，“应该是利用绳索下来。”

“那个老伯的证词绝不可信。虽说最近造了新的眼镜，但在那之前，眼睛都是如同望着镜片来打招呼般的差劲。始终在那塔上面，并没有地方可挂着绳子的一端，所以肯定是降伞。”

正当我勉强坚持自己的意见之际，一个警员飞奔进入房间来。

“不好了！”

“什么事？那样的哗然。”

“那那那……风间的尸体被发现了。”

“说什么？”我奋然的站起身，就这样小腿便撞到了桌子。

发现风间尸体的地方，是位于塔西面的树林内，头部吊在绕着树枝的绳索上致死。

“哼，风间那家伙，想到无法逃脱，所以便自杀。”

过不多久，从放在旁边的塑胶袋中，发现了雨村的头。发现的年轻警员则作呕了好一会儿。

“警部，在那边的树林中，弃置了这件东西。”部下走了过来，给我看一件黑色的什么物体。

“这是什么？看来像是收音机。”

“与这事件无关吧。”

“大概是无关，也许只是被谁人弃下来。”

“不、是有关系的。”从背后传来的声音。回头一望，便看见天下一挥舞着手杖走近过来。

“你在干什么？打扰我们的搜查！”

“不是想打扰搜查，我反而是想解开今次事件的谜团。”

“解开谜团？虽是好意，但凶手已就这样的自杀了，事件已经解决。”

“怎么会？真相完全没有被揭发。对不起，大河原君，可以集合全部有关人等吗？聚集在塔下面、那个进行尸体切割的地方。”

当全部的人都集合了的时候，天下一作出一口深呼吸。终于到了这篇小说的高潮场面。

“杀害雨村的凶手是风间，这点是肯定的。风间与雨村相约于宴会过后在这塔的旁边见面，然后不知用了什么藉口，让他喝下毒药加以杀害。接着，风间佯装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走进塔中，在管理员面前出现后便登上阶梯。”

“请等等。尸体就这样的放着吗？”我问道。

“是的，尸体就这样的放在下面。可是，走向塔上的风间算错了一件事，管理员注意到了风间。事实上，风间并没有把眼力差的老管理员放在心上，认为他不能认出自己的相貌，可是，那管理员却刚刚买了新眼镜。

“这样啊。”

“但那时的风间却没有察觉到，仍然按照原定计划，登上塔顶等候尸体。”

“等候尸体？在说些什么呀！”

“是等候帮凶把尸体运上来。”

“什么？帮凶？”我大声地说，“有帮凶？”

“对。在距离风间尸体少许远离的地方，不是有一件像收音机般的物件被弃置了么？那不是收音机、而是无线

电收发机。风间和帮凶，分别位于塔的上面和下面，使用收发机通话。”

“所指的那个帮凶，究竟是谁？”那样说的我环顾全部的有关人等。全部人都不安的互相对望着。

天下一指着站在雪子旁边的男人，然后说道：“帮凶便是你，云山先生。”

“说什么！”首先大声叫了起来的是雪子。

“说些什么呀！”云山使劲的摇着头。

“已经调查过了，你公司的经营遇上困难，对你来说，唯一可以倚靠的人便是大舅雨村，但最近雨村对你却非常不满，原因是知道了你有情妇。”

“什么？”雪子瞪大了眼说道，“你……真的……”

“胡、胡、胡说。那、那不是真的。”

“可惜，那是真的。根据雨村身边的人透露，雨村感到非常愤怒，甚至考虑要雪子离开你，那样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而能够打破这个困局的方法只得一个，那便是把雨村杀了，然后，你与目标相同的风间联手起来。”

“不，那是捏造出来的。”云山大声疾呼道。

“侦探先生，你说我丈夫究竟干了什么？”雪子以压抑着感情的声线说道。感觉到她是想先把话听完。

“当云山先生使用无线电收发机接收到从风间发出的联络时，便乘坐自己的汽车来到塔后面的这里，然后看到了雨村的尸体，便准备把尸体运到塔上面去。”

“喂，慢着。”我插口说道，“尸体那么重的东西，怎样运到上面？”

“装置非常简单，使用这个便可以了。”说完后的天下一把停在旁边的汽车的行李箱打开，里面出现看来像是叠起的塑胶布料、和一枝粗管的气泵。天下一把塑胶布摊开，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不，说是圆形并不适当，那是皮球枯萎了的形状。

“啊。”我不禁叫了一声道，“那个难道是……”

“对，这是一个巨型气球，这本是风间计划在下一次冒险旅程时使用、向某塑胶公司订购的其中一件物品。行凶时所使用的，应该便是相同的東西。”天下一把系在气球一端的钩扣在我西裤的皮带上。

“喂，要干什么！”

“云山先生便是这样的把尸体的皮带与气球扣在一起，然后再注入氦气。”天下一打开气泵的活门，开始把气体经过插管注入气球内。眼看气球逐渐变大，很快便浮在空中，膨涨了的气球终于开始扯紧我的皮带。

“哗，救命！”已很难站得稳的我慌张得手脚乱舞。

“明白了吧，便是这样的使尸体浮起来。但假如只是这样，谁也不能确定风会把它吹到哪儿去，所以风间大概预先从上面垂下绳索绑着气球，那样对风间来说，只须要把浮起的尸体拉到身边便可以了。最后，他把尸体弃置在塔上，自己再乘着气球离去。”

“原来是这样。”我很辛苦的稳着姿势说道，“但为什么要把头部割掉呢？”

“那是不在最初计划之内的。按照最初的计划，雨村的尸体应该是原封不动的被发现在塔上，另外，正如刚才也说过，凶手们认为管理员无法清楚认出登塔人的面貌，

假如那些事情全部都恰如计划般实现，那会变成怎样？警方大概会认为登上塔的是雨村，然后他在塔上自杀死了。对么？”

“对啊。谁都知道雨村会在烦恼的时候登到塔上面去……喔，事实上烦恼的却是这些家伙们。可是，即使是那样，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头割掉。”

“重点便是这个。身为主谋的风间原本打算依照计划进行，但帮凶的云山却在最后一刻背叛了风间。如果把尸体的头割掉的话，自杀的推论便不能成立，然后如果连风间也杀死，那么便可以把全部罪名都推到风间身上去。既然雨村已经不在，对云山来说，障碍便只剩下风间一人了。”

“不、不！不是那样、不是那样！”

云山开始发狂起来，被部下们紧紧的按住了后，云山便呜呜声的哭起来。

“反抗也没用。假如到你家中搜查便清楚了，恐怕气泵和气球都应该能找到出来吧。”

“嗯，好了，得赶快去办手续。”仍然被气球扯住了的我说道。

“你……干什么……杀人……而且是哥哥……”直至今现在还勉强保持着平静的雪子突然激动起来，接着就这样的昏了过去。

“错了！错了！我没有杀人，谁也没有杀！”云山一边哭着一边仍在坚持。

“真难看。的确，也许直接杀死雨村的是风间，但杀死那个风间的却是你。”

“不，不是那样。那家伙失败了，气球降落失败、绳索缠住了树枝，那绳子的另一端又很不巧的缠着脖子，所以就这样的吊死了。我去到时已经没有呼吸，虽然想来不太好，但终于把雨村的头随手弃掉，把气球收回来后便逃走了。”

“绳索给缠住？荒谬！”天下一蹙起了眼眉。

“是真的，请相信我……”

“那为什么要割掉雨村的头呢？”我问道，“不是为了打算把罪名推给风间？”

“不是那样。把头割掉，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那是什么？”

“事实是，”哭着的云山以衣袖抹掉鼻涕后说道，“无法浮起来。”

“呀？”

“说什么？”

“无法浮起来啊。尽管不断的注入氦气，但尸体总是浮不起来，虽然已经很准确的把体重计算好，但忘记了大舅最近突然变胖得很快，可是若然再灌入更多的气体，可能会把气球迫破，那便糟透了，于是焦急了起来。”

“难道、那就……”天下一感到了不安。

“就是了。当想到人的身体最重的部份是哪里时……”

“噢！”

“嗯。”

我和天下一咕啷了好一会，然后天下一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可是，为什么会有锯子？那岂非很奇怪？”

“不，那是经常放在车的行李箱内……幸好！”

“什么幸好！”天下一以粗暴的语气说道，“真是偷懒取巧。”

“可是，”云山先望向天下一，再望向我，然后搔着头说道，“偷懒取巧，岂非是依附着诡计小说的么？”

“啊！”

“呀！”

天下一面色一变，大概我的面色也是一样。

“你说……说什么？”声音不禁打颤起来。

“抱歉了。”

“不要装傻！”

“偷懒取巧。”

“那是，”

“禁句。”

我们开始重重的敲打云山的头。

（原文初发表于“IN POCKET”1995年3月号）

杂谈感想

假如说起童谣杀人，大家立即想到的可能便是克莉丝蒂的《无人生还》（别名《童谣谋杀案》），假如说起七零八落的尸体，首先想到的可能便是岛田庄司的《占星术杀人事件》、又甚至是漫画金田一少年的《异人馆村杀人事件》，但如果提到无头尸体，即时联想到的推理作品又会是那一部呢？柯南道尔的《恐怖谷》（虽然严格来说应当属于无面尸类别）？还是昆恩的《埃及十字架之谜》？然而，即使是这两部名著，都未必能称得上是“无头尸推理”经典之作吧。

其实，无头尸诡计在日本推理小说中出现的次数也不算少，不少推理名家都曾经挑战过这种诡计，作品风格则可说有各色各样，当中包括元老级作品《人形为何被杀》（高木彬光）、保守型新本格派作品《魔镜》（有栖川有栖）、也有处理手法极度前卫的《夏与冬的奏鸣曲》（麻耶雄嵩），而来到廿一世纪，则有渐露头角的殊能将之作品《美浓牛》。单以作品的数量而言，好像是远比七零八落的尸体还要多，这可能是因为要让凶手残暴得把尸体斩成碎件并不容易，但只把头部切掉则轻松很多吧。

可是不论是上述的哪一部作品，作者都好像没有打算把无头尸作为小说的重点诡计，充其量那只能算是诡计中的配角而非主角。或许由于它并不属于不可能犯罪的范畴，对读者的吸引力自然会相对稍微低一点，再加上较难从这个诡计中产生出强烈的意外感，因此若是短篇也还可以，若然要在长篇作品中独当一面，作者可能会感到非常吃力，反而让它成为牡丹旁边的绿叶，则更能带出作品的恐怖和悬疑效果。

可说与无头尸诡计有双子兄弟关系的，则是所谓无面尸诡计。当死者的容貌变得无法辨认的时候，对于掩饰死者身份这个目标来说，也能够达致与无头尸完全相同的效用，横沟正史的《黑猫酒店杀人事件》便是一个最佳的典型例子。但由于一般来说它只能达到“误认死者为别人”这个唯一的效果，运用起来难以产生其他各种不同的变化，相反的，把整个头部拿掉这个手法，则可以还创造出其他更出人意表的设计，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我看过的新本格作品中，无面尸出现的次数便远远有所不及了。

——香港路人甲

第十二篇 凶器的故事——杀人手段

一边在喝着罐装啤酒、一边在读着《鬼平犯科帐》。睡意一来，便倒了在床上，但正当昏昏沉沉之际，不知是哪个在敲房门，打开床头灯一看，是午夜一时过后。我搔着头走到了房门前。

“谁？”

“真对不起，深夜来打扰你，我是町田啊。”

我除下锁，然后把门打开，町田清二一脸不好意思的站着。

“町田，这个时间有什么事？”

“事实上，是发生了大事。也不知怎样才说好……说起来，是我妻子建议对大河原先生商谈的。那个、喔、闻说大河原先生是东京著名的警部。”

“不、并没有那么了不起。所谓的大事是什么？”

“那个……”町田清二吞了一啖口水后说道，“我哥哥死了。”

我不禁弹起身来，便这样的姿势向上飞高了两公分。

“说什么？在哪儿？”

“在庭院中，要到那边去看吗？”

“当然了。不、在那之前先要替换衣服。”

我回到床边，换上了马球衫和便裤。唉，来到这里也被卷进了事件之中，真不够运。

替换过衣服后，便跟随町田清二走下阶梯。

我唯一的嗜好便是旅行，因此当搜查告一段落时，通常便会申请连续休假，悠悠闲的乘坐夜行列车出发。

今次我来到了一处叫“异文岬”的地方，四周群山环绕，虽然无论哪座山都不算很高，但却总称得上是险峻，因此食物等日常用品都是每星期一次用货车运送到来，正因为这样，这儿一般是没有什么观光游客前来，而也只得一所旅馆是有常客入住，大概他们也是喜爱这种从世俗隔离的环境吧。

怎也好，我也算是这所“口字之馆”的常客，一天到晚都被犯罪搜查迫得透不过气，自然也希望在这种地方把生命清洗一下。

这所旅馆原本是一位名叫町田清一郎的人物、作为别庄而建造的，但由于交通不便利，也没有太多机会使用，就那样空置了也实在可惜，因此由弟弟两夫妇担任管理员而作为旅馆来经营，所说的那个弟弟，便是町田清二。

听到“口字之馆”这个名字，觉得奇怪的读者应该有不少吧。那并非是故作诙谐而创造出来的名字，其实这座建筑物若从天上望下来的话，看见的便是个“口”字的样子。庭院位于正中央，各个房间则围绕着它而建，一楼除了管理员夫妇的房间以外，还有食堂和休息室，二楼则有八个供客人入住的房间，再上一层虽然还有房间，但那是屋主偶尔回来时所使用的。

在一楼、面对庭院的部份装上了落地玻璃窗，可以一边眺望着人工修饰的庭园、一边进餐喝酒。庭院上面是天井，从二楼和三楼的栏杆可以直望下面。天井上面也嵌入

了玻璃，在某些季节和时份，能够透入充足的阳光，此外也能够眺望星空。

与町田清二一起走到一楼，在微暗的休息室中，有不知谁人坐在椅子上。虽然我想那也许便是尸体，但却原来不是。那身影回过头来望向这边。

“泰子，之后有什么变化吗？”町田清二询问道。

“没有。”他妻子泰子摇头后望着我说道，“糟透了。”

“清一郎的尸体在哪里？”

“在那边。”那样说的町田清二打开拿着的手电筒，把光照向远处。

我望向光的尽头，那是对着庭院的方向，透过玻璃可以看见观叶植物，在那旁边则有一个男人倒了下来。秃头和看来像是相扑手般肥胖的身形，的确是町田清一郎。穿着蓝色长袍，但到处都染满了黑色，大概是溅上了血，仔细望去，也有血飞散到玻璃上。原此这样，大概只看一眼便已能知道是死掉了。

“发现尸体的是谁？”我问他两夫妇。

“是我。”町田清二回答道，“是在四周巡视时看见的。”

“是在什么时间？”

“那个……”他把手电筒照向腕表并说道，“想来大概是一时正。”

“有听见什么声音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听到。”

“在那之前走过这里是在什么时候？”

“在十二时。当时什么也没有，在看过了一遍、再检查完炉火之后正要返回去时，便……”大概是想说“便看到了尸体”吧。

“我想前去再仔细看看，可以进入庭院里面吗？”

“是的，当然可以。”

町田清二拿出缠在腰间的一束钥匙，走近位于这楼层中央部份的庭院，虽然四周围着玻璃，其中一面却装设了一道铝框的门。他把那门锁打开。

“你不要走近。”那样说的我借了手电筒走进里面去。

町田清一郎像背泳的姿势般倒下，长袍敞开，并露出圆圆的腹部。

明显的外伤有三处地方，胸部、右边屁股和左手手掌，看来全部是由尖锐的利器所刺伤，特别的是，左手的手掌被贯穿。

“唉，真残忍！”从上传来的声音。

我吓了一跳，然后望向上面，看见天下一从二楼的栏杆窥伺着。

“啊，你是在什么时候……”

“由于那么的扰攘，所以想到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

“返回入房间去吧。”

“说什么？那样不行啊。我现在便下来了。”天下一的脸消失了。

我露出不高兴的表情，像是说“外行侦探又来插手这事件”。

天下一大五郎在这里出现，也不能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不知从哪儿知道了我入住这所旅馆，大概也想来试一试，所以便跟着来。

“是被刺杀。”他一边那样说着，一边走入庭院中，“有凶器遗下来吗？”

“好像并没有遗下。”以手电筒照着的我说道。

“杀害现场在哪儿？”

“还未醒过来吗？是在这里啊！看看这些飞溅出来的血迹，那不是伪造出来的。”

“嗯，或许对吧。”天下一双手抱臂望向天井，然后对满面忧色、望着这边的町田清二问道，“现在各门户的情况怎样？有锁被打开了吗？”

“不，没有。在刚才巡视的时候，看见后门和大门都仍然上了锁。”

“那些钥匙都放在哪处？”

“放在我们的房间内。”

“但町田清一郎也应该有吧，因为怎么说他也是屋主。”

“不，由于哥哥说怕麻烦，所以他也没有其他钥匙，只有自己房间的钥匙。”

“嗯，”天下一微笑着道，“有趣。”

“那个，接下来怎样才好？”町田清二担心的问道。

“要尽快通知这区的警察。”我说道。

“是的，是的。”町田跌跌撞撞的走出了休息室。

接着，町田的妻子泰子走了出来。

“要通知其他的客人吗？”

我望向天下一，然后他在我耳边听声说道：“凶手肯定在这所旅馆里面。”

我对泰子说：“去唤醒全部的人到休息室中集合。”

这天晚上，除了我和天下一以外，共有五名客人住在这所旅馆内，包括上班族的宫本治及他未婚妻佐藤里香，随笔作家 A，正在环游日本的学生 B，画家 C 等共五人。

当中可能与事件有关联的便只得宫本治，因为他受雇的公司便是由已死的町田清一郎所经营的药品制造商。清一郎也把这所旅馆作为公司的康乐设施，所以偶尔也会有职员使用，而佐藤里香是宫本的恋人，间接地与清一郎也扯上关连，因此也可以被纳入为主要的登场人物。剩下来的 ABC，则显然是作者为了误导大家而出现，是与主线毫无关系的人物。这时可以说就连读者都已能明显看到，没有名字的虽然都是多余的登场人物，但肯定是由于客人太少会显得不自然，所以作者才把他们创造出来，在这个情况下，特意加上名字称呼也没有必要，所以用英文字母代替便算了。

只能使用英文字母的还有数人，是厨子 E、服务员 F 和 G，但由于他们居住在另一座屋子内，在物理上来说，行凶是不可能的。

除了一般的客人以外，还有一个住宿者，她便是清一郎的恋人、年轻的桃川好美——清一郎于十年前丧妻。

好美当晚住在三楼的屋主专用房间，与清一郎在一起。

当然，最为可疑的便是这个桃川好美，因此我和天下一只请她一人到另一个房间作详细问话。

“来到这里之后，清一郎的样子有没有奇怪的地方？”

“什么也没有，亲热过后也显得非常精神。”好美毫无顾虑的回答道。

“睡前有说些什么话么？”天下一问道。

“嗯，说了喜欢吃的东西，和下次想要买的指环等等的话。”说完后，好美把头侧起来然后说道，“对了！那个人死了，指环怎么样？”

“清一郎很快便睡着了吗？”天下一继续质问道。

“那个……由于我先睡着了，所以不太清楚。可是，总像是很在意时间似的，因为经常在看时钟。”

“看时钟……”天下一望向我这边、侧着头道。

当好美离开房间之后，我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从性格来说，她不是凶手。虽然资助人死了没出现半点悲伤，但只不过那是商业交往的缘故吧。”

“不，或许这是假装出来的。”天下一反驳道，“显露过份夸张的悲伤反而可疑——这个可能性也已充分的计算在内。”

“嗯，但我不认为她有这么好的头脑。”我咳了一声，然后轻声地说道，“然而，今次的事件又属于什么范畴呢？”

“这个嘛……”天下一窃笑了。他从小说主人公的面貌，一变而成为旁观者的神情说道，“那个、怎么好呢。

天下一系列已经接连推出，感觉就快到诡计用尽的时候了。”

“不要装模作样了，你已经知道吧，依然还是在封闭的空间内找出凶手？”

“虽然也有这个元素，但重点诡计却是别的东西，因为即使谁是凶手都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

“重点诡计？啊！尸体在上了锁的庭院中被发现，果然便是那个……什么的……你讨厌的……”我住口不说了。

“不是密室。”天下一露出不高兴的表情说道，“的确，庭院在一楼是被玻璃围着，但不要忘记，对于二楼和三楼来说是完全开放的。”

“那也是。那样说来，尸体的发现场所虽然奇特，却也不能算是不可能犯罪。那么，重点诡计究竟是什么呢？”

“恐怕，”天下一竖起了食指说道，“是凶器。”

“凶器？”

“大河原君，你想为什么在行凶现场没有发现凶器？”

“我想大概是从凶器可以暴露出凶手的真正身份。”

“凶器原本便是一项最重要的线索，反过来说，如果凶器没被发现，搜查便变得困难，因为如果不能说明是怎样杀人的，即使是看来怎么可疑的人，也不能够进行逮捕。”

“说起来，在今次的事件中，很难找得到凶器么。”

“我想就是了，推理出这个，便是这次的主题。”

“嗯。”我呢喃道。

“今次是刺杀，手、脚和胸部三处地方，全都由尖锐的利器所刺成。”

“大概是细小的刀，但我却不认为真是这种凶器。”

“你说那是凶手的伪装？”

“就是了。”

正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町田清二出现了。

“喔，本区警方的人员到达了。”

“来得真快。”我站起身来。

指挥十多名搜查员的，是一个穿着过时西装、名叫谷山的穷酸署长。这个谷山带着一脸奉诚的笑容向我走近。

“啊，听见有来自东京的警部，我便放心了，因为这乡村地方没发生过什么大事，这宗杀人事件是警署自开设以来的第一宗，坦白说，我赶到来也是做不了什么的。”

“那么，我以支援的形式来参与搜查，可以吗？”

“嗯，那当然最好。不仅是作为支援，即使全盘指挥也可以。无论如何，这样的事件我还是首次遇上。”

虽然现在没有被拒绝，但在实际上这种事情却绝不会发生。因为纵使本职是警察，但假如到了其他地区的话，便会变成与一般人没有分别，而且警部也只不过是地方公务员，若然对于事件的搜查作出请求，结果必定是被地区警官骂句“没你的事！”。

然而若是那样，这篇小说便无法进展下去了，因此我也顺应谷山的话，发出了指示。

“那么，请彻底搜查屋内各处地方，凶手在行凶之后，应该还没有离开这所旅馆，凶器大概还遗留在什么地方。”

“凶器？明白了。”

谷山立即命令部下们，从住客们的房间开始搜查。

经过了两小时后，正如天下一预料一样，哪儿都没找到凶器。

“若论最著名的凶器诡计，莫过于‘冰短剑’吧。”在管理员室内，喝着咖啡的天下一说道，“又或是‘干冰短剑’，具有过了一段时间便会溶掉消失的好处。在今次的事件上，首先要考虑的便是这个诡计。”

“不是干冰。虽然可以在来这里之前先预备好，但要保存至行凶时便很困难。反而房间有冷藏柜，所以可以制造出普通的冰来。”

“可是，冰溶掉后变成了水，会弄湿尸体的衣服。”

“清一郎的长袍没有湿，”我说道，“也不是冰嘛。”

“这是个难题。凶器究竟消失到哪里去呢？”尽管那样说，天下一却像是挺高兴的样子。

“还有其他把凶器隐藏起来的诡计吗？”

“有玻璃短刀这东西，假如投入水中，即使仔细看也未必能够看得到。也有附上金属线的短剑，像射箭那样飞出刺杀，然后拉着金属线把短剑回收，是远隔杀人的诡计。然后还有利用岩盐制成子弹射击敌人的诡计，当射进体内之后，岩盐会溶掉并与血液混和，骤眼看来也像是刺杀，可是，实际上是否能够实行却是个疑问，在007的《雷霆杀机》中，虽然也出现过詹姆士庞德以岩盐代替子弹开枪射

击的场面，但当时岩盐只飞散开来而不能给对手造成很大的伤害，事实上也应是这样的吧。”

本格推理的侦探说出了间谍小说角色的名字，让我感到有点儿不高兴。

“假如并不限于刀刃，那么所谓的凶器诡计有相当多吧。”

“多得很哩，机械式的诡计大致都包括这个在内。狄克逊·卡尔便有很多。”

“虽然已忘记了标题，但我知道也有以吃掉的方式来消灭凶器的诡计，是利用食物作为凶器来使用。”我说道。

“嗯，是有啊。外国和日本各有一部代表作，全都是由被称为大师的作家所写的短篇，就连结局都一样。然而，对于使用什么样的食物，就由于饮食文化不同，很有趣哩。”

“这种诡计，可以说是还有将来的。”

我说完后，天下一脸色一沉，然后侧着头说道：“怎么办呢？的确会出现新的小道具东西么。但若然使用高科技机械来造成复杂诡计的话，惊讶感岂非反而会变少了么？”

“嗯，或许是吧，假如出现什么遥控刀子的话便会很没趣。”

“从反方向的构思产生出来的诡计，对我们侦探这边来说也更有挑战的价值。”

“唉，在文明发达的同时，我们这些本格推理的人物也很难生存下去了。”

正当我重重叹了一口气的时候，传来了敲门声。说句“请进”后，谷山署长走了进来。

“各人已经集合在休息室内。”

“啊，是么。”我站起身来，望着天下一说道，“那么，走吧。”

“要走了么。”他也站起来，然后说道，“由名侦探解谜的场面，日后会逐渐减少吧，所以要努力去干得精采一点了。”

“各位，”凝望着各人的天下一开口说道，“首先不能不考虑的是，凶手怎样杀死清一郎。假如弄清楚这一点，或许自然便可以判断出凶手来。”

“不要让人着急了，快点说吧。”桃川好美提高了嗓子说道。

“不用焦急，”天下一稍微摆动着食指并说道，“据你所说，清一郎当时好像对时间很在意吧。”

“是的，他曾多次看时钟”。

“那就意味着他与谁人相约好会面，在确认了好美小姐睡着之后，清一郎便前往那人的房间。”

“究竟是谁的房间？”宫本问道。

天下一作出了“不提也罢”的敷衍手势并继续说道：“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也许对方原本便打算杀死清一郎，窥准机会便拿出凶器，一下子刺向他的胸部。从尸体看来，多半是即时毙命，可是凶手却不知道，使用第二和第三件凶器再度刺向手和脚。”

“第二和第三件？”我插口道，“那么凶手预备了三件凶器？”

“就是了。”

“为什么要那样？”

“假如只得一件的话，在一击不中的情况下，便必须把凶器拔出来，那么血便会溅出来，现场也会沾满血迹，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于是预备两件额外的凶器。”

“不把刀拔出来便不会溅血这事情，我都有听说过。”町田拍了一下手说道，“那么说来，三件凶器都就这样的全部刺进入尸体内？”

“对。在这个状态下，凶手原封不动的把尸体从房间搬运出来，然后从天井的栏杆掉落到庭院中。”

“啊！”各人一起发出了叫声。

也许是想像到那血腥的场面，町田泰子等人都变得面无人色。

“那么，凶器究竟是什么？”我问道，“怎样回收凶器？不、不仅是回收，怎样把凶器处理掉呢？还有，你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么？那飞溅四处的血迹。如果凶器仍然刺在尸体上，想来应该不会变成那个样子吧。”对于这些质问，天下一窃笑着。那是临近结束时，发挥本领的样貌。

“回答其中的两个质问。首先，凶器并没有被回收，凶手就那样的放着凶器不管。”

“应该不会是那样吧，在现场什么也没有啊。”

“只是看来如此，事实上，凶器是在的，但变了形。”

“形？变成了什么样子？”

“溶掉了。凶手预备的，是‘冰短剑’。”

“冰？你疯了么？那是不可能的，从最初便已说过了吧，尸体的长袍和四周的泥土全都没有弄湿的痕迹。”

“抱歉了，说是冰其实并不正确。虽然是把某种液体凝固而成的东西，但那却不是水。”

“如果不是水，那又是什么？”

天下一呵呵呵呵的笑了起来，然后说道：“刚才大河原君不是也说过了么？在现场血液飞溅。”

“什么？”

“那便是凶器的真面目了。”那样说的他再度望向各人，然后说道，“凶手把血液凝固制成短剑，然后使用它杀死清一郎。短剑在凶手把尸体掉落庭院内的时候，由于撞击而变成粉碎，再飞散到各处。后来溶掉了，看起来便简直像是从尸体中喷出来一样。”天下一的声音响彻了休息室，客人们全部都呆住了。

过不多久，町田清二说道：“嗯，是那样么。原来如此，那也说得通。”接下来便像连锁反应般，全部人都开口说话。

“不愧是名侦探啊！”

“真厉害！”

“令人诧异！”

“不……这个……那样……”天下一的脸有点儿变红。

“嗯，即使是我，”这时我苦着脸说道，“也能推理出这么简单的事情来，只是今次让你领功罢了。”

那样地说句不服输的话，也是我在这个系列中所担当的任务。内心中其实是放下心头大石，总之这次我们的主角也平安无事的把事件解决了。来到这里，剩下来的便只是把揭发出凶手，那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在这个时候，地区警署的警员走近过来，把一张看来是便条的纸交给了我，而那警员则是一脸烦恼的表情。

我望向那便条，上面写着以下的字句：

“根据详细的尸体调查结果，判断三处伤口都是由右大腿骨的骨折端所造成。”

我感觉到一阵晕眩。

所谓的骨折端，是骨折末端的意思，特别的是，在骨头折裂的场合，这个末端会变得如利器般尖锐，而便条上写着三处刺伤都是由于这个。

是怎么的一回事！我望向天井上面。就在这一瞬间，全部的谜都解开了。

町田清一郎是从栏杆处跌下致死的，那个时候，脚骨折断了，而骨折端则刺破了右边大腿肉，再贯穿左手掌，最后刺向胸部。

由于骨头附着着筋和肉，大概在倒下去时又返回到原来的位置。当然找不到凶器吧，因为那正是在清一郎的身体内。

这个现象，是在法医学的世界中懂得的，能够注意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么说来，清一郎是被谁人推了下去？

不！

这并非杀人也不是什么，可能只是清一郎一时大意跌了下来。据町田清二说，天井上面是为了望星而装上玻璃，也许是清一郎有什么喜欢的星星，为了看它而把身体伸越栏杆，却就这样的跌了下去。桃川好美说他留意着时间，那恐怕就是看星的最佳时刻。

唉，事情糟透了。怎也好，天下一的‘血短剑’假设，大概已成为了无稽的妄想吧。

“现在，要说出凶手是谁。”

与我的想法背道而驰，名侦探天下一大五郎高声说道：“凶手便是你。”他指着宫本治说道，“你杀死了清一郎先生。”

“呀？”宫本向后倒仰。

“你在前妻患病时，曾经向清一郎申请休假，但却因一宗大买卖而被拒绝了，你前妻却于那天日间、当你还在公司的时候病逝。你认为若然自己在她身旁便可能救得了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便痛恨清一郎。”天下一说出了于不知何时调查出来的事情。

“不对、不对！不是我！”宫本大叫道，“虽然确实曾经为了那件事而痛恨董事长，但却并没有杀人。请相信我！”

“装傻也没用，可瞒不过我的眼睛。你身为药品制造商的技师，要获得与清一郎血型相同的血液是有可能的。”

“那是胡说八道！我不是凶手，什么也没做过、没做过！”终于哭了出来。

我想他应该不是凶手。不，从来便根本没有什么凶手存在。

但事到如今，没法了，由他充当凶手的角色吧，因为这是由天下一担任主角的故事，既然他说是使用了“血短剑”，就是那样了。既然他说凶手是宫本，就变成那样好了。

“嗯，是那样么。哼，仅只今次让你胜出好了。”我说出那句必然的台词，并偷偷的把手中的便条撕碎。

（原文初发表于“IN POCKET” 1995年7月号）

杂谈感想

对于以杀人事件为主题的推理作品来说，用作杀人的凶器绝对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当中大部份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得到的一般简单武器如刀子、绳索、甚或是手枪等，但也偶尔会出现一些匪而所思的特殊物品，而在本格推理的世界里，纵然凶手使用的是像刀子那样平凡的凶器，只要作者花多一点心思，也不难设计出与凶器有直接关联的复杂诡计，其中“消失的凶器”大概是最为常见的吧。

严格来说，凶器消失诡计应该算是密室诡计的其中一种变化，因为只有在封闭的空间之内，物品消失才会具备特殊的意义、才会构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团。当然，这里所谓的密闭空间是广义性的，也就是它不仅局限于一个被上了锁的狭窄房间，而是好像在这篇小说中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凶手理应无法把凶器送离这个特定的空间。

当然，凶器与凶手在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由于消失掉的凶器的体积和形态，都未必能够从现场状况即时确定，因此诡计的构思也能够有别于一般的密室推理。例如内文中提到的干冰短剑，凶器在物理上是真的能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凶手便没这个可能了（科幻作品则除外）。另外，也有些作品把重点放在凶器的伪装上面，所以与其说是无故消失，倒不如说是从表面看来，根本不知道凶器的真面目，在这种情况下，凶手（其实可以说是作者）通常都是使用了一些虽然近在眼前、但却无法想像能够成为凶器的物件，作为杀人的工具。

谈及冰短剑，很自然的便再联想到另一个与凶器有关的话题，那便是出现在推理小说中那些杀人方法的现实可行性。尽管作者会为了其独特的诡计而创作出别出心裁的凶器，但究竟这些凭空想像的凶器是否真的能够有效杀人，我想大概就连作者本人也不清楚，因为作者大概也不

会真的去尝试把自己构思出来的凶器用来杀人吧。在具备医学背景的推理作家由良三郎的《把推理小说科学化》一书中，就指出了一些在过往推理小说中曾经出现的凶器使用及杀人描述，其实只不过是出自作者的个人想像，与现实情况是存在着不少差异的。

——香港路人甲

尾声

“警部，天下一先生说请大家聚集。”

那年轻警员的叫唤使我回过神来。在村中唯一的派出所内，我一边拿着破边的茶杯、一边正回忆着直到现在为止所发生的事件。

“什么？那个侦探要干什么？”

“那个，据闻好像是要解开今次事件的谜团。”所说今次的事件，便是被称为“蛇首村摇篮曲事件”这东西。

“解谜？胡说吧。算了，听一下外行人的话也挺有趣。场所在哪儿？”

“在卍家的客厅。”

不用说也知道，所谓的卍家便是这村最古旧的大富豪家族。虽然没有寡妇，但却有个漂亮的女孩。然而，这次的凶手并非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只是为了误导读者而出现的材料。

到了卍家，与事件有关的人等都已经聚集起来，在数十叠的广阔客厅中，大家围成C字形的坐着，而站在中央的男人，便是天下一大五郎。

尽管一直以来都感到不满，但这个舞台设计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凶手便是其中的一人，只要让这个人认罪便可以了，因此其他人等其实是不必要的。话虽如此说，但认为不这样做便有所欠缺的读者，也许有不少吧。

“大河原警部，请到这边来。”

天下一望向我，在自己的旁边拍了一下以作示意。纵使功劳经常都是让给了我，但这个男人对我却仍然很客气。

“你又来进行荒谬的推理了，不要扰乱我们啊！”我盘坐着并说道。

尽管说什么“又来”，但天下一侦探说出胡说八道的推理而令搜查变得混乱的情况，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句台词也是在我们之间针锋相对的惯例骂言之一。

“嗯，没问题的。”

“喔，那就好了。”

我照常的以鼻子哼了一声，然后双手抱臂。但若然是观察力强的读者，便应该注意到这与以往存在一些微妙不同的地方。

“那么、各位，”天下一像过往一样开始了。他望着各人，面上呈现紧张的神色，凝望好一会之后，他继续说道，“事实上，今次的事件是个大难题，让我那么烦恼的事件，过去从没出现过。鬼王寺的和尚死时为什么抱着木鱼、饼店的女孩哽咽致死是否单纯意外，还有的是，一连串不可解释的事件是按照摇篮曲的内容出现，那只不过是巧合么？”

“应该不是偶然吧。”名叫弥助的男人站起身来说道，“是鬼王的诅咒，必定是。”

“对啊、对啊！”众人都异口同声的说。

“不、不是这样。那些看来虽然像是诅咒，但其实是巧妙的杀人。我越调查便越发现凶手的冷静和头脑的精明。首先，是和尚被杀的事件……”接下来便是天下一侦探的表演，诡计的布置给逐一解开，然而，这个时候的解谜要点，便是仍然把真凶的名字隐藏，而尽可能让读者感到焦急。

全部的说明结束了，可是凶手的名字却仍然没有出现。

“那么说来……凶手究竟是谁呢？”卍家的主人市之介环顾众人后说道，“根据刚才所说的话，想来在我们各人之中并没有符合的人存在。”

“不，是有的，只有一个人。”天下一侦探说道，“我也感到烦恼，然后便注意到疏忽了最初的大前提。事件的凶手便是……”他望向我，然后继续说道，“你，大河原警部！”

各人先嚷叫起来，然后出现极度的沉默。

我望着天下一的眼睛，像惋惜地皱了一下眉，然后垂下了头。没有抱怨、也没有反驳。作为比谁都知道天下一的推理是毫无漏洞的人，只得彻底认栽。

在我发呆期间，他的解谜终于到了尾声。杀人动机是为了维护我痛爱的女儿的性命，就连这事也被名侦探看穿。

“厉害，不愧是天下一兄。果然是胜不了你。”我抬起头来对他说。

“真不愿相信。原本希望你一起查案的。”

我们互相对望，然后紧紧的握着手。

“那么，请带我走吧。”我对旁边的警员说。

那个年轻的警员战战兢兢的打开了客厅的门。当正要离开之际，我回过头来说道：“可惜的是，天下一系列到了这里也要完结了。”

“系列还会继续下去啊！”

“呀？那怎么做啊？”我窃笑着，纵使可能继续少许，但绝不可能持久。无论如何，以系列角色作为令人意外的凶手便已经完了。而且，虽然不能大声说出来，使用那么简陋的方法来产生意外感的作家，或迟或早都会穷途末路。”

“必定还会继续下去的！”

天下一独自叫喊起来。

现在，就连系列角色（大河原警部）都已成为了凶手，将来还剩下什么样的意外性呢？

(原文初发表于“小说新潮”1990年10月号)

杂谈感想

这篇《尾声》，虽然在小说版中是给放于十二篇故事的后面，但实际上它的创作时间是在各短篇之前（与《序言》出自同一篇叫《配角的忧郁》的作品）。另外，它也并非整部小说的结局，因为在它之后，还存在着真正的最后一章：《最后的选择》。

——香港路人甲

连载来到这里，已到了这部《名侦探的守则》的终点。故事可以结束了吗？本格推理可以得救了吗……

(I) 小说译文

《最后的选择》

大型游艇以准确的步伐，向着那个岛进发。

所说的那个岛，是一个浮于日本海上、由某人拥有的无人岛。那人的名字叫西野刑吾，是日本有代表性的大富豪，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怪人。

这个西野刑吾计划了在那个岛上的别庄举行宴会，然而，那并非是个普通宴会，证据是获得邀请的客人共有十人，而这些人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至今仍然是个谜。

"西野大概是有什么图谋的吧。"

从背后传来的声音。由于出到甲板来的人只有我，因此想必是对我说的。回头望去，一个四方脸的中年男人在窃笑着。

"失礼了，我是...."那样说着的男人递上了名片，上面印有法律事务所的名字。那男人名叫二宫钦次，是个律师。

"啊。我是，"我也把手伸入外衣的袋中，但那儿却并没有放有名片，我当然最清楚知道了。由于缺钱病的缘故，所以无法印制名片。

"不好，好像已....."。

"不用了。"二宫把手伸过来这边并说道，"早已熟知关于你的事情，头脑精明、身手敏捷的名侦探天下一大五郎，对吧。"

"实在不敢当。"我一边低着头、一边在心中咕哝着"遗漏了博学多才啊"。

"与西野先生是怎样相识的呢？"二宫询问道。

"所谓相识，只是以前受过工作上的委托。由于被卷进了不可能犯罪，就连警察也无法解决，所以说什么千万拜托的。当然，我也巧妙的把谜团解开了。"鼻孔不禁胀了起来，因为那是在我曾经处理过的事件当中数一数二的难题。

"啊，那是密室杀人么？"

"算是了。"

"呵呵呵！"二宫望着我的脸说道，"那个那个....."然后在窃笑着，是不怀好意的笑。"真厉害哩。"

"你又是怎样的关系？"我反过来问道。

二宫挺着胸说道，"与你相似。事实上，是西野先生的亲戚被牵涉入杀人事件中，说句不好听的，是被视为嫌疑犯。"

"啊！"

"受西野先生委托，希望证明他是无辜的。我把事件作出详细分析，并在法庭上提出那人是清白的抗辩。不、还不

仅这样，我更成功揭发出真凶。这件被称为“大舅杀人事件”，在某段时期曾经成为了话题，你记不起来么？”

“呀？没听说过。”

“是么。”二宫有点儿不高兴的样子说道，“在那次以后，西野不论有任何事情都会来找我。”

“厉害啊！”

“不是那么……是吗？”他说完后又挺起胸膛来。

在我们谈话期间，游艇已到达那个岛。

恭送着全部客人们上岸之后，船长立即启动引擎，把游艇驶离那个岛。我们从岸上望着那逐渐变小的船离去。

“简直有被遗弃的感觉。”一个像是职业女性的女人双手叉着腰说道。棕色的头发随风飘扬。“接下来怎样？”

“在邀请函中画有地图。”一个身高、额宽的男人颌着烟斗说道，“步行到别庄只须约十分钟吧。”

“没有人来迎接我们么？”肩上背着摄影机的男人四处张望并说道。

“竟然不来了！把老人家当成什么来啊。”一副寒酸相的老伯那样说，然后咯咯的咳了一声。

“没法了，只好慢慢的走。”举止优雅大方的老妇人安抚那老伯道。

“既然那样，与其抱怨不如举步更好哩。”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毅然举步。

就这样，我们便踏上了前往别庄的道路。我在想，这一群究竟是什么人呢？各人好像互不相识的样子。

别庄是面向着海、建筑于崖的上面，虽然想像中是一座瀟洒的建筑物，但实物却只不过是个毫不突出的立方体般，看起来像由练瓦所建造，但多半是贴上仿效那样的瓷砖吧。让人不禁想起古代的监狱，纵然窗口没有嵌上铁格子。

"这是什么？一所毫无情调的建筑物。"在各人之中看来最年轻、像女子大学生般的女孩说道。

铁栅门正敞开着，在门上还贴着写了以下字句的纸条。

"欢迎各位！请进入内吧，门是没上锁的。"

门确实没有上锁，我们一边互相礼让着、一边走进入内。

进入大堂，面前的两扇大门也敞开着，然后接下来便大概是饭厅，在正中央放了一张大桌子。

走近一看，才注意到那看来是圆形的桌子原来是九角形的，桌面并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各房间的分配。房间好像位于二楼，看来每人都各自被分配一个房间。

"那么，首先把行李放好吧。"二宫律师那样说，然后开始登上了在旁边的阶梯。

这饭厅的天井是空的，在阶梯的上面，有一条可以下望饭厅的回廊，沿着回廊并排着各个房间。

我走进给分配、看来位于东北角的房间。房中除了床、细小的桌子和椅子以外，便什么也没有。从窗口则可以望见大海。

放下行李后，我返回到饭厅，其他的客人都已经齐集了。

"奇怪！"那个职业女性侧着头说道，"只得九张椅子？"

"噢，说起来的的确是。"

"奇怪了。"

各人互相逐一对望。在这里聚集的只得九个人，九角形的桌子和九张椅子，虽然与现在位于这里的人数吻合，但那岂不是有一个人多余了出来吗？"

"说起来，谁人不在？"老伯环顾四周。

"那个人。脸圆身胖的阿伯。"看似女子大学生的那人说道。

"怎么办呢？去看看吧。"二宫说完后便站起身来。当我也这样做的时候，看见全部人都同样站了起来，看来各人都抱有相同的预感。

二宫敲了一下门，可是却没有回应，接着，他随手把门打开。

一个脸圆身胖的男人正躺在床上，背部被刺着，已死掉了。

各人首先来自我介绍，终于知道了除我和二宫之外，还有以下的人。希望根据这篇小说的出场顺序排列？没问题。

三木广美，女记者

四条博之，推理小说研究家

五岛大介，自由作家

六田仁五郎，退休老伯

七瀬户子，退休老妇

八代新平，作家

九重美路菜，女子大学生

还有的，便是已被杀害的十文字忠文神父。关于十文字的事情，是三木广美和四条博之在游艇上与他闲聊而得知的。

"西野先生与神父认识，真令人意外。我还想他是佛教徒哩。"八代扭着头说道。

"那与信仰没有关系。"四条回答道，"据那神父说，在西野先生的朋友被卷入了杀人事件的时候，曾替他想过办法，之后两人便成为了朋友。"

各人都露出"明白了"的表情。

"那么，岂非与我的情形相同么？"那样说的是自由作家五岛大介。"我也是因此与西野先生成为朋友。回忆起来，那是“茶白山杀人事件”。若然我不挺身而出的话，那势必陷入迷宫。"

"虽然你是这么说，但若论把事件解决的则是我。"三木广美怒目而视的道。"正当为某事情进行取材的时候，发现矛盾的地方，抓紧这点便把真凶揭发出来。"

"喂，那样说来，我也有参加的资格。只与西野先生讨论关于那宗杀人事件，并没有亲眼看过现场，仅只从听到的情报便推理出凶手，而且那推理也非常完美，正确无误。"作家八代新平说道。

"呀！我也是。"七濑户子插口道，"一边编织毛衣一边在听，然后在那天内便已推理出来。"

"说什么！我在酒吧只需喝一杯酒的时间，便把进入了迷宫的事件解决。"六田仁五郎说。

过不多久，推理小说研究家四条也不服输，自夸就像是一部以百份百理论来探求真相的思考机器。九重美路菜则透露以姿色和敏捷身手来捣破犯罪组织的事。既然说到那样来，二宫当然也不会沉默，把早前对我说的话，在这里又再重覆一次。当然，我也发表了自己的功绩。

"嗯，怎么说呢？"八代环顾各人后说道，"被邀请到这里来的，好像全都是曾解决过杀人事件的人。"

"以推理小说的讲法，就是所谓有侦探角色经验的人哩。"三木广美窃笑着说道。

"那家伙真有趣。十个侦探么？"二宫说道。

"是九个。"五岛更正道，"因为已经有一个死掉了。"

"事件发生得那么的快！"女子大学生九重美路菜眼睛发出了光。

"可见得西野先生的野心，"四条像在强调冷静般以镇定的语气说道，"总之，看来要让我们进行推理竞赛。"

"真有趣，我最近没什么推理可做，正觉得有点闷哩。"

"我也是。呵呵呵呵！"

然后，全部人的视线在空中猛烈地碰撞。

首先要做的，便是预备晚餐。厨房中也有纸条，上面写着：食物在冷藏柜和仓库中放有很多，地窖中也有酒。

我们没有特别指定由谁人负责做晚餐，由全部人一起准备，但最为积极的还是女性们。三木广美和七濑户子爽快的便已决定了菜单，然后按照它对各人发出指示，看来只有九重美路菜对料理不太擅长。

"奇怪。"正在把餐具排放于桌上的五岛咳了一声后说道，
"餐碟不够。"

在场的全部人都注视着，原来用作盛载前菜的餐碟只得八只。

"就连汤碟也不够。"三木广美说。

"汤匙也是。"七濑户子也出声说。

"咖啡杯也是那样。"八代说。

"喂，大家都已齐集在这里吗？"二宫询问道。

全部人都连忙环顾各人的面。

是少了一人。

"推理小说专家好像不在。"六田老人也注意到了。

"刚才他说去找些酒来的。"

由于九重美路菜所说的话，各人都跑向通往地下室的阶梯。

第二件尸体在地窖的酒库内、被吊了起来。

晚餐只是一些烤肉、混有酱汁的生菜沙拉等简单东西，酒则摆放了不少，各自倒出喜爱的一瓶。尽管杀人事件已发生了两宗，但全部人都若无其事的进食晚餐。不愧是有担任侦探的经验。

"说起来，是神父和推理迷首先被杀，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六田老人一边揉搓着手杖一边呢喃道。虽然装成自言自语，但当然是要让四周的人听见。"第一个人用刀，第二个人被勒死。第二个人虽然是被吊颈，但应该不是自杀。"

可是，没有人对老人的呢喃作出反应。应该谁也已经开始推理，但大概认为给对手透露提示，是非常愚笨的行为。

"我想把那两个人杀死，对作者来说是正确的。"五岛大介突然离开小说世界发言。虽然像因喝了酒而有点儿醉，但也许那是假装出来的。

"为什么？"七濑户子问道。

"因为他们纵使活着，也不能担当往后的侦探角色。神父和推理迷！若果是很久以前的本格推理固然没话说，但在现今却已是过时的了。"

"神父姑且不论，以推理小说专家担任侦探角色是过时了么？"作家八代看来像有异议般说道。大概他也是写推理小说的。

五岛用力的点头说道，"尽管说是具备专门知识，但却未必能够实际应用。反倒是专门胡说的多，而结果便只埋首于自己的领域来作处理，因而展开错误的推理。"

很严厉的批评！

"现今已是行动派的时代，从单凭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能够收集几多情报这事情，便可以了解到侦探的行与不行。"

"可以这么说。"三木广美附和着五岛说道，"我认为仅依靠头脑思考的侦探那个时代已经完结。若不进行现场搜查是没用的。关于这点，像我这种经常接触到情报的人，便是最适合担任侦探角色的吧。"

作为自由作家和新闻记者，意见果然一致。

然而，安乐椅侦探组也不服输，六田老伯那没什么牙齿的嘴在吁吁声地笑。

"只有没什么智慧的人，才会看不起智慧。解开杀人事件的谜团，就等于是解开人间的谜团，那么，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也就很了解人是什么的人，才适合担任侦探。所谓的各种情报，实际上只有少许是能用作揭穿真相的情报，而且，那些也是谁都可以接触到的东西，伟大的侦探，是不会作多余的走动。"

那样说完后，老伯好像要探求别人同意似的，望向在隔邻的七濑户子。也像是要说句"是吧、老婆子"。

"要解明真相，人生经验是必需的，我想这是个真理。"果然那老妇与老伯站在同一阵线上，可是，接下来的便不同了。"但以不足够的情报来推理则不恰当，我不会干那样的事。"

由于老妇的背叛，六田老人脸色一沉，但正当他想再说什么之前，二宫律师便已问道，"呵呵，那是说七濑女仕经常都可以掌握到充分的情报？"是讽刺的语气。"我还以为你只顾在自己的房间内编织。"

"我的甥儿是警部。"七濑自豪的答道。"当有事件的时候，便会获得各色各样的情报。我甥儿好像也要依赖着我。"

"是这个模式吗？"二宫显露出厌倦的表情。"是推理作家要简便的创造系列角色时所常用的手法。好朋友是警员，家族成员是警官，又或者恋人配偶是警部等等，那样，便能够简单地与事件扯上关连，也可以获得情报。这些利便的伙伴，哭诉着单凭警察力量总也无法解决，然后便把搜查上的秘密对一般人毫无保留地透露。我想请教，究竟在哪儿有这样的警察？当然，我是说在小说世界以外的。"

对于二宫带攻击性的言论，七濑户子虽然在一瞬间抿着嘴吧沉默下来，但即便再作出反击。

"那怕尽管有点非现实，但我不过把自己的推理说给甥儿听，我认为这还是有用的。可以说，糟糕的只是既非警官、也非时常进行搜查的侦探，把在家族内有人担任警方要员的事情，像水户黄门的印盒一样来标榜。"

"咦？有那样的人？"三木广美把眼梢往上吊并说道，"也不怕害臊么？"

"有。就在你的旁边。"

全部人的视线，都集中于三木广美旁边的五岛大介身上。

"不，请等等...哈哈，请等等。的确，我是有一个担当警视正的哥哥，但始终搜查和推理都是我独自进行的，所以绝对没有利用警察权力。"五岛一边留意着三木广美一边抗辩道。也许是对她在意吧。

"那又怎样？"点着香烟的八代说道，"在拿出水户黄门印盒的那一瞬间，一般观众都会感到兴奋，岂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笨蛋，那样已不算简陋。"五岛的神情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然后再继续说道，"若然说到简陋，有个模式是警官恋人那样的外行女孩子展开搜查，这成为了日本推理小说的话柄，真是罪大恶极。"

那大概就是说九重美路菜。

"等等，那个、难道在说我？"果然，九重美路菜拍了一下桌子站起身来。

然而，留意到她的脸色变成可怕的青蓝色。我觉得很奇怪。

接下来，她那美丽的嘴唇也没有说出反驳的话来。在站起身中途，她便侧着脸并露出痛苦的表情，然后，正当全部人都哑口无言之际，她死掉了。这明显是毒杀。

"不好了，这是第三宗的杀人。"在八代大叫的同时，全部人都在一瞬间返回到小说的世界。

就在这时，传来了"呀呀呀"的声音，一看之下，看见就连六田老人都揪着咽喉，一脸痛苦的表情，过不多久他也倒在地上，再数秒钟后便动也不动了。

在抵达这别庄不到半日之内，便已经有四个人被杀死，当然那可以说是极不寻常的事态。外行侦探首先便扮演了被怀疑的对象，但糟糕的是，全部人都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本是侦探角色，因此，与其说谁都害怕自己将会是接下来被杀的人，倒不如说各人满脑子想着的，都是无论如何要找出凶手来。

"从直至目前的状况来看，这肯定是“无人生还”的模式。"三木广美首先开口说道。

"好像就是了。"八代说道。

"当然，凶手便在我们之中，若非那样便奇怪了。假如是外在的凶手行凶，读者必定会生气。"

"可是，作者打算怎样结尾呢？这个模式的作品，想来也无法超越克莉丝蒂的作品。"

"那么，必然已有什么打算吧。"虽然八代露出别具含意的笑容，但却没有详述自己的推理，而其他人也是默不作声。

"纵使那样，"二宫说道，"作者那么快便杀了那个女子大学生，实在是明智之举，因为在本格推理舞台上，那是毫不相称的，由女子大学和高中生占据侦探的角色，从而创

作出轻松的推理小说以吸引女性读者，只不过是以前流行的手法。"

"是以平装本出版的为多。"七濑户子点头说道。

"算了，从具备扩阔读者群的意义来说，贡献度却也不低，只是，那明显是以销售量为目标。现在纵使创作这类作品，我想已没什么读者喜爱了。"二宫充满自信的断言道。

"我们这些作者，大概也不会愚笨到这个地步。"八代也笑了。

虽然死人无法开口说话，但对于不在场者的坏话，意见应该还也是一致的吧。

"谈到平装本，"二宫环顾四周后说道，"那个身为自由作家的他好像不在这儿啊。"

"呀，真的啊。"

正当三木广美在说话之际，轰的响起了一下枪声。全部人都从椅子上弹起来。

"是浴室那边。"二宫首先跑了出去。

在浴室的脱衣间内，五岛大介倒了下来，额前还流着血。

"噢！"二宫说道，"观光名胜杀人事件的专家，在今次好像也是个配角。"

"在枪声响起的时候，全部人都应该还在桌子的旁边。"三木广美说道。也许因此便主张凶手并不在众人之中吧，但假如使用录音机的话，便能够制造出这种简单的诡计。

"那老妇没来这里哩。"二宫回望后面说道。"啊，那个作家也不在。"

"果然。"

"回去看一下吧。"

回去一看，便见到七濑户子伏在桌上死去了，后头部插着一把冰锄。八代则倒在洗手间旁边，手中还拿着刚开始抽的香烟。

"好像是中毒。"

"原来如此。"二宫点头说道，"我还以为八代会在较后时间才被杀。"

"我也有些明白了。由推理作家占据侦探的角色，对于作者来说是有些介意，因为尽管说是推理作家，但实际上却并不具备对现实事件的推理能力，这是作者本人最清楚知道的。"

"即使那样，在顷刻间便已经只剩下三个人了。"三木广美说道，"三个称职的人。"

"真是那么称职？社会派推理姑且不论，在本格的世界中，也没怎听说过由新闻记者来担任侦探的角色。"

"呀，"三木广美绷紧嘴角说道，"那样说来，我真不希望有沉迷在法庭推理中的人。"

正当二宫对此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房间突然变得漆黑一遍。

"呀！"

"停电？"

接着，连续的响起了两次枪声。

停电仅持续了一分钟的时间，房间便回复了明亮。

躺了下来的，是律师和女记者的尸体。

然后，一个男人正站在我的面前。

"原来凶手便是你么？"我对着推理小说研究家说道。

四条也望向我这边，然后轻轻的摇头，脸上一片不知应该怎么说的表情。虽然还带着微笑，但从脸上却可以感受到深切的哀伤。

"不是我，天下一先生。"他说道，"在这个场合，我岂非应该不是凶手么？"

"为什么？这时出现在这里，也就是站在我面前这事情，就是比什么都确实的证据。你是第二个牺牲者，应该已经在酒库中被杀死，可是，这时却在我的眼前出现，也就是说，你是假装被杀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就是凶手！"

可是，他在我说话的途中便开始便在摇头。

"我不是伪装成被杀的样子，而是现在才被杀死。"那样说的他拿出了烟斗，点着了烟。淡紫色的烟从他口中吐出，然后他继续说道，"被你所杀。"

我不禁被他所说的话吓了一跳。

"说什么？为什么我要杀你？"

但是他并不像在开玩笑。他沉静的说道，"因为，你便是凶手。"

"什么！没有这回事！"

"不，你便是凶手，原因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把它倒转过来就可以说明白了。你应该已被杀死，但这时却出现在这里，那是因为你就是凶手。"

"胡说！我在什么时候被杀？"

"你刚才不是已说过了么？第二个人、在酒库内。"

"在那里被杀的人是你吧。"

"不，不是我，是你。若是仍然觉得奇怪的话，再重新把那部份读一遍看看。"

"我回溯小说世界，再度重读在酒库发现尸体的那部份。"

"怎么样？"四条说道，"我的名字就连一次也没出现过吧。"

"可是所说的推理小说专家....."

"的确，我是推理小说研究家，可是却并非什么专家。若论专家，除了你天下一以外，不是就已没有别人了么？"

"胡说八道！"

"再接下去读其他的部份看看。你就连一次也没有再发过言，而且显示你与各人在一起的叙述也没有。很早便已经被杀的你，只是密密地在窥伺着其他人的情况。"

"假如是那样的话，"我指着四条的鼻子说道，"你岂非也处于同样的情况么？你也没有发过言，也没有与各人同在一起的证据。称呼推理小说研究家为专家，也不可以说是错的。"

四条苦笑着点头，然后再吸一口烟斗，接续说道，"的确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一人都是凶手，是谁都可以说得过去。"

"所以你无法不成为凶手了，因为我总算是侦探，而且还是系列角色。"

"问题便在这里。"四条回复认真的表情说道，"你虽然是系列的侦探，但却是让今次这故事变得扭曲的最大原因。"

"变得扭曲？"

"对。尽管这是各人连续被杀的事件，但既不能把悬疑味推至顶峰，也不具有恐怖感，那便是由于你是这篇小说的系列角色侦探的缘故。即使出现了很多在其他小说中曾扮演侦探角色的人物，但最终必定仍然是你担当主角，因此读者知道你必定不会是凶手，也不会被杀死。而且，也已预先知道必是你在最后把谜团解开。你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吗？小说真正有趣的地方，便是无法预先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

"纵然是常常那样说，但即使牺牲所说的这些趣味，从读者的期待来考虑，系列侦探还是必要的吧。"

"我也承认读者的期待很重要，但却要适时适地。我也知道有不少是只顾勉强出动系列侦探、而最终则变成了烂作品。而其中的一次，便是今次的这篇故事。明确地说，只有今次你是多余的，是个多余的人物。"

"多余的……"

在脑海中响起了如同太鼓般的声音，那是我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

"让我抛掉推理小说研究家的头衔，以读者代表的身份来发言吧。"四条冷静地说道，"挽救这篇作品的方法只得一个，那就是把“系列侦探不会被杀，也应该不是凶手”这个读

者的先入观，给彻底地推翻。为了这个原因，你便只得成为凶手了。是否这样的想？”

我想不出反驳的话来，脑袋中一片混乱。

多余的人物？这个我？名侦探天下一系列的主人公？

“以后便交给你了。”四条说道。

说完之后，他立即开始显露出非常痛楚的神情。拿着的烟斗掉了下来，双手捏着咽喉，然后他便倒下，眼睛瞪大、口中也吐出了白沫。

我把烟斗拾起了来，大概设定是这里被下了毒。

下毒的人便是我吧。

就在那个时候，我在心胸附近产生了异样的感觉。不、正确地说是上衣的口袋附近。

我把手伸进那里，手触摸到冰冷坚硬的东西。我握着，并把它从口袋中拿出来。右手拿着的，是一枝漆黑发亮的手枪。

为什么我会持有这个东西？我曾使用它干了些什么？

我一边在自我发问，手却一边在动着。我把枪口对准了太阳穴，手指则扣在扳机上。

这个时候，我应该拉动扳机吗？

若是这样的话，故事便可以结束了吗？

若是这样的话，本格推理便可以得救了吗？

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原文初发表于"小说现代八月增刊号メフイスト"1995年)

(II) 杂谈感想

虽然早已知道东野圭吾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推理作家，虽然早在狼报上便已看过了稻叶吹雪的介绍，但在我真正读完这部《名侦探的守则》之前，却还是想不到这推理短篇集竟然会是那么的独特，不但每一短篇都各有不相同的重点主题，而且每一篇的结局，都同样的令人拍案叫绝。

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有一种像在观看互动式舞台剧的感觉。天下一大五郎和大河原警部这两位主角拍挡，一方面在扮演着故事中的侦探和警官角色，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会偶尔暂时离开故事的舞台，面对着读者展开像相声般的对话。那些对话不但涉及故事的内容发展，并且也经常借题发挥，说出一些对推理作家、小说、诡计等的个人感想，当中更有不少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推理作家及作品，作出一定程度的讥讽。

然而，尽管说这是一部轻松幽默的谐趣推理小说，但其中所使用的各项诡计，却都绝对并不马虎了事，有好几篇的重点诡计，什么可以称得上能够媲美其他本格杰作。

《使邸宅孤立起来的理由》，是一篇几达满分的"馆"型式推理，突如其来使用叙述性诡计的那一篇，简直就像某些新

本格作家神来之笔的现实写照，而作为全书总结的《最后的选择》，则充份显露出对当时推理作品的不满之处，同时也表达了东野圭吾对突破旧有推理小说模式的愿望和想法。

连载来到这里，已抵达这部《名侦探的守则》的终点，但若果已经迷上了名侦探天下一的话，仍然可以去找东野圭吾于1996年发表的《名侦探的咒缚》来看，那可算是天下一的外传故事。另外，还再有另一部同样以讽刺推理创作为主题的短篇集(并非天下一系列)，名叫《超杀人事件》，是一部冒着被推理协会除名的话题作品(当然，那只不过是出版社的宣传语句！)，喜爱这类题材的读者，也不妨找来一读。